中華民國十八年第二期
本誌第十七年第二期

地學雜誌

北平中國地學會出版

中國地學會雜誌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歡迎投稿若有對於地理學人地關係論地理教授法歷史的地理遊記探險記旅行記海程記風土記等無論翻譯創作均所歡迎

（二）文言白話不拘惟須繕寫清楚照加新式標點符號能照本雜誌行格抄錄者更佳翻譯之稿請寄原文或原著人姓名題目篇頁出版時日以便核對

（三）本會對於來稿有增刪去取之權如不願受他人修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本會對於來稿酌給酬金每千字自一元至十元不等不受酬者聽

（五）來稿揭載與否本會不能預先聲明不登者原稿恕不退還非必欲退還者請於寄稿時預告並附相當郵資

（六）來稿請逕寄北平後門外後海北河沿十一號中國地學會編輯部收

（七）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本期目錄

插圖

甲、波羅厓之古代陶像

乙、青海風景

丙、斯文赫定博士近影

一、片馬考（三續）……白眉初（一五三）

二、自然區域與政治區域……張雨峯（一七一）

三、斯文赫定穿行亞洲述要（續完）……聶崇岐（一七一）

四、亞洲腹地之商路（續完）……田嘉績譯（一九三）

五、斯文赫定先生小傳……徐炳昶（二一三）

六、東荒民俗聞見瑣錄……張超夫（二一七）

七、地盤昇降之研究……亦洣（二四一）

八、亞洲腹部之地理及其在歷史上之影響……孫守先譯（二六三）

九、雜俎……（二八五）

一、古物出土

二、我國回教徒人口
十、會務紀實……………………………………（二一九）
一開會報告
二款項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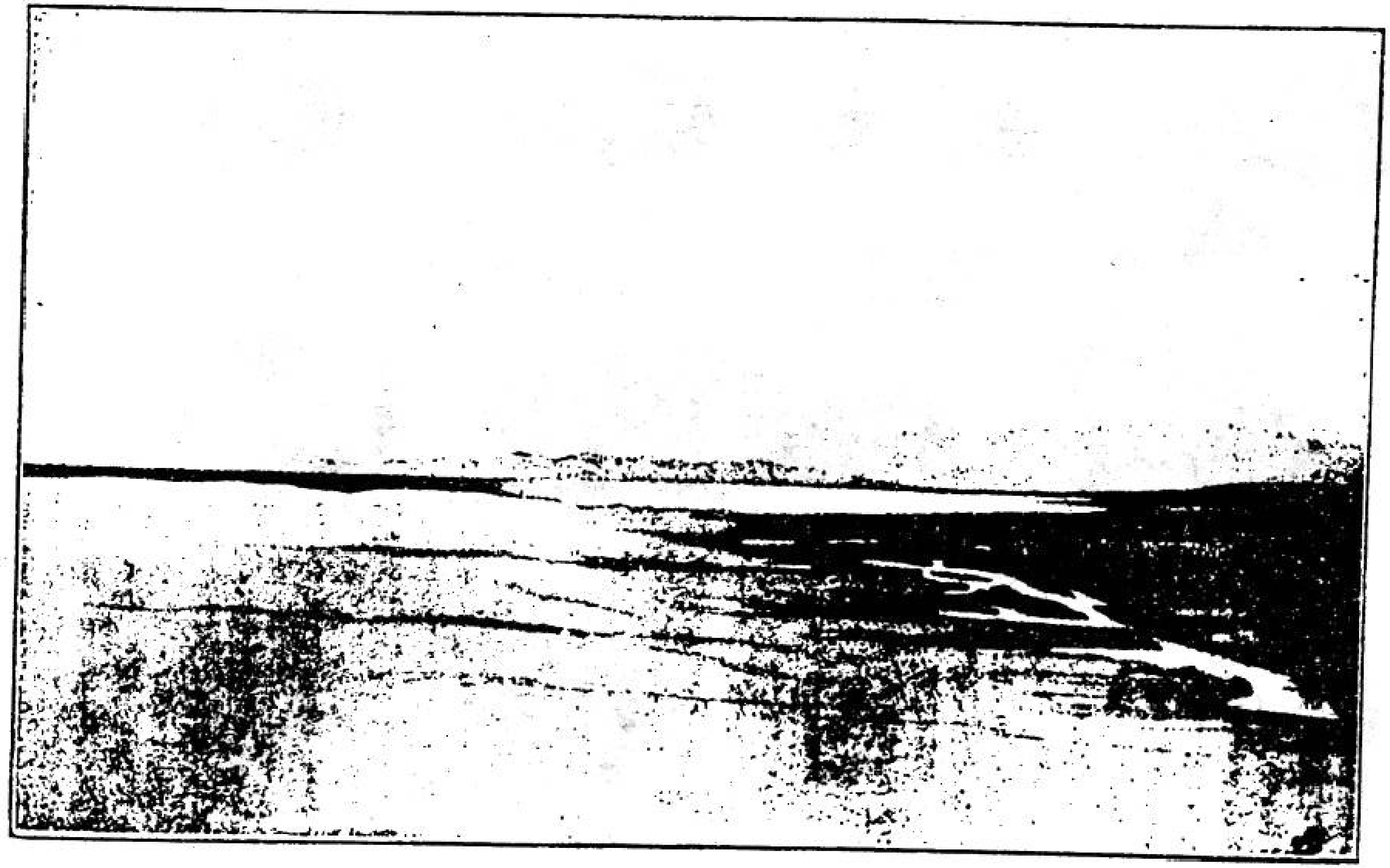
本會啓事

本期地學雜誌，因會中發生事故，致遲愆至今，始克與讀者諸君相視，深以爲歉。尚希鑒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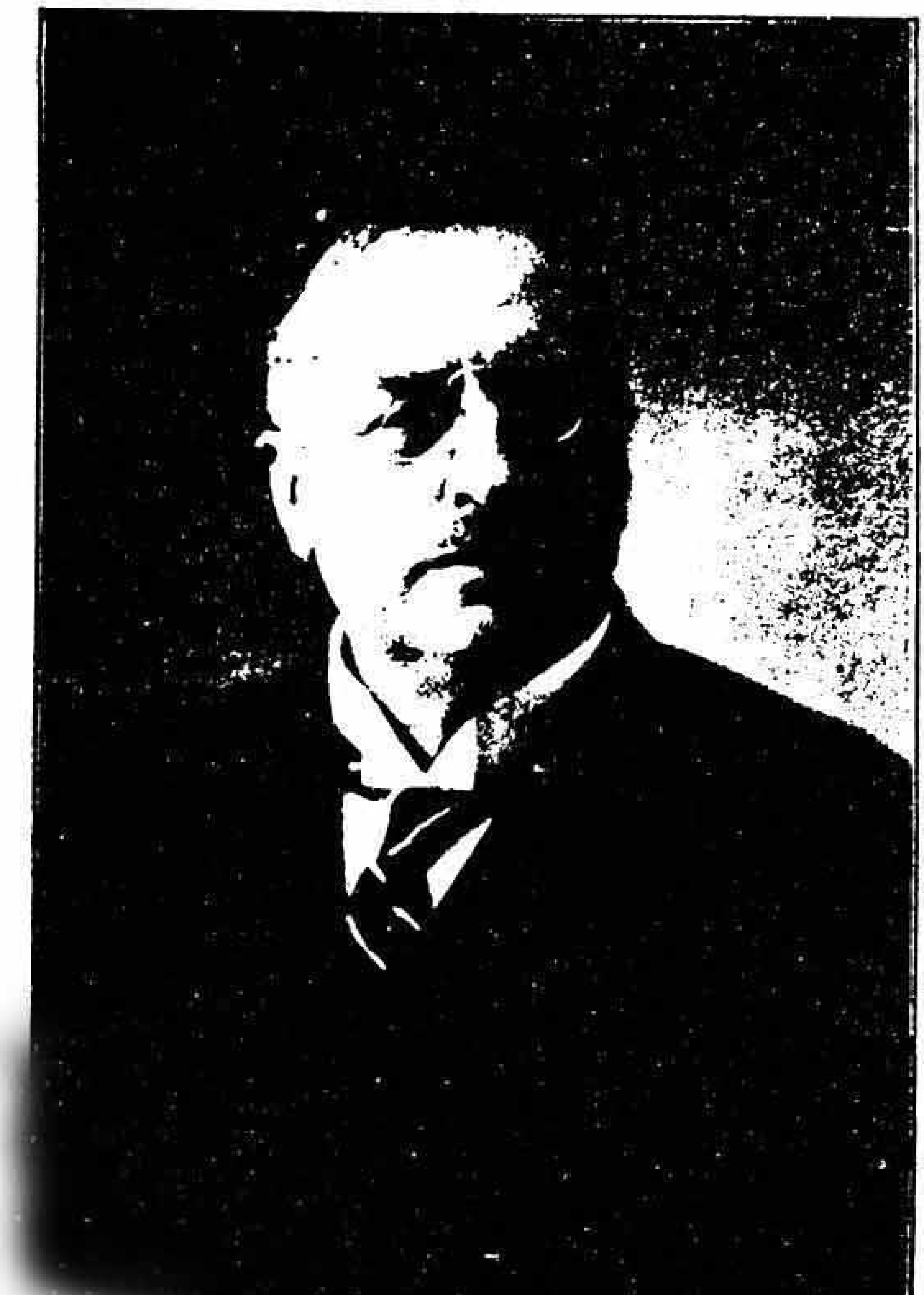
•下期擬於明年三月底出版，特此預告



波羅珊古陶像（每像當原物二十七分之十一）



青海西北隅



斯文赫定博士近影



片馬考（續）

第五章　今後收回片馬之方法

前四章已略將片馬野人山被英人無理強佔及其地理上界線上之種種糾紛不清之處，粗為解釋。然則中國將從此棄置不問乎？抑竭力收回乎？曰：若不竭力從事收回，便不啻暴露我國民之弱點於世界。我中華民國呱呱墮地，已十八年於茲，將漸脫兒童時期而入青年時期矣。我青年時期中之民國，方將磊落光明，英風四射：言文治則融化中外，新學昌明；言武功則拓土開疆，鞭笞一世。以領有全世四一之人民，什一土地之新國家而作此豪語，不為過也。彼立陶宛波蘭諸邦，或亡國已逾千年，或亡國已數百歲，猶能恢復舊物，我地大物博之中國，豈能坐視英吉利帝國主義侵陵我領土內之片馬野人山而不一思過問乎！茲請更述野人山片馬屬我之理由及收回之方法。

第一節　片馬野人山屬我疆土之證明

（一）片馬

（一）片馬屬於中國之沿革　考片馬自元滅大理後，屬於雲龍州。明時為我茶山土司地。清高宗平定緬甸，使屬騰越，訴訟事件，歸保山縣受理，後乃併入保山之登埂土司，在北緯二十六度，北京西經十七度五十分，廣約百里，以板廠山界於麗江維西，西界派賴土司，西南

界茨竹土司，距永昌二百八十里。乾隆中常有吏忠、道光時派兵駐紮於其附近各寨，以資鎮攝。又按片馬爲登梗土司轄地，分隸楊左段各撫吏，執有道光兵部劄符爲據，納登梗土司戶稅每戶銀三錢，現存三百九十餘戶，征銀一百兩。另有水租，計畝抽穀，均循雍正舊規。該吏詞訟在保山控訴，有道光年案卷可稽。此足爲中國領土之明證也。

（二）現爲四撫吏之土司之地　英人強佔片馬，劃入範圍內之石抛魯必各寨，向屬滇灘柴撫吏；派賴滾馬各寨，向屬明光楊撫吏，茨竹習降及小江十八寨，向屬大寨左撫吏，上樓嗟更各寨，向屬大塘劉撫吏：以上四撫吏屬龍川江縣佐。上下片馬魯洞古浪等寨，原爲登梗土司，大塌地河頭一帶，原屬卯照土司，三岔河頭一帶，原屬老窩土司：以上三土司屬瀘水行政委員。　該土司撫吏等，於所管各寨，歷年以來，或抽烟銀，或繳戶稅，或收水租，或派畝穀；皆有勝清乾嘉以來之兵部劄符及歷代獎案，可爲鐵證，

（三）中英皆曾承認以扒拉大山分水嶺爲界　光緒二十年，薛福成星使與英外部訂約簽印之英文圖，有恩買卡江分水嶺之文。此嶺在北緯二十六度十五分，北京西經十八度十五分，英國格林威基天文臺東經九十八度十五分，正在小江以西，恩買卡河以東，按其部位，卽爲扒拉大山。此嶺直抵小江流入恩買卡河之處，根據訂約原圖，以扒拉大山分水嶺爲界，尤爲正當確鑿。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英使照會我外務部云云「請以小江卽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

作爲定界。」翌年十二月，英使又照會我外務部云「近三年來，英員查明天然界線，係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即小江諸江之分水嶺，應爲定界。」今按英使照會，一則曰恩買卡河以東，再則曰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可見此嶺之西爲恩買卡河即恩梅開江，而恩梅開江以東最近之嶺，北爲他戛甲大山，南爲扒拉大山，山勢綿亘，適居小江恩梅開江之間，他戛甲大山盡處，又即小江與恩梅開江合流處。循此而北而南，至尖高山，宛然一天然界線。

附註：此以扒拉大山分水嶺爲界，雖曾經一度經中英雙方承認，但英人既強佔片馬，此議已自行打消。但他年我國倘擬完全收復野人山之地，則此扒拉大山之界亦根本無存在餘地。此處引證，不過證明片馬爲我版土耳。

（四）烈領與英使照會我國之文　烈領照會石道：稱願由緬政府出印洋四千元交華官轉發登埂各土弁，作爲補償。並稱緬政府願仿永租三角地成案——所稱三角地及蠻秀南坎一帶——出印洋一千五百元，永租該地。英使照會外部，亦稱片馬崗房古浪三處，曾送過土司禮物。石道與烈領會勘時，英使與烈領均照會我國，聲明地圖雖經蓋印，不過明此圖之眞僞，不能作爲定界。

（五）我國照會英人之文　英兵燒殺茨竹各寨一案，迭經總署照會英使，聲明各該寨爲滇屬土司世守管理之地；原案俱在，不容抹殺。又石道力爭小江以內各寨，曾調驗各土弁道光年

間所製之兵部割符，爲管理各案證據，照會烈領，並經滇督咨送外部，照會英使有案。

貳　野人山

（一）英外部自行聲明　光緒十八年英外部照覆我薛大臣云：緬甸曾經管理江東之地，直至恩梅開江及邁立開江匯流之處。此處正是樹漿廠（按此即今日代表請願之江心坡）。據此則尖高山以北，恩梅開江邁立開江幹流之地，全屬中國。

（二）屬雲南管理之鐵證具在　野人山中浪速狹夷怒黑各地，向屬雲龍麗江維西各縣管理，吾國圖誌所載甚詳。近年維西縣搜集清嘉同間狹管頭人之種種印文及土人木刻，證據甚爲確鑿。

（三）野人山樹漿廠一帶從古爲我屬地　姚文棟云：野人山北部在今康藏滇之間，東西千餘里，相傳爲明清之交茶山里麻兩土司所屬之故地。山中產黃果樹，百千萬株，多難勝計，俗呼其地爲樹漿廠，外洋購買其樹中之漿以爲器皿，凡可以收放寬緊者皆是，計此樹每株所出之漿，年可得小洋四百餘元，利源極大。華商入山採運者不下千餘人，其中亦有成聚成邑之處。姚氏又謂經過此山時，見樹漿載道，婦孺爭迎，野官負弩執鞭，咸有求庇之意，即遠處樹漿廠之頭目，亦遣使奉書，譯其詞意，自稱本是漢民，願仍隸漢籍等語。按此部野人山確在恩梅開江邁立開江之間，而在於胃孟拱之極北。其不屬緬甸，確應歸之中國，毫無疑義。

（四）英人不敢入野人山之反證　姚文棟云：稽之志乘舊卷，並訪之邊民口碑實係中國現屬各土司之分地，皆在雲南界內，非阿脫比也。夫目論之士，以爲雲南邊荒，不關形要，而不知雲南實有倒挈天下之勢。由雲南入四川，則踞長江上游；由雲南趨湖南而據制遼，則可動搖北方。顧亭林郡國利病書嘗言之矣。況英今有印度緬甸以爲後路之肩背，則形勢更勝昔日。英之覬覦雲南，非一朝夕矣。夫雲南之得失，關乎天下，而野人山之得失，關乎雲南；能保野人山則雲南安；能保雲南則天下皆安；一山之所繫，實不淺鮮也！騰道抵緬甸時，英人懇懇致意，欲以兵相送，窺其意乃欲藉名以入野人山耳。故騰道婉言以辭之。其後騰道仍麾之使回。彼時與騰道携行者唯一繙譯，別無隨從之人，所謂單車之使耳。然英兵數百，大將二人，惟騰道之命是聽，不敢以威力相強者，無他，山在中國界內，折之以理耳。按：自騰衝龍陵西度野人山以入緬甸，共有九道，皆匯於新街。新街者，中國蠻暮土司故地也。乾隆間所頒印信，至今俱存。

附註：詩云：「折柳滿圃，狂夫瞿瞿。」「挿柳以爲牆，雖極狂之人猶瞿瞿然不敢入。」彼英人吞併鄰土，偏於世界，而不敢擅涘姚文棟入野人山，懾於領土之限制而不敢輕犯。此次姚文棟所經之野人山，係大盈江北岸之一部，英人猶不得擅入，則本不屬緬之北部野人山，英人又烏得擅領？中國無人過問，彼且竊取耳。

（五）孟拱以北邁立開江與稚魯藏布江間之野人山應屬我國　孟拱孟養本係我滇西老界。彼緬境極北不能越尖高山與恩邁兩江會口，又焉能及乎孟拱以北。孟拱以北之野人山，即我康藏橫斷山脈之一部，當屬我境，毫無疑義。不過因我國人不重視其地，遂等於甌脫矣。何言乎孟拱孟養本係我滇西老界也。前清定鼎，孟拱孟養，首先內附。見於毛西河（奇齡）蠻司合志。毛氏係撥史館官書，非耳食無稽者比。其後征緬之役，孟拱孟養皆抒誠効力，尤足證明。所以乾隆以前之老界，實包大金沙江內外，而擁有其上流。又考永昌騰越諸志所載孟養傳云：其他在金沙江外，古名迤西，有香柏城，與蠻暮同襟金沙江，而孟養居其上流。其寢北極吐蕃，西通天竺。……何言乎孟拱以北之野人山即我康藏橫斷山脈之一部？姚文棟云：華商入山採運樹漿者，如由大金沙江內之允冒上山，則以之鴉拱爲門戶要地；由大金沙江外之孟拱上山，則以護拱爲門戶；而其都會所在，則曰巴坎底。今考巴坎底所在之地，即在邁立開江上流西側，南深河南朋河之流域而跨撥康邊之上。則此部野人山亦即樹漿廠，又何嘗非橫斷山脈之一部乎？要之，此部野人山既居我老界孟拱孟養之北，與緬甸已風馬牛不相及。又跨我康藏橫斷山脈之一部，謂屬我境，有何疑義！

附註：英人於民十一夏強佔片馬，繼於十五年強佔江心坡。按江心坡即本文所述之樹漿廠，而樹漿廠外更有野人山。以上皆揭述其概略，茲更摘本年四月中各報登載江心坡

代表請願所述種種，臚舉如下，以備參考：

英兵侵略江心坡

江心坡在雲南之西，恩梅開江與邁立開江之中，爲中緬未定界，昔爲我國屬地，設有土司，自十五年秋，英兵侵入以來，已蠶食腹心，其人民不願沉淪異族，値我北伐告成，全國一統之始，公推滇緬界務研究會代表謝焜周从康劉紹和三人來京，向國府陳述英兵侵入情形，並請求國府對英提出嚴重抗議。該代表等因蔣主席上游督戰，七日謁見王外長，王表示江心坡問題，卽將對英提出抗議，至中緬界務糾紛，須有整個解决方法，及實力上充分之預備，該代表携來木刻一個，爲薄片一，上有十一刻，土人不識文字，記大事則用木刻，此木刻乃該地勢力較大之十一山官所刻，表示該地人民誓屬中國不叛之意，龍頭寶一件，此寶係七十年前，江內有一蛟龍作怪於石日嗜衆。土人聚殲之，砍開頭部，發現此石，因名龍頭寶，謂能避邪怪避槍彈，土人相傳重視，用爲信物，呈貢國府，表示江坡人民誓屬中國之誠意。並提出請求六項如左，(一)江心坡係漢朝國土，人民等係漢朝百姓，請漢朝管理。(二)請漢朝官府給與該山官等印札，(三)請漢朝向英國交涉，阻止英兵進入該地，(四)若英人不從而須付之武力時，卽江心坡願爲前驅，惟請求漢朝爲其援助，(五)請向英人索回被拘之山官五人，委員六人(六)請求制止漢人走洋脚，(卽制止漢奸爲英人作探導，)該代表等爲使中外明瞭英

帝國主義侵略之陰謀起見，定期招待首都新聞界，報告來京請願詳情，以廣宣傳。

界務研究會告全國書　全國各機關各黨部各團體各學校及各界男女同胞公鑒，敬啟者，・英界務研究會為反對英人進兵江心坡，曾一再宣言，通電全國，促政府注意，提出交涉，並喚起民衆共謀抵制。今因英人侵略，有加無已，江心英人民痛苦日深，公派代表到騰衝請願，敝會同人，以事機迫切，情勢緊張，為求澈底解決，永絕英人覬覦計，特由騰公舉代表二人，跋涉萬里，晉京請願，務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制止英人進兵，查江心坡為我舊里麻長官司地，其人民亦我民族之分支，按諸明史雲南通志永昌府志騰越州志，歷歷可考，且有歷代邊疆大吏頒給印照票據可資憑證。其他地位於邁立開江及恩梅開江兩江之間，綿亙千餘里，礦產豐饒，論其險要，則扼緬甸之北門樹川藏之外藩，戢滇疆之右翼，弭強鄰之東封，高屋建瓴，限隔中外，天下無事，足資墾殖，有事據此，坐收形勝，因利乘便，縱兵四出，惟意所向邊圉險固，莫逾于此，實我國西南之長城屏障也。惟以地居邊遠，交通不便，故易為國人所忽。英人自得緬甸，即垂涎斯土，然恐貿然進兵，反促吾人注意，於是苦心積慮，別抒陰謀，更進一步，侵我片馬，使國人視線，移重片馬，彼則陳倉暗渡，出我不備，從容進據江心坡，蓋片馬在江心坡東，片馬既得，則江心坡可不勞而獲也，是同片馬問題，國人方力爭未決，而英人已於民國十五年秋，實施其併吞江心坡之計劃，始則不惜犧牲多數金錢

，以賄買山官，收服土人。江心坡人民識破陰謀，不甘受其牢籠，英人乃用武力威脅，實行橫暴，但連年用兵，迄未得志。其故非英人經營之不力，而在土人之誓死抗拒，土人之所以誓死不屈者，誠以其地自來爲中國國土，其人民歷代傳爲淡胡子孫，其山官均守定祖先遺言，世爲淡胡山官負守土之責，是以褒創忍痛，憑險死守，雖裘棚多被焚燒，人民多所傷亡，亦所不恤，其忠誠爲可嘉，而其情亦足憫矣。全坡人民，以力竭勢岌，迫於危殆，乃合派代表來滕呼籲，深盼我國政府，有以救助。解其危患。敝會竊思其地既爲我國領土，且與滇川衛藏有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之勢，其利害關係，視國人前所一致力爭之片馬，殆逾百倍之，非滇騰一隅所能自行解決。然使置諸不理，則是自絕於其地人民，而逼其漸生外附之心，則江心坡旦夕恐非吾有。而沿邊各地土民，鑒于江心坡人民之死力抗拒，徒多傷亡，啼泣呼籲，終被屏絕，則大失信賴中國之心，頓生外向之志，邊陲數百萬人民，數百萬方里領域將不待外人侵略而我已自行棄絕，拱手讓人。從茲邊防多事，西南阽危，後患何堪設想。敝會同人，半多籍隸騰衝，壤土相接，見聞較切，每念虎狼在側，危機四伏，不寒而慄。因勉慰江心坡代表，允爲外出請願，制止英人進兵侵入該地。此願一日不達，進行一日不懈。惟以事關國際，問題嚴重，敝會能力棉薄，務盼全國民衆，本興亡有責之義，一致奮起，據理力爭，督促政府，從速抗議，以張我國權，固我邊徼，則江心坡幸甚，西南各省幸甚。迫切陳詞

，諸希公鑒！滇緬界務研究會謹啟。

江心坡之概況及物產　據代表談江心坡概況云：江心坡土名卡菩蔻，又名里麻，一名江土地，漢人呼曰江心坡。坡內山官首領，權力優越，土地廣闊者，凡十九寨，各據一方，分轄村落數十百不等。十九寨首領，以格蘭多及安那拉爲最著。格蘭多曾與英人交戰，被擄去伴當五十餘人；安那拉所轄各村寨，在江心坡南端，毗連坎底，曾受英人誘惑，有親英之嫌疑，有謂各寨伴當被擄，乃彼之主張。又有孔百木嗎拉者，亦領有大小數十村落，所管地土有四日行程。有名石旦視者，在各山官內勢尤不弱。各山官均守定祖先遺言，世爲漢朝子孫，世爲漢朝山官，不敢忘背。城內村落總計，有數千之多。每村落或數戶或數十戶或百餘戶不等，有一寨成爲一大家族者。每村落間隔約有一天行程，或三四十里，或一二十里，人種以濮曼及浪速二種爲主，間有獛獛種，則自茶山小江遷往者。濮曼居下游，與滇緬毗連，浪速人居西北，接近川藏邊地。所有濮曼人種，均操同一語言。此次到騰之江心坡代表，均係濮曼人。浪速人則另操一種語言。然因貿易往還之故，與濮曼人頗能融洽，習俗大略相同。根據祖先傳言，濮曼是漢朝種，隨諸葛孔明征蠻來此，故大家都是漢姓。其他究有若干方里，土人不識測量，無從估定。惟以約程計之，縱行約三十餘日，橫闊約十二三日，以此計之，則其地長度，常在二千里左右，闊亦不下四五百里。由騰衝至江心坡路線，土人常走之幹

線有二：一由距騰衝縣城不遠之古永練出發，多則十一日，少則九日，可達汗[illegible]一由距騰衝縣城約七日之密支那，六七日即可抵其邊境。氣候高原多寒，入冬有雪；平原低下之處，入夏炎熱。土人之生活狀況，衣服多川棉，惟自種自織，亦有川羊毛者，並常至騰越古永購買大布。男人短裝，女人繫裙。日三餐，以米爲主。無碗箸，用樹葉或蕉葉包盛，以手撮而食之。餐時每人分食一包。喜吸草烟，能自種植。又喜飲酒，以玉蜀黍釀之。住屋多爲草屋茅舍，圍以竹笆，概係平房，一如附近騰越之各山頭然。人死發喪，禮儀隆重，亦用棺木裝殮。發送之日，所有親戚故舊，無遠近咸來弔慰，並携牛牽羊以助喪，因土人對於父母，亦重孝道，故不容草率也。婚制亦略如漢人，富有之家及山官等，亦納妾。通行婚禮，以牛羊三四頭至一二十頭及大銅盤五六面爲采禮，並送伴當一名，富者三四名，供役使。婚前多係男女自行選擇。信仰仍不離多神思想，信奉鬼神，有廟專祀天神山神，年以羊祭二次。各寨均有孔明廟及王尙書廟，春秋兩祭，奉行不衰。今日土人遇有爭鬥時，仍用牛羊爲牲，並在神前陳設刀槍矛弩虔誠祝禱，以冀神佑。機械多用弩箭，戰鬥時用藥箭，中者毒發輒斃。槍則僅有舊式之火繩槍，間有由漢人或緬地購得快槍者。土人平居出入，帶刀矛隨行，槍則遠行及獵獸時用之。人民負擔，每家每歲向山官輸一籮。遇山官家有婚喪大事時，更輸納牛羊爲助。物產頗豐富分述如下：糧食主糧爲穀米，其他主要粮食爲玉蜀黍山芋等，惟種

植之法，尙極簡陋，沃土雖多，未能盡其地利。其法以木耒鋤土，布種收穫後，下次布種，改移新地。食鹽多液備，鹽質極旺，實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概。食鹽最著之地有三，一曰鄧戛硔，一曰木句硔，一曰木嵐硔。各寨多畜牛羊，馬匹亦有之。坡內多金礦，礦苗頗旺，產江中及山崖內，土人用法陶冶，所得不多。其餘五金之屬，亦藏儲甚豐，且盛產寶石，惟尙未知開採之法耳。

自外兵侵入江心坡案發後，愛國者對於西南形勢，咸與深刻的注意，當局意在補苴。日日社記者晤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滇省出席代表沈蘊氏，據談是案內容甚詳，爰亟誌之以供閱者。沈君謂，考英國之謀江心坡不自今日始，十年來吾國內亂不息，彼乃處心積慮，施展明侵暗奪之技，使政府無暇顧及。予（沈君自指）閱連日京滬各報所載內容，猶未盡實。殊不知江心坡以西尙有寶石場，亦屬我國之版圖，其面積不亞於江心坡，論寶藏更爲豐富；顧國人多未之知者。因該地民氣較弱，任英國之侵佔，苦無實力以抵抗，致令千餘萬方里之國土，坐視喪失，良可慨也。該地所產以寶石玉石爲著，外人用機器開採，運銷各國者，年達千萬以上，在軍閥時代，咸重權利之爭，固無可言。比者革命當局，亟應移視其目光，謀挽救之策，庶冀西南一隅，免甌脫之禍。一般國人，僅知東北西北之蘊藏，詎知西南之利，實駕而上之。茲誠舉雲南一省而言，其蘊蓄已足以驚人，苟能盡量開發，不僅足以挽救全國之窮困，即

欲操世界經濟之權衡，亦不爲難事。祇在國人之有無決心以爲斷。蓋滇省因氣物產咸備，其最著者莫如金銀銅錫鐵，煤礦煤油鹽井藥材森林及寶玉等。滇省所產金剛，其質比較他省所產者更見純粹。滇西有野人山，該地爲金鑛最富之區，其土人每年例須獻一色金子與土司，土司兜積無用，即鎔成一廟宇，他如銀銅等類，已可想見。滇省之煤，每百斤不過一元(合國幣僅一毛餘)，居民之近於煤區者，隨地可掘而用。又如食粮一項，因交通不便，往往甲區囤積無用，卒致焚毀，乙區則感飢荒之苦。藥材類如肉桂，內地每斤須二百元，而產地祇須一元滇幣足矣。森林如松柏杉樟暨紅木均有，往往陸行數百里不見天空。他如寶玉水晶等珍貴物品，亦所在皆是。此項天產之所以不能運銷外省者，即因交通之不便；如藉法人經營之鐵路運輸，其運費與捐稅，每超出物價百倍以上，致令商人裹足，不願販運。此種弊害，感受不平等條約束縛也。開發之方，以滇省經濟狀況而論，實無須乎鉅大之資本，即數千元亦能舉辦某一種企業，因該地人工物用，均甚低廉也。

第二節　收回之辦法

（一）雲南外交司之議 民十一，九月呈省署者

（一）調查確情　……查此次外部來電，係據駐仰光領事所報，電文簡略，究竟緬政府在該地改設縣治，如何舉動，一切確情，均非由騰越道尹就近派員實地調查，難得眞相。此層最

關緊要，已先擬就电稿，呈請鈞長查核飭繕拍發在案。……

（二）循序交涉……此事關於滇西領土，應俟該管騰越道尹派員調查確實後，即由該道尹查照歷辦成案，抱定圖線，與駐騰英領首先交涉，次由省府於接到調查報告後，亦即提起與駐省英總領事切實交涉。一面電請外交部主持，照會英使，嚴重交涉，要求取消一切不合公理之設施，雙方另行派員勘界，指定眞確界線，永絕紛爭。

（三）實邊方面……查騰越一帶，爲國防重地，歷來均有重兵駐紮，自片馬交涉發生後，始於附近片馬之魯掌添設陸軍獨立連一連，上帕知子羅等處亦駐有相當軍隊。今則開拔調遣，駐兵無幾，空虛可慮。請飭滇西鎮守使抽發軍隊，迅予擇要駐紮，以重國防。……

（四）嚴令地方官及土司保守現界勿任再侵……查民國初元，滇省政府於此案亦定有辦法：凡小江內外各地爲英人兵力所已及者，姑置不爭，惟始終聲明地本屬我，並搜索證據，爲異日爭回地步。其兵力未及之地，則極力經營，早佔先著。今後保守現界，亦當以從前英人兵力所未及者爲限，以免武力接觸，釀成國際戰爭。

（五）撫綏邊民……土司橫征苛斂，爲淵驅魚，邊民徙居界外者，時有所聞。或邊民不識大體，貪圖小利，甘心向外，均爲邊界大患。要在行政邊官，恩威並濟，潔己率屬，嚴督各土司，蠲除一切苛派，隨時加意撫綏，曉以利害，俾邊民安居樂業，激發天良，不爲外人

所利誘。……

二　新騰衝雜誌片馬號所載民國十五年八月新騰衝第四期田秋年片馬論所擬收回辦法摘錄

(一) 先由政府委派測繪專員往沿界各土司撫夷地，實地調查；英人已佔未佔之地，何處險要，屬何土司，詳細繪圖，以爲異日交涉地步。

(二) 經調查後，凡未被英人所佔之險要地，必分兵駐紮，以示中國重邊之意，而絕英人再進之心。

(三) 凡駐兵之地，必由政府委派教員，設立土民學校，教以注音字母及淺俗文字，俾知愛國而識保土。

(四) 凡行政邊官，必選循良，俾督率各土司，掃除從前苛政，加意撫綏，使得安居樂業，不受外人利誘。

以上四端，乃保守未失諸地之策也。至於已失各地，必使人民共悉此中歷史，羣起力爭，然後由騰越雲南之地方外交機關及外交部彙齊前案，向英政府提出交涉，人民復爲政府後援，誓必爭回而後已，……不但爭回高良工山以東之地已耳，誓必爭回野人山。……

三　括論

上述兩種辦法，皆主和平，是謂弱國之民，聊以解嘲耳，初何濟於事哉！夫與虎謀皮，出

以和平，則遭其噬矣；反不如令獵戶持戈矛以擒之之爲愈也。向賊索贓，出以和平，則被其殺矣；反不如令官兵持槍械以捕之之爲愈也。今苟欲收復我片馬野人山之地，非出於激烈戰爭，不可得也。竊嘗思歷史進步，以文化求眞理，眞理出斯幸福日多；以武力謀統一，統一成斯戰禍日少；此歷史長途中之兩部先鋒大隊也。回思世界最初文明民族之戰勝野蠻者，以文化亦以武功也。中國歷史，神禹之時，執玉帛者萬國，湯時三千國，周初千八百國，春秋時百餘國，戰國七雄，秦漢始統一之。以後雖有漢末三國，兩晉時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然歷隋唐宋元明淸皆統一之；其統一之能力恃文化亦恃武功也。顧中國雖云統一，然對於世界言之，又僅成春秋戰國之局。以五大洋浮六大洲，大小國家，不下數十分布其上，就歷史眼光觀察之，最終亦必歸於統一焉，無疑義也。孰能統一之。唯文化最高，武功最盛者能統一之。中國擁全世界十之一之沃土，四之一之人民，其人民又聰明穩健，勤苦耐勞。如甘心願被人統一焉則亦已矣。否則，須發揚文化，擴張武功，養成其併吞世界之魄力，以中國資格言之，固當優爲也。讀者愼勿怖於目前之英美法德意日數强國也；以今日急遽促節之進步觀之，歷數百年後，其變動至若何程度，絕非吾人所能逆料也。固不應自視太薄而謂吾中國果不能爲全界之主人也！果爾，方將養其魄力，以統一世界，又何有片馬，江心坡，野人山彈丸黑子之地哉！此吾所謂待外之道用和平者失敗，用武力者成功也。

一　騰越道尹秦樹聲擬爭滇緬界務奏摺　光緒三十二年

「……竊惟外交以信義爲指歸，不得以詐虞釀燎原之禍；疆臣以封圻爲性命，豈容以隱忍干割地之誅？臣在蜀即聞滇緬界圖波及西藏，卹乎憂之，而猶幸其未翔實也。洎任後，鈎稽十日，乃知外務部及前督臣丁振鐸與英人相持不下者，誠迫於無可如何。悲憤爲之塡胸，食不能下咽。此案必不可許者六，必可爭者九。往復文牘，備存架閣，不竣覼縷也。謹擬其緊要，思所以應付者……陳之。故事；我與英人爭者，思梅開江以西，昔馬以南，無論已，退而有滇緬界務，實騰越界務耳。何則？騰越屬滇，野人山固滇緬之甌脫也。大金沙江在騰西可言也；龍江騰東，潞江又在龍江東，不可言也。祇糧將及米，必不可許者一。外務部所譯英文圖，指明思梅開江畔之分水嶺，以地望準之，正今之扒拉大山，與高黎貢山何涉？必不可許者二。即畫自扒拉大山以西，已失罵章賞鐵數百戶，此皆食毛殘土，數百年之赤子也。該部辦有成，案不復峻拒，已忍心害理爲之，更欲深入其阻乎？必不可許者三。何嶺非分水，何分水非嶺？尖高山以北北段界，尖高山以南南段界。南界欲以公明山影射遂絕之孔明山，則妄以孔明山爲分水嶺；北界欲以高良工山影射遂絕之高黎貢山，則妄以高黎貢山爲分水嶺：狡焉思啟，指鹿爲馬，巧於諸辭。北界不正，如南界何？必不可許者四。若自高黎貢山

起，則北通巴塘裏塘，西包𤞑𤟠狼獛，東瀕保山十五嗌，駸駸南下牧馬，騰越已入其彀中，更何仿三角租地之可言？必不可許者五。原彼東漸之謀，權輿在我獨木，進則窺大噬口，又進則以雪山爲壟斷。始焉蠶食，終乃鯨吞，雄心四據，猛氣紛紜，幾分水嶺而滇不泯滅邪？必不可許者六。理有曲直無強弱，論有是非無難易。傳曰，「國不競亦陵。」與其不言而彼有默許之疑，何如提議而我有主權之望？前署迤西道石鴻韶與英故駐騰越領事勒登(列敦)乃係會勘，而非會畫。可爭者一也。彼此調印辨圖之眞僞，註明不爲定評；彼安有完全之報告。可爭者二也。譯圖具在，蒼黃反覆，持彼之矛，攻彼之盾。可爭者三也。部局函答，均扼定小江匯入恩梅開江之處，其以小江爲界，小江之流，非小江之源也。正與扒拉大山綫脈脗合。可爭者四也。勒領雖故，薩使雖易，約櫝皎然，延未蔵事，商請派員覆勘之而後畫，自爲公理。可爭者五也。若以爲無可藉口，或將我原勘之員，暫予薄懲，以便開議，彼必無辭。可爭者六也。英號文明，素敦睦誼。駐兵一節，偶然恫喝，非必實語。且海牙會在，野蠻行爲，諒能阻之。可爭者七也。英又信義之邦也，而此次頗不免詐虞者，豈本心哉。徒欲幸免茨竹派賴命案之賠償也。命案儘可和平辦理，牽涉界務何爲者？可爭者八也。若以命案牽涉界務，萬一滇民於緬境殺一不幸，我亦將欲席捲新街，囊括南棍，以爲護符乎？此亦學譬易喻矣。可爭者九也。……(待續)

自然區域與政治區域

張丙名

地理學之研究，不外縱橫二途。縱的卽分門之研究，如自然地理人生地理人文地理是也。橫的卽分區之叙述，如中國地理世界地理是也。（見拙著地理學之意義與範圍）所謂分區之叙述者，卽解釋各區之自然環境或地理環境與之人類生活之相互的關係。分區之研究，或爲自然區域，或爲政治區域。自然區域者，卽凡在同一地形氣候之下，其土壤物產與人民之生活狀況，莫不相似，所以別於政治區域之因政治勢力而定者也。自然區域之劃分，根據於各地之地形圖氣候圖土壤圖地質圖等等參互稽考而定。凡在同一天然區域內，其居民之經濟生活，莫不自成一經濟個體 economic unity，故天然區域又名之爲經濟區域焉 econ mic region。自然區域又與地理區域不同，自然區域根據於自然環境，地理區域則根據於地理環境。地理區域之劃分，除依傍自然環境外，且兼及人文環境方面 Cultural environment。所謂人文環境者，卽交通都市物產人口等等，人文地理學中 Cultural geography 之要素也。「蓋江河爲交通要具，一河所經，每集若干自然區域而會通之。近代地理雖多以自然區域爲單位，而研究人生地理，則流域分區，仍有重大價值」（見胡煥庸約翰白呂納之人生地理學，地理雜誌第一卷第一期）。白拉西 Blache 所著之法國地誌，以自然區域爲本位，而白呂納 Brunhes 之法國人生地理一書，則以地理區域爲依歸也。近代科學昌明，水陸交通極形便利，幾有天涯若比鄰之慼。兩地

之風土人情，木各不相謀者，今以兩地交通之頻繁，其居民之生活狀況，遂亦潛移默化，有趨一致之傾向。是以地理區域之劃分，交通實一重大要素。又大都會爲各種地理事實關鍵所在，政治的都會爲政治區域之中心，經濟的都會爲經濟區域之中心。地理區域之劃分，亦可以大都會爲提綱挈領之一法。例如徽州雖屬安徽，但徽州之交通與商業，不由於蕪湖而由於杭州，言其地理區域，當歸入錢塘江流域，而杭州則錢塘區之「地理中心」也 geographical center。近人嘗謂吾國之政治區域，牽強附會，鮮有當於民治之設施，必須設法改造。一因省區太廣，往往一省領縣，多至百餘，人口多至數千萬，所以風尙懸殊，精神散漫，至有鞭長莫及，政務廢弛之患。二因省區與地理區域不合，往往一省之內，山川風物迥乎不侔，經濟狀況亦大相逕庭，其人民感情利害，木不一致，則在政治上必有意見紛歧物相牽制之弊（見張其昀中國之政治區域，高中本國地理上册）。是故吾國行政區域之重新劃分，實爲急不容緩之事。吾人唯一之理想，即在政治區域能與地理區域相脗合。至於如何根据地理環境，應分則分，應合則合，是則地理學家之職責，亦即地理學貢獻於政治之一端也。

中等學校人生地理一科，應以本國地理爲主，外國地理爲副。惟教授地理，將以自然區域爲單位乎，抑以政治區域爲單位乎，是則極有討論之價値也。夫中等教育之目的，職在培養健全之公民。以分析法講授世界地理，則自然區域與政治區域，各有其利便，各有其相當

價值，未能定於一尊也。或曰人生地理爲地理學之中堅，所以研究地理與人生[illegible]地理當採人生地理之精神，而以自然區域爲依歸，即所謂「區域的人生地理」regional-human geography是也。蓋自然區域簡而明，地理與人生之關係，可格外明顯，且合乎科學的精神。或曰地理學在中等教育之重要，以其富於公民常識之訓練也；教授地理當着重於政治價值方面，爲實用計，則以政治區域爲宜。此二說也，各有充分理由，孰取孰從，尚無定論。大抵採用天然區域之理由，歸納之可分爲四種。一因政治區域之劃分，乃由歷史沿革而然。每當政治勢力之消長，疆界輒改舊觀。最近我國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西康六省之成立、與河北遼寧二省之易名，亦一例也。大戰前後之世界地圖，迥然不同、而以政治區域爲單位之地理教科書，亦不得不另翻一新面目。自然區域則有永久性質，不致時常變更。二因在同一自然環境之下，人民之生活狀況，大致彷彿，斷不因疆界適經其地，而兩處之風土人情地遂分畛域。政治區域則往往率強武斷地於地理上之天然形勢地支配多不適當。例如浙西之杭嘉湖，與江南之無錫蘇常地同爲揚子江下流之太湖區域地，其地一望平原，川渠交錯，「河流密度」density之高，世無倫比。蠶桑利溥，俗尚紛華，分隸二省，非通論也。若採用政治區，勢必支離分裂，失「地理的整個性」geographical unity。自然區域則合乎科學精神，地理學之正軌也。三因自然區域簡單明曉，可互相比較，既免重複，又可省時。例如言歐洲之地理，可簡分

爲海洋性氣候，大陸性氣候，與地中海氣候三區地研究之。若由政治區域，則歐洲大小三十國家，勢必破碎重複，東鱗西瓜。又凡地中海氣候、冬暖夏凉，雨量多降在冬季，故其天然物產（如柑屬水果 citrous fruit）與人民之職業狀況，另成一個體。地中海式氣候 Mediterranean Type of climate 辨極明瞭，則言加州 California 之地理時，即可互相比較印證，簡單掠過。精力時間，均可節省。四則自然區域亦名經濟區域，有助於經濟的瞭解（見 J.R.Smith 人生地理第二卷 T. Teachers）。現在一國之政策，國際之紛爭，多與經濟問題相關，而經濟問題則多以地理爲其背景。世界各區，或適於農耕，或適於收畜，或爲礦山區域，或爲工業區域，有無相通，休戚相關，可激發彼此之同情心。又如美國棉花帶玉蜀黍帶小麥帶種種經濟區域之名稱，於一般事業家及商人，甚有用處。但天然區域亦有缺憾數端，一則因其界線既爲理想的，故不能如政治區域之確定劃一。政治區域之疆界，由政府明白公布，而自然區域之劃分，則一般學者之意見耳。如言世界之自然區域，各不相同，未能一致。蓋今日之地理學，尚在探險實驗時期，各處之地形氣候，未能一一眞確知悉也。二則報紙書籍雜誌等等所用之名稱，所列之統計，槪用政治區域，爲生活上便利起見，自然區域失其效用。三則自然區域之界線，既未能確定劃一、故每令人混淆不清。學童對於政治區域之名稱，較爲熟悉，而於自然區域，則茫無所知。故講授自然區域，必須先與政治區域相對照，否則空中樓閣，不知實在處

所。現坊間出版之地圖，多用政治區域，爲學生聽講便計利，則以政治區域爲宜。作者竊以爲中等學校教授世界地理，不妨先以政治區域爲單位，及教課告一段落，或學期行將終了之時，然後以天然區域曉其大綱，觀其會通之點可已。又中等學校教授本國地理及外國地理，自當注重人文地理方面，換言之，即當注重政治地理與經濟地理。政治地理可以政治區域爲單位，經濟地理宜以經濟區域爲本位。經濟地理亦名狹義的人生地理域以其最富有人地之意味故也。惟政治地理與經濟地理域初高二級中學，究以何者宜偏重，究以何者爲依歸，是則作者未能下一斷語也。



張譯馬哥孛羅遊記第一冊

—業已出版！

亨利玉爾氏所注之馬哥孛羅遊記，其搜羅之宏富，考證之精到，久爲士林所推許。該書導言已由本會會員張亮丞先生譯出發表。張先生近又將該書本文譯竣另加補註，分冊付印。第一冊業已出版，共四百餘頁用洋宣紙精印，定價國幣三圓。印書不多，購者從速！

發行處　北平海淀燕京大學圖書館

代售處　本會

斯文赫定穿行亞洲述要（再續）

亞昜山

六　由和闐至羅布淖爾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斯文赫定自喀什噶爾啟程，發和闐；蓋自帕米爾南部歸來，至是休息已近三月矣。自喀城至和闐約三百二十哩，途經葉爾羌，東土爾其斯坦名城也。城郊人口約十五萬，清真寺巍峨雄壯，所在多有。城東北隅有山曰新年（Nevrus dung），登之可俯瞰全城。居民飲料多取之葉爾羌河，惟以不知清潔，滌衣濯器以及沐浴，多就河渠來行，以故水之汚穢特甚，傳染病遂不能免，而尤以患喉嚨臃腫者為多。土人不知病源，遂造為神話，謂昔有聖者來遊其地，所乘駱駝為賊所竊，斷喉死於葉爾羌河畔。聖者大怒，詛呪左右居民，世世受喉腫之害。故至今患者仍不絕云。城中商旅，多安集延，阿富汗，及印度人，居處皆有定所。

自葉爾羌傍沙磧東南行，沿途標誌相屬，以指路徑。漠中時有風暴，以三月杪至五月中為最烈，大者年約十五次，起時常在下午，少在晨夜。每次僅一時餘，適作東西向。土人不明氣象，故神其說，謂百年前有聖者在大磧附近掘井，至深約四百八十呎時，地忽自裂，暴風突起，聖者被吹至天上；自此以後，遂時有風暴矣。

葉爾羌至和闐道中，有鎮曰木吉（Moji），鎮東北二哩許有古城遺址。多古塚，發掘三二，

視其葬法，知係察合台突厥族（Jagatai Turks）之回教徒也。城之被棄，由其垣墻屋宇之遺跡觀之，確係受沙漠南侵之影響者。木吉鎮附近，古物頗多，陶器，磚瓦，錢幣，銅器，玻璃碎片，多有在千百年以上者。赫氏在其地得二柄圓盞，長頸水瓶，頸狹而長之卵形甕，及堅厚藍磁茶杯各一件。又得荷花形玻璃碎片多塊，有淡藍及綠色者。自木吉鎮東行稍南，一月五日，遂抵和闐。

和闐，古城也，何時開闢，不得詳知，梵名瞿薩旦那（Kustana），昔爲佛教要地，中國偉大僧人法顯玄奘等皆曾親履其地，并讚歎其佛教信徒之衆，靈蹟之多，與夫寺宇之雄壯及佛教藝術之工緻。近日考古家時於其地得到佛教遺物，知古籍所載，信不誣也。其地自漢武帝通西域後，直迄唐代，曾數隸於中國。迨大食突起西方，勢漸東被，其勇將庫退拔（Kuteybeh Ibn Muslim）於西元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征服浩罕諸邦。唐中葉後，大食復東越葱嶺，侵陵天山南路各小國，迫之納貢改教。和闐在何年淪入大食勢力之下，尚須異日考證；惟由回教史記曰「鐵斯克爾列」（teskereh）者攷之，知和闐與大食支持約二十五年始力竭而降也。大食到處剷除佛寺偶像，殺迫僧侶，和闐之佛教建築蓋於彼時即被新勢力所摧毀也。西元一二二〇年（宋寧宗嘉定十三年，成吉斯汗即位後十五年）蒙古成吉斯汗南侵，和闐遂隸版圖，繼屬於察合台汗國。馬哥孛羅東來，道經其地，曾云居民信回教，蓋信仰被迫改變已四百

餘年矣。今日和闐，遠不及昔日之重要，形勢既非，文化復降，人口亦不若喀什噶爾莎車諸大城之多矣。

常人皆以爲和闐係一城名，實則和闐乃包括三百餘村鎮綠洲之名，而非城名也。城名依爾其（Ilchi），傍和闐河上源玉瓏哈什及喀喇哈什二河；久以產玉著。西北通俄國中亞，西南通英屬喀什米爾及拉達克（Ladak），東通甘肅，爲「南道」要地。城中商賈雲集，有華人，印度人，阿富汗人，安集延人及俄屬犄侖倭附近之韃靼人。土產除玉石外，以絲及毛織品爲有名。毛皮，果品，穀類等產額亦富。

和闐附近多古物，其西約三哩許，有村曰波羅珊（Borasan），爲中亞發掘古物要地之一。村南爲崑崙山，每當夏季，積雪銷融，山洪汎濫，土地多被沖刷。迨秋末水降，泥沙中往往有極精美之古代遺物，珍玉，錢幣，陶器，佛像，不一而足。土人除珍寶及金銀器物外，餘則皆不重視，破者棄置，完者亦不過爲兒童玩物，不愛惜也。惟諸物之一鱗一片、在考古家視之，皆爲無價之寶，因大多數能指示佛教藝術係受希臘作風影響者也。

赫氏在波羅珊共得古物五百二十三件，其中陶器多係磚紅色，精美堅實，係用膠泥加大熱燒成者。諸物可分精粗二種。粗者係隨意作成之品，頗樸質簡陋；精者則係加工細製者。其粗者不知作於何年，惟由所作之駝馬觀之，古和闐人蓋早知用雙峯駝及馬以代步負重矣。又

有猿像，其形與喜馬拉雅山南麓所產猿類相似，是可知此種造像，最低限度，係受印度影響者。此外最有趣者，則爲佛像及人像。有女像約長二吋，面部如印度婦人：杏眼彎眉，明鼻圓臉，髮式亦與印度巴拉哈（Barahat），桑吉（Sanchi）及阿媽拉伐地（Amaravati）諸處遺存之古代浮凸雕刻同，蓋屬於紀元前三世紀阿輸迦王（Asoka 即阿育王）時代之作風。又有一男像，高約四吋半，長髯下垂，二目平列成直線，鼻甚大，迥異印度人，與波西波里（Persepoli）古物中之波斯亞基米尼亞朝（Achaemenian）王像相似，惟長耳垂肩，額部中心復嵌圓珠，則與波斯人異，乃印度人之藝術理想也。據格倫威代爾（Grunwedel）云，此圓珠曰「烏爾那」（Urna），在佛像中常見之，係天才超越之表示。是像想係一波斯王或一波羅珊英雄，乃印度藝術家所作者（參看卷首附圖一）

在亞基米尼亞朝，波斯藝術作風確影響於印度之建築及雕刻不少。惟印度並非完全抄襲，作品中亦多含有土風也。至兩國之政治關係，發生於何時，不得確知；但吾人由波斯西部比蘇屯（Bisutun or Behistun）古楔形字記載（用波斯，馬太塞提 Medo-Scythians 及巴比倫三種字所書者），知達理阿（Darius 西元前五二一年至四八五年，周景王二十四年至周敬王三十五年）時代，波斯所屬三十二省中，有二種印度民族年納貢品：一居高附河（Cabul R.）南，一居印度河流域及犍陀羅（Gandhara）。達理阿初即位時，國中反側未定；迨叛亂敉平，乃遣使巡

關各處，藉增威勢。據希臘古史家希洛多德(Herodotus)言，其遠巡之人，一隊係由[illegible]（鎮名）之斯開來克斯(Skylax of Karyanda)領率，自帕克提修（Pactyrus，今名帕克圖 Paktu，在阿富汗境）出印度河，泛印度洋，繞道阿剌伯海，紅海，以至蘇彝士。希洛多德又謂塞種(Saca or Scythians) 及加斯皮人 (Caspii) 每年繳貢銀二百五十兩於波斯。塞種居於喀什噶爾利亞(Kashgaria)，今其附近尚有地名足爲塞種之紀念者，如塞吉(Saki)，塞沽塔什(Sakutash)・圖孤塞克(Tokhusak) 等均含有「塞」音也。

波斯藝術作風何時蔓及波羅珊，已不可考；惟其溝通路徑，則可推知。蓋波斯古代即與犍陀羅有直接交通，而中亞西部諸城、在古代亦常由木鹿城（Merv，今譯麥爾夫）經喀喇特勤谷以至塞爾斯(Seres)都城和闐也。

赫氏所搜集古物中，又有許多獅首像，蓋係瓶甌上之裝飾；技藝不甚工緻，然亦間有一二精美者。像多具「人性化」(Anthropomorphism)之趨勢，其中精美者，據基塞里次基(Kiseritsky)考鑑，謂與巴比倫神話中之英雄日伊查杜巴(Izdubar or Gizdhubar)者相同，且雜有希臘風味。又有神馬像，與古印度作品之張翼神鳥相類，乃古印度神祇韋捨奴(Vishnu)所喜乘者，惟希臘神話中之鷹爪獸面怪物(Griffin)，與之亦似也。

法國學者克爾少(Curtius)謂希臘藝術作風在西元前三世紀（亞歷山大東征後）即影響於印

度。格倫威代爾分印度古代藝術爲二期：第一期曰古期，自阿輸迦王時起，至現時尚存之巴拉哈桑吉等地之浮凸雕刻時止，是爲波斯作風影響最大時。第二期曰犍陀羅寺院期或希臘佛陀期（Gandhara monasteries or the Graca Buddhistic）。英人溫森斯密（Vincent Smith）又於二期之中加入印度希臘派（Indo-Hellenic School）。今日印度西北部之拜沙瓦爾城（Peshwar）即犍陀羅地，實爲希臘藝術思想傳佈之中心，流風作播，和闐自難免波及，此或波羅瑚陶器中之所以雜有希臘風味之故歟。

除陶器外，赫氏所得者又有以青銅或純銅製成之佛像數尊，西元後四五世紀物也。又有所形銅片，上鑄佛像七；一居極巔，想係喬答摩；兩旁各三，蓋菩薩也。惟喬答摩像例比諸菩薩像大，此則較小，且普通喬答摩像常以七菩薩隨侍，此則僅有菩薩六，是則頗可異也。

和闐昔日既爲佛教重地，其文物之受印度薰化，自意中事。玄奘稱其地「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蓋實情也。玄奘又謂和闐東界，爲尼壤城。自尼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跡，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止，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大唐西域記卷十二）後馬哥孛羅經其地，所述者與玄奘同，不知者幾疑其

爲抄襲也。玄奘所謂尼壤，即今和闐東之尼雅(Niya)。覩貨羅又名吐火羅，亦ukhari or Tokhari)同音異譯之名。覩貨羅原居布隆吉河(Bulunghir-gol)附近，後逐次西遷，終遂據西土耳其斯坦，建設國家。現時中亞之吐火利斯坦，乃此民族之遺念也。覩貨羅與塔克拉(Takla)音近，蓋塔克拉馬干沙漠，亦係此民族之紀念物。今和闐附近有村曰吐克拉(Tokhla)，與覩貨羅想亦不無關係。據德學者克拉布羅提(Klaproth)及法人聖馬丁(Vivien de S. Matin)考證，覩貨羅人，係藏族云。

馬哥孛羅曾言在葉爾羌及喀什噶爾遇艾思托良派(景教)及雅各派之基督徒，並謂皆自有教堂，惟未言和闐有基督徒。赫氏在和闐得金質古紀念章二，上鑄人像，一面爲男，一面爲女。男像頭部繞以光輪，正將禮十字架，由其衣帽，知係羅馬教修士之流，其上有字曰「聖安得烈阿費林」(St. Andera Avelin)。女像頭部亦環以光輪，上有字曰「聖伊恩尼」(St. Irrenu)。此外赫氏尚得一金製天使像，銅十字架，及東羅馬金幣等物。是知基督教士昔日確曾至和闐也。

赫在和闐留數日，作渡漠至羅布淖爾及在漠中尋跡古城遺址之準備。一月十四日，自和闐啟程，沿玉瓏哈什左岸北行，越五日遂穿磧向克利雅河而行，沿途掘井而飲，在檉柳白楊之下，鑿六七呎即可得泉。沙丘皆作南北向，與和闐河及克利雅河平行，沙丘間低地，時有生

物。又越五日至一古城遺址。

城之建築材料，多用楊木，少有磚甓，其建築方法亦異今日，屋舍多作長方形或四方形，樑棟皆已摧折，惟柱尚存，但亦多腐朽者。城之大部皆為沙所掩覆，故除露於沙外之數百楹敗室外，關於城基之計劃，市廛之形勢，皆不得知。其中有一建築，土人稱之為「佛寺」，頹垣高約三呎，係大捆蘆桿疊叠而成，外塗和以短草之泥，堅固異常。垣之內面，皆塗白堊，壁畫頗精。有一女像，裸身屈肘，合十作祝禱狀，髮結於頂，二眉相連，鼻根上有一圓點，與印度作風相彷彿。又有一男子像，髭鬚髟然，一見即知為雅利安族；其衣裝如現時波斯人。此外人物犬馬等像頗多。赫將牆皮取下，以作紀念。繼掘牆外，發現故紙一葉，上有文字，仍多完好，惟不識為何種字，故亦不知其所書為何事也。又得一石膏塑成之足，大小與人足同，蓋係連於佛像者。土人之稱此地為佛寺，由壁畫及所掘得之佛足証之，知所言非無據也。

赫又掘另一建築，牆之外皮已剝落，由柱頂之方孔推測，知其必為二層，與現時波斯，和闐，葉爾羌等處之建築風氣相同。其地沙積較淺，下掘不深即得一石膏浮凸造像，高約八吋，上為佛陀坐像，背倚蓮花，旁有一婦人像，一手下垂，一手撫胸，長衣博袖，頸懸項圈。面作圓形，髮上挽，結髻於頂；耳甚長，飾以珠，如近時佛像。眼稍斜，扁圓似杏仁，首部

環以光輪。此外更得他種壁畫多件。赫復發掘一處，得紡輪軸桿，陶器碎片，木材層石，及偃死蠶蛹等物。沙丘間有園囿殘跡，白楊枯枝，排列成行，蓋昔日之通路也。

由城址附近考查，知其地昔日距克里雅河定不甚遠。發者甲第雲連，寺宇巍壯，溝渠縱橫，綠柳成陰，必爲一繁華處所。工業園藝，想亦頗爲發達，而居民之裝飾居室，大有藝術風味，要美之心理，蓋甚濃厚。至此城何時始廢，不得確知。惟由其遺物觀之，知必爲佛教信仰之區，故其建築亦必早於八世紀回教侵入時也。

赫氏考查畢、翌日即繼續東進，越二日，抵克里雅河，傍之北走。沿河多牧者，知識簡單，除牧羊外，他無所知。河之西岸，亦有一古城殘墟，曰喀喇磴(Kara-dung，黑山之意)，較前者略小，惟時期則彷彿，建築材料，壁畫風味，亦皆相同。赫氏曾在其地停留一日，從事發掘，惟未得重要物品。其地回民，每日必祈禱摩西，謂摩西生時曾爲牧者，死後爲保護牧畜之神，禱之所以祈默佑也。

漠中多野駝，形與馴駝同，惟毛短，性怯，見人則逸。時至河干飲水。土人謂昔日上帝遣魔鬼降世，化爲修士，試探夷布拉罕(Hazrett Ibraham，即基督教之亞伯拉罕 Abraham)，魔至夷處請由其牛羊羣中，每日撥與一部享用。夷允之，日與千頭，如是者二旬：第一日所與者爲綿羊，第二日山羊，繼犛牛，馬，駝，………。後魔鬼回至帝所，帝問夷布拉罕行動如何

，魔其以告。上帝嘗令魔鬼將彼所施捨者全數交還。彼以物已施捨，堅不肯收。上帝不得已，乃令各獸皆無主，人人得殺害之，於是世界上除家畜外，又有野綿羊，野山羊，野犛牛，野驢，野駝等物。野駝無所歸，遂遁在漠中。其見人則逸者，蓋憶上帝之言，懼為人所殺害也。

赫氏沿河越磧，行十餘日，以二月二十一日抵塔里木河畔。又越二日，至沙雅爾城。塔里木河在其地稱渭干河，城居河陰。土人言：渭干河每至六月，水必漲，約二十日，勢始停，寬至六百碼，深至五十呎，約一個月，水始下降，初甚緩，繼漸加速。每年十一月杪，河始結冰，翌年三月解凍。五月間，水最少。

沙雅爾東北有庫爾勒城，雅克布伯克畢命處也。赫於三月十日抵其地。城傍孔雀河（Konch daria 亦譯寬車達里雅河。）東北距焉耆（喀喇沙爾）不遠。關於雅克布伯克事，城中回族者民，多能道之，且有曾服役其下者。有安集延人曰糾談罕默德 (Kul Mohammed) 者，居庫爾勒已多年，當西元一八七七年（前清光緒三年）雅克布伯克死時，彼適居城中，所言雅克布死事，與普通記述微有出入。彼言雅克布以六千人守此城，待時反攻清軍。一日下午，雅克布與其親信和闐之尼雅玆哈奇木伯克 (Niaz Hakim Beg) 用茶，因事口角，後尼雅玆遂置毒茶中，將雅毒死焉。

庫勒爾轄村五十有五，產羊毛，羊皮，狐皮，蠶絲，棉絮，米穀等物，多運至薛音調城銷。果品產量亦富，梨最有名。

赫氏由庫爾勒至焉耆，接洽護照，繼仍折回，南行，作羅布淖爾之踏查。沿途多古壘，殘朽里標，連岡如練。華圖之羅布淖爾，皆在北緯四十度三十分，由今日踏查之結果，知頗確實也。自庫爾勒至羅布淖爾附近，昔日必有大道。後以氣候變異，湖涸沙積，道遂為沙所掩廢；此道疇昔當甚重要，不然，華人必不置若許之路標也。

俄學者布里茲瓦爾斯基（Przhevalsky）係近世歐人最先游羅布淖爾者。渠由考查結果，謂羅布淖爾實遠在華圖羅布淖爾之南，且係淡水而非鹹澤。德地學家李希荷芬力駁其說，謂羅布淖爾為容受湖，並無排洩處，必為鹹水無疑。又華圖中之羅布淖爾，亦係曾經調查，并非閉門憶造者，其位置雖與布氏所調查者不合，諒係湖勢變遷所致也。布往羅布淖爾，係遵塔里木及孔雀兩河間之大道。孔雀河東，尚有湖泊及湖泊涸跡，適當華圖羅布淖爾之地，且為孔雀河一支流之銷納處。布氏未至河東，其主張華圖中羅布淖爾位置不合，本不足怪，是故布李二氏，旗鼓相對之所爭者，皆各有理也。

赫由新道，欲一窮羅布淖爾問題究竟。孔雀河東南流，初洩入淺澤曰馬爾塔克庫（Mal tak-koli），繼復洩出，受塔里木河兩小支流之水，土名孔雀吉什塔里木河（Konchekish Tarim），

又東南流，更名伊犁克河 (Ilek)，洩入一湖。湖南北長而東西狹，蒹葭蒼蒼，頗爲茂密，常有漁者往來其間。湖分四泊，曰愛吾盧泊 (Avullu-koll)，曰喀喇泊 (Kara-koll)，曰達亦克泊 (Tayek-koll)，曰愛爾家泊 (Arka-koll)。湖位北緯四十度三十分，其爲華圖之羅布淖爾，蓋無疑義。布氏之羅布淖爾分二泊，一曰喀喇布侖 (Kara-buran)，一曰喀喇庫山 (Kara-koshun)。羅布之名，在土人之意，係指由渭干至綷哈里克（Charkhlik 婼羌縣）一帶而言，故布氏所至者，亦得稱爲羅布淖爾也。

華圖之羅布淖爾，東西長而南北狹，赫氏所見者，方位雖同，形態則異。惟此種現象則不足爲奇。其地風向適作東及東北東向，每至三四五諸月中，沙暴時起，湖爲風沙所侵，其東西由長變狹，固非無因也。湖東不遠，沼澤連貫，昔日諒皆與湖相通，後遂爲積沙所隔絕者。湖濱佳木葱籠，嫩樹叢生。其東沙中，時有枯槁枝幹，再東則乾涸之跡宛然，益足證明湖身之被沙塵所埋矣。

南部之羅布淖爾，當西元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布氏遊時，面積甚大，由阿不旦莊(Abdal) 即可舟行至喀喇庫山泊之漁村。赫氏遊時，後布氏僅十一年，舟行二日，已不可通，泊中蘆葦充塞，昔日漁村，多已棄置。喀喇布則泊，彼時亦浩如洋海，一望無涯；今則漸就淺狹，舟行時須停滯。即在夏日，雨量稍多時，亦不能復昔日浩淼之鉅觀。湖濱綠草蒙茸，

已變爲蜡羌人之牧場矣。

六百年前，馬哥孛羅由西方往北京時，曾云路經羅布鎮。今則黃沙淹沒，遺址亦不知埋沒於何所，然知其或在喀喇布瑚泊之南也。設鎮旁臨湖，馬氏絕不能不道及之。惟馬氏僅謂「羅布沙漠甚廣碩，旅客越之，需時一載。」又阿不旦排昆策汗伯克 (Kunchikhan Beg) 年已八十，其父祖均爲伯克，皆九十始卒。昆策汗告赫氏，其族本居北部羅布淖爾，迨其大父二十五歲時，因塔里木河改道南流，南部之羅布淖爾如喀喇布瑚諸泊，水始大增。其家遂亦南徙，阿布旦排乃其大父所立，以時推之，蓋當紀元一七二〇年（康熙五十九年）。今則南部羅布淖爾水復減少而北則加增，是知二湖水勢，乃互爲消長：南多則北少，北少則南多也。

赫在南北兩羅布淖爾，皆曾盪舟其中，泊中葦葭密茂，有高至二十五呎，近水面處，粗至二又四分之一吋者。泊之附近，蚊蚋甚夥，千百成羣，吮血螫肌，夜間尤甚。羅布居民自稱羅布裏客，(Lodlik) 羅布人之意也。善造獨木舟，大者長至二十六呎，寬二呎半，五日可就。無帆篷，進行時皆藉槳櫓。

赫氏在羅布淖爾遨遊約二十日，四月二十五日自阿不旦排啟行，經察哈里克，四石峽排（Wash-Shahri），渡車爾城河，至車爾城 (Cherchen)，遵崑崙北麓，遄抵和闐，時已五月下旬矣。

柒　由北吐伯特(青海)至北京及自北京返國

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赫氏經二十餘日之休養後，復整裝由和闐東行。渡玉瓏哈什河後，沿途村落連屬，溝洫縱橫，碧野清波，風景如畫。越二日，地勢乃漸變，一望皆黃沙矣。七月杪抵闊波(KoPa)。自此東南行，越托古兹達坂(Tokkuz davan)，過愛爾家塔格嶺(Arkatagh)，約傍北緯三十六度東行，入青海境，路中沮洳絡繹，水多鹹苦，禽鳥甚多，獸多野驢及野犛牛之屬。

十月一日，約至東經九十三度二十分之處，始抵一蒙人穹廬，蓋自八月初過愛爾家塔克嶺後，已二閱月未見人烟矣。自此東進，穿柴達木草地，於十一月九日行抵青海北岸(參看卷首附圖二)。柴達木多蒙古游牧人；亦有藏族，蒙人呼之爲唐兀(或唐古特 Tangut)。青海係大鹹水湖，拔海九千九百餘呎，藏人稱之爲宗干布(Tsongombo)，蒙人稱之爲庫庫淖耳(Koko nor)，湖心有島，上有廟，喇嘛頗多，蒙藏人朝謁者亦衆。海水多寡，每年不等，蓋視雨量爲轉移。土人迷信，以水多爲凶，天灾人禍必紛至沓來；水少爲吉，又關於青海之原起，亦造爲可笑之神話：謂昔日有一喇嘛，杖錫來此，掘地爲穴，將某種植物之根，取其老者斷之，於是水漿由斷處噴湧如泉，因成此海；繼復附近山石，拋之水中，遂隆起爲島云。海東岸有大鄂博一，乃用以祭海神者，附近各族酋首，年必來此朝獻一次，以祈福佑。海中無

舟，故交通不便。島上喇嘛，多恃香客佈施爲生。環海多藏族，冬則繞海而居，逐[illegible]夏則入海北山中，從事牧畜。藏人多爲寇掠，蒙人畏而惡之，呼爲黑唐兀，蓋黑者蒙語有兇惡之涵意也。

自青海北岸東行，至丹噶爾城。寺宇頗多。其南有丁巴（Kum-bum），黃衣喇嘛祖師宗喀巴生地也。自丹噶爾東至西寧，時值東干騷亂方已，豫備尚未撤退。此次變亂，初係回教本身新舊派之爭，陝官處置失當，遂釀鉅變，大屠漢民，約一年始平，計回漢二族犧牲者各約五萬，誠浩刼也。

十二月一日，赫自西寧北趨涼州，繼由涼州穿阿拉善沙漠，經寧夏，包頭，綏遠城，張家口，以西元一八九七年三月一日抵北京，沿途無足述者。赫在北京稍事休息，遂穿蒙古，經庫倫恰克圖等地逈返瑞典，於五月十日抵瑞京斯德哥摩。是行也，計耗時三年零七月，途中險阻萬狀，橫穿塔克拉馬干沙漠之役，幾瀕於死，而赫百折不撓，卒完成一萬四千六百哩偉大之旅行，其毅力誠足令人景仰也。

（完）

白眉初先生的

「最新中華民國改造全圖」出版了！

自去年「北伐成功」我國的政治地理有些變動：多劃出幾個新省，更換了許多縣名。因此，舊的地圖當然不適用了。地學大家白眉初先生感覺到有給印新圖的必要，爰於著述之暇，作成一部「最新中華民國改造全圖」，現在業已出版。詳明正確，比坊間所印的，直有霄壤之別。至裝潢之美，印刷之精，則更不用說了。

總發行所　北平西城市黨部街建設圖書館

定價　國幣二元五角

亞洲腹地之商路（續）

田[illegible]譯

關於余所經過之戈壁及阿爾泰二區，其自然形勢如何影響於通行蒙古之商路，玆特就其地文特點，加以嚴密考査。欲明瞭此種商路，除地理的原動力外，必須輔以社會的及歷史的二種原動力。社會的原動力，在遊牧文化團體中乃爲首要者：蒙地最古之商路，其起原並非由於貿易，實乃由於人民移徙；對於此種現象，社會原動力實負相當責任。至於歷史的原動力，乃遊牧部落與其文化不同之鄰境所發生之接觸，其中最重要者，厥爲華人；此並非完全因距離較近之故，亦以華人有極高之文化，發揚傳布，自能影響於其附近之遊牧民族也。

此種原於遊牧民族通行之商路，較之他種關於中亞之研究，如商業，文化，及軍事行動等事，余以爲實少有人注意及之。其所以如此者，蓋有四點：第一點，遊牧民族之社會團體，因無一定居處，考古學上之證據自屬稀少。第二點，近日中亞之考査，多偏於山脈沙漠之測繪，少注意於商路之性質；是爲最重要之原因。第三點，中亞考査所經之路，多遵昔日俄國旅行家之指示：而俄人每由北而南，縱穿蒙古，以釋明中俄政治地理之形勢；職是之故，自少循其通行大路而行者。第四點，普通旅行所常用之得遊牧民族通路，亦多含混不淸，更無怪此新道之無人過問也。

關於此種道路之研究，其歷史的方面，有時反較地理的方面爲多。此中最重要之歷史現象

，即中國之長城。此偉大邊牆之爲中亞交通路線準繩，多信其已有二千年歷史。城之初建。據云係爲防禦匈奴。匈奴擾中國數百年，寇殺焚掠，北地騷然，而長城實爲此種遊牧蠻族與定居華人之畛界也。余不必詳述匈奴突厥蒙古諸遊牧民族與中國連續之衝突。玆僅提出，在兩千年前爲此兩種不同文明大概限界的長城之功用。關於長城之建築，既不能防禦敵人之侵入，又不能阻敵人之退出，多譏其爲不合實用之拙劣防禦物。惟吾人不可盲從附合是種批評，因此偉大建築物之於防禦工程，在歷史上，確有其價値也。此城之原起，乃在酷愛和平之中國文明抵禦力升高之時。因此城之障塞，阻滯匈奴向南發展，後乃大部西徙，近東歐土，咸受其蹂躪焉。

是後，長城遂形成華人邊徼政策之輔助點。中國與其西北諸異族之疆界，每根於雙方勢力之消長。有時侵入者建非漢族國家於今之甘肅陝西山西及河北各省；有時且波濤洶湧，漫及全中國而併呑之。是種波動，多爲遊牧民族侵入長城而定。故長城者，直兩種文明之天限也。此侵入之民族自移居長城內後，因羨漢族之文明，久之逐漸變其社會組織。捨遊牧而事農耕，撤幕居而建室宇，終遂與漢人混合；雖其言語稍異，血統不同，然已皆自認爲華人矣。

中國唯一之原野上的疆界，即中亞邊界是也。長城以內，由中原出發之道路，分途抵塞，其中最著名者，厥爲「御路」。自三代以還，此路即爲由中國內地經陝甘以達土耳其斯坦及

歸人不甚確悉之西域諸邦之幹線。他路或由五台大同經山西以入西蒙，或經綏

或經熱河以至東蒙，或由山海關以至滿洲：然皆須越長城也。

所有此種道路，吾人均可稱之爲「眞路」，其性質之有規律，蓋與古代羅馬道路相似。道中無論何處，皆可置驛設官，立卡徵稅。其所通行之處，地文上之阻障甚小。旅客寄宿之處，不限穹廬，有逆旅，有驛舍。沿途皆農業社會，食物供給，不虞缺乏。故行旅既不必裹餱糧，而引重代步之牲畜，亦不必藉水草牧放也。

上節所言，是爲有規範道路之特質異於亞洲腹地之商路者。長城以北，所有道路，皆由二種沙漠情形而定。爲方便計，吾人可稱之爲綠洲沙漠，人民皆有定居，及遊牧沙漠，人民皆事畜牧。前者係磽确不毛之地，司坦因名之曰，「眞沙漠」，即聖經上之「荒野」(Howling Wilderness)也。惟中隔孤立之綠洲，居民即恃本綠洲上產物而生，與他綠洲少貿易關係。在是種情形之下，其商路與有規律的道路極爲相似。綠洲與綠洲間之運輸，因沙丘阻隔，供給缺乏，故極感困難。相互貿易，皆有定所，因之交通路線遂有固定趨勢。此類道路，在中國土耳其斯坦南部，最爲普通，而在比較近世，更伸入北部中國土耳其斯坦焉。至遊牧沙漠中之道路，則大異乎是。自蒙古有史以來，其地通行者，即屬此種，直迄最近之過去，在準噶爾部或中國土耳其斯坦北部之道路亦尚爲此類者也。

至過蒙古及準部，所經之區域，較歐洲西部爲大；惟以缺乏制裁人類活動之綠洲，故居處該地者，仍未脫遊牧習俗。其地除一部有阿爾泰山支脈外，幾無山嶺，故鮮冰川融雪，流貫磧中，化荒瘠磽壤爲可耕之區。其地流行氣候，屬於「次乾燥」(Sub-aridity)情形。芻蕘所生，頗可供畜牧之需，惟一年中必須擇地遷移，逐水草以牧牛羊焉。

曾有人約略估計，蒙古全境四分之一係「純沙漠」(Utter dessert)，即最窮迫之遊牧者亦不能生存於其中。其餘四分之三土地，並非完全乾燥，強入爲遊牧生活而不得一有定居也。每條重要山脈，皆爲較好氣候之中心，水泉豐美。其潮潤氣候，由山中向外及下方散佈，越可耕植之區與階級地帶，以至肥沃沙壤。是種地文構造，其使山嶺爲遊牧民族會聚中心，較其限隔二地氣候之成分爲多。此種趨勢之於遊牧生活，特使其社會趨向固定於特別地點以發展其固定社會之文化。蒙古中之優良地帶，耕植之事，頗屬可能，而其最優之區，有茂密之林木，有平曠之原野，有豐饒之鑛產，居於其間者，吾人意其必能由遊牧生活進而爲有定居生活矣。惟由歷史上觀察，是種地帶頗難爲少數人永居之所，因農事生活絕不同於遊牧生活，其由耕稼所積之財穀，頗易招遊牧生活者之妒羨而遭其刼掠也，

茲有明證，足知蒙古中曾有試行脫離遊牧生活者、外蒙北部肥沃之區，湖沼連屬，河流縱橫，皆注入西伯利亞。其地多古塚碑誌，知昔日曾爲回紇所據。回紇係突厥族之一支，且爲

突厥族之首先從事農業而有定居生活者。回紇之據外蒙時，曾有變爲定居之趨勢，後被哈薩克種（Qazaqs 按即黠戛斯）所擊潰，舉族西遷至塔爾巴哈臺附近，繼乃散居於天山北路，勢力直被土魯番地，從事農業生活，因之文化提高不淺。其都邑似在現時烏魯木齊左右。

關於遊牧文化與定居文化衝突之事，有一極相似且十分完善之例證，可用伊犁說明之。伊犁與烏魯木齊同，皆位天山北麓，惟頗易受遊牧民族所侵擾，且近歷史上民族遷徙衝途之中心。伊犂河及其支流。頗適宜於城市及農業生活之發展，往史斑斑，可爲明證；惟偶係間或有之，非常態也。直至現時全境爲遊牧文化所遏眾者已數百年矣。其地平夷，頗易爲遊牧民族侵入之門戶，而所有大舉西遷之運動，皆經其附近以向俄屬中亞及西伯利亞南部荒原；因之已往努力從事，固定社會之建設，遂皆被摧毀焉。

天山南路之綠洲帶，其定居社會，從未推翻。其地雖不能阻遊牧民族之寇抄，然以綠洲間隔以沙磧，不適於牛羊之通過及運輸，故不克遭遊牧民族之盤據；因之其各種土生文明雖多爲此種寇抄所毀，惟社會則依然存在也。關於此點，在歷史上，伊犂每當民族遷徙後，農業及城市建築皆須從始發展，是與天山南路大不同者。伊犁在亂後之重新建設，胥賴於華人之平安移殖及綠洲民族之越嶺開墾。其地土著—哈薩克人—係一種遊牧盜寇，在此長久時期中，則僅重整其游牧事業，有時亦稍事耕種，以維生計。其中多數，既爲農夫，又爲羊主；

僅最窮者永久恃田地以爲生活：是頗足爲兩種社會團體—定居及游牧—過渡程序之例也。

爲明瞭蒙古之商路計（即余所言之「進行方向」），對於因移徙而開闢途徑之地理的可能性，實有注意之必要。蒙古人爲半遊牧的民族，夏日移居高阜牧場，冬日則還居有遮護所之低地。彼等由移動中能得顯著之利益，其牧養牛羊，僅驅之至有遮護之所或遷至有水草之牧場而已。關於彼等之重要事實，並非其移動與否，乃在其能否移動也。其居處之構造及什物之質量，皆視其短期遷徙之需要爲轉移，不顧及其能否適宜於較長時期之居處。其遷徙無常，一以水草爲歸。

昔日蒙人遷徙之距離或較現時者爲小。其路程較遠之習慣的遷徙，與夫大舉移民，對於歐亞兩洲歷史上影響之深刻，實出人意想之外。至其全體遷移，蓋係受氣候變遷之影響，是固無所疑者；由其地質上證明，蒙古與中亞，實已日就乾燥也。杭廷敦教授（Prof Ellsworth Huntington）之理論，與蒙古氣候變遷情形，頗不相合，蓋蒙地氣候，二千年來，其流行趨勢，並非絕對一致；換言之，其「燥化」圖解並非一連續曲線，乃係因氣候回潤而時有中斷者；是種現象，余姑名之曰「氣候搏」（Climatic pulsation）。

杭廷敦教授之最有興味的尋獲，係其由澳大利亞所引用之圖表，渠用此圖表，指明雨量充沛及半燥地帶與牧草之影響及對於人口羊隻之連帶關係。杭氏謂：『據韓（Hann）云：在新南

威爾士，一年中有二十吋雨量，一方哩之地，能養羊六百餘隻；十三吋雨量約[illegible]則僅能養十羊。由上所述，吾人知雨量降低百分之三十五（由二十吋降至十三吋），其所潤澤之地，養羊數量之低降即超於百分之八十。

氣候情形之變異（如「燥化」），其激動人民（如蒙古人）的遷徙範圍，初時並不較其春秋諸季之規律的遷徙為大。彼等或聽其自然，坐視牛羊之損失，人口之減少；或向外拓展其牧地。迨各部感覺是種尋覓新牧場舉動壓迫過大時，於是乃融和團結，共同向他方侵略。

氣候之變為乾燥，並非突如其來者，其壓迫係逐漸增加，終乃造成大遷徙結果。在人口壓迫解救後，遂又至一緊息時期。設在此期中，氣候情形復漸良好，於是數代之後，游牧部落又將充斥於蒙古原野矣。如是者周而復始，皆視其「氣候搏」為轉移。

是種循環式的遷出遷入，似終止於一種人為的計劃。當蒙古忽必烈汗時始創行者。忽必烈汗將吐伯特喇嘛教輸入蒙古，冀其為文明之津梁；然結果則將此生氣勃勃雄武慓悍之民族漸衰不淺；既減其繁殖力，又使其生產力微，陷於貧困。惟喇嘛教之「退化活動」，在滿洲興起以前並無顯著效力。滿洲入主中國，實為蒙古最末次大遷徙時代。十七世紀準噶爾部之擾亂，使滿洲之征討舉動復活。設此次準人不被滿人所制服，或將號召其所有蒙古族人，對定居文明之中國，加以最後之攻擊也。滿族為入屯長城內之最末征服者，其對征服地之防護政策

，係使以後不再發生大舉侵掠，威嚇邊塞。在察哈爾摧毀於東，準噶爾失敗於西後，彼等仍繼續其優待喇嘛政策，直至蒙古永遠不克恢復而後已。現時蒙古境內，亢旱或雖日增，似不致再迫之爲「征服之遷徙」。蒙人沉浸於喇嘛教之中，人數非徒未增，且據實際考查，多數學者多謂其人數實已減少。地雖漸呈「燥化」，然其土地之供給率，仍超於其人口之數也。

由蒙古遷徙之規模較大者，厥爲西元一世紀中之匈奴西走。其時中國勢力，方興未艾，長城邊徼，無隙可乘，於是遂使匈奴不得不轉其方向，離開中國邊境，西北行以至現時俄領之中亞北部草原。在歷史上，關於此次匈奴首向西遷之事，明證頗多，雖後來繼續西徙，曾未少見，然亦有時復行移回，而使中國及北部中國土耳其斯坦受其影響也。強武之匈奴部落，曾據巴里坤塔格嶺一帶 (Bar Kol Tagh) ，扼由甘肅至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商路之衝者甚久，遂迫華人另闢艱難險阻之「絲道」，即由羅布淖爾荒野以至南部中國土耳其斯坦之大道也。

吾人苟將長城邊徼及蒙古之沙漠山嶺加以考查，即知此中國竭力抵禦之遊牧民族，何以向西北行，初遷於俄屬中亞北部荒原，繼移於近東及俄國東南部矣。由長城北行，有一有系統之地帶呈露於前。第一，約緣長城附近，有進行路線，其地爲有定居之華人及遊牧之匈奴蒙古突厥諸民族文化之混合區域。路線西段，浸漶無定，外惟以沙漠爲限。在阿拉善境，華人

勢力北伸頗遠。在鄂爾多斯境，蒙人勢力南下頗深。路之東段，在阿拉善及滿洲之間，其在內蒙古本部。其處復有長城以為邊界，雖甚險要，然昔日常為北族所攻入也。遊牧諸部，在不同的時期中，曾據華北大部，以冀融化於中國文化之中，惟結果則其血統方言，仍留顯著強烈之痕跡。現時華人正向北發展，昔日蒙人所據可耕可植之地，半皆入華人掌握矣。

上述路線及內蒙之北，是為戈壁。戈壁雖為唯一之蒙古邊界，其本身則實一阻礙物也。戈壁之北，為中蒙帶，地多沼澤，河流注入其中或流入西伯利亞境。其西為阿爾泰區。再次則為北土耳其斯坦區及南準噶爾區，位阿爾泰山天山之間，形成遊牧民族與南土耳其斯坦綠洲民族之過渡地帶。以上所言諸區，地理上並無截然的界線，乃係犬牙相錯者也。其最重要者，山脈約皆在各區中心；故在歷史上，不僅為分界障阻，實亦攻守之焦點。總而言之，上述諸地帶，有一種地理上的協調：即一區有變動，他區必皆受其影響也。

居於上述諸區之諸部落，其交通路線，實受缺乏水草，黃沙瀰漫之戈壁，及富有水草之阿爾泰與阿爾泰迄北之區所制裁。作西南東北向之大戈壁，實為長城防禦設備之輔助防線。戈壁本身，磽确荒涼，中國戍卒及遊牧民族皆難居於其上。戈壁復為外蒙草原及長城塞外間之「港灣」，而外蒙則係大部遊牧民族最佳之停聚地也。

「港灣」之南岸，現時為阿拉善部及內蒙古，並無大規模之遊牧部落。因之，在中國與戈壁間

之小部落，必有將其特殊利益與漠北大部之普通利益分別清楚之趨勢。由此種態度之存在，故當滿洲征服中國時，內蒙所以與之合作也。

滿洲之侵入中國，僅爲亞洲腹地不安中之最東部的現象而已。設蒙古不爲滿洲所征服，則蒙族之遠征，或西方由厄魯特汗等爲首，或東方由察哈爾林丹汗爲首，將繼續由北方寇掠中國，而同時或亦將由西部蒙古遷徙俄屬中亞北部荒原而征服之矣。蒙古最末次之大移民，清初實已開始。居於塔爾巴哈臺之土爾扈特部（厄魯特之一部），因避其同族準噶爾部之侵陵，遠徙俄境窩瓦河流域。迨逾七十年，滿洲已將中亞叛亂討平後，復回故土。由此可知：塔爾巴哈臺者，實遊牧民族之大門，蒙人之遠徙俄屬中亞北部荒原及中亞西部者，蓋莫不取道於此也。內蒙諸部，力與入主中國之滿族親善，爲之驅馳効命，而不與其同族之外蒙聯合，故長城險塞，滿洲毫無防備之必要，而得從事於他方發展焉。

沿阿爾泰山山脈，由西北向東南，水泉連屬，沒於古爾班賽汗及赫爾古嶺外之戈壁中。阿爾泰山脈對於蒙古乾旱地帶之關係，並不若天山崑崙二山脈對於塔里木盆地關係之重要。除極西部之有限的高峯外，山脈中並不能保存多量冰雪，以備夏日熱度漸增後，灌注向外流之溪澤。雖然，此山脈固不失其爲氣候的限界也。每當炎季，山上之少量積雪消融，芻草蒸蘢，蒙人即驅牛羊至其巔尋覓牧場。仍有重要者：沿其山麓，非泉連屬，實大有益於行旅及牧

畜事業。水泉之發源於阿爾泰山脈者（尤以東部爲甚），並無充足水量在地上[illegible]常滲入於遍覆山麓之碎石中；因之水分不致蒸發，仍繼續潛流於地下。水在砂石之下，以毛細管定理而被吸上，故牧場得以潤澤；而緣其潛行水道掘井，自能供與充分水量也。如是則非徒可供畜牧之需，又可使商旅沿平行於阿爾泰山之「進行方向」而行，既有水草，同時復可避免險阻之路也。

阿爾泰山南北西面之「走廊」，實爲由遊牧的「進行方向」，演變爲商業通路之絕好的例證。自阿爾泰山脈之南面及西面繼續而行，其「進行方向」可直至塔爾巴哈臺及俄屬吉爾吉斯荒原之邊際。在阿爾泰山脈之東面及北面，亦有相似路線可遵之而行；且除阿爾泰山西部諸山梁，高至八千呎不易超越外，此路線頗可爲大隊牛羊之通路。

此外尚有其他「進行路線」，沿杭愛山行，連絡蒙古中部草原及阿爾泰。過此而北，以入西伯利亞，葉尼塞盆地及薩揚嶺之林木，鬯茂逾恒，交通多阻。即蒙古東北部落之遷往西伯利亞者，其西方亦爲貝加爾湖所障。在西伯利亞境內蒙族之最重要者，爲布里雅特人，多居貝加爾湖之東及東南一帶。

蒙古東部，興安嶺爲滿蒙間之小小阻隔。其東，在已往時期，爲與蒙古習俗不甚相同之通古斯族，即現時滿人之祖先也。是種民族係以漁獵樵採爲生之初民。其根據地，由現時遮天

敵門之森林推測，知其實不若華北及俄國荒原之易為蒙古遊牧民族所侵入。

蒙古中之「進行方向」，多係作東西向及東南西北向者。所有諸路皆會於塔爾巴哈臺嶺及額米爾河流域，其地有城，即楚呼楚是也（Chuguchak，按塔城縣有滿漢二城，滿城土名曰楚呼楚）。塔爾巴哈臺嶺與巴里克及阿拉陶（Barlek）（Ala Tau）相接，造成向天山北路及葉塞庫湖（Isseq Kol）附近肥沃地帶之橫切路。阿爾泰山南路，亦有相似之橫切路，由白提克博格多嶺（Baitik Bogds）穿越極易通行之槽形沙漠，以抵天山東部之古城附進。路之仍在極南，如余經戈壁中心所行者，實出人意想之外也。余以為即在昔日，就令水草頗為豐美，此路亦僅能供由黑水（亦名弱水，土名額濟納水）至黃河套地交通之用。黑水以西，無遊牧的「進行方向」可通用者。此路之重要，端恃其為在黑水流域與向北以入外蒙之「走廊」相銜結也。

設使此「進行方向」成一直線，則中國在長城塞上之任何有效的抵禦，在乾旱氣候漸增時，必能迫蒙地遊牧民族，向西遷徙，另覓新地；是理固灼然無庸疑者。各路會於額米爾河流域之遊牧民族大門後，遂衝入俄國荒原；然後復分為數途，散佈於中亞西部，「中部東方」（Middle East），近東，俄羅斯及歐洲諸邦。蒙地民族，僅在大規模發展時（如成吉斯汗及其孫忽必烈汗之征討），始能征服中國全部；然彼時蒙人入華者，較之隨拔都汗遠徙俄國者，其數亦頗少也。

如是之遊牧民族通路，其能發展爲貿易大道，必甚遲緩，且必在極遠的過去當各部落互相戰爭之時。商隊貿易—人類轉運貨物，沿遊牧民族遷徙通路而行，由一部落至另一部落—實爲一聽天由命之冒險事業。至若昔日貿易有組織者之明證：吾人必須遠至西方，求之於塔里木河盆地一帶。是種道路，司坦因爵士已論之甚詳，無庸贅述。余惟稍加注釋，將其與原於遊牧性質的道路之關係，約略言之。

余將先言其地文情形：如中央之沙漠，四周之山脈，與夫由山中穿崖而出之水泉，及藉水泉溝洫僅能供有限區域之灌溉事業等皆是也。其地人文要素，可稱之爲「綠洲文化」。溝通綠洲間之道路，實即貿易之路。因「眞沙漠」之限隔，綠洲間來往，頗屬不便，故其交通路線，自鮮爲遊牧民族遷徙時所採用。即偶有軍事行動，亦屬變態的而非常態的也。在如此「綠洲文化」中之居民，其對擴張勢力之人類的傾向，如能從事貨物運輸之發展，即已滿足。是種民族，實不易迫其捨棄在某一綠洲上之田場，越大磧以佔據他綠洲上之相似的田場也。

余以爲尚有一極重要之事，對此地道路久有研究之學者，未曾提及。是乃一種趨向，余姑稱之爲文明之直的發展，而不名之爲横的發展。所有定居民族之常態的趨向，係側面的向外擴張，與其鄰人接觸，以交換貨品。惟中國土爾其斯坦腹部盆地之特殊地理，則造成不同的趨向。

南部土耳其斯坦之代表的綠洲，位於由山中流入沙磧之河流尾梢近處；其水量足數分配於扇形之溝渠，以資灌溉。其代表的河流，設吾人溯其源頭，即知係穿過一屏沙嶺，然後流至外方肥沃山地者。此類肥沃山地沙嶺大磧以及綠洲之「直的構造」(Vertical Construc-tion)，天山崑崙皆具此特色，惟天山側面爲甚耳。山之高者可以產木材，黃金，及他種礦物，更有零星草場，以畜牛羊，在是種情形下，其能誘致綠洲及山中居民之貿易，自甚中事：山居人每以毛皮金屬與綠洲人交換穀帛布疋及不能在山中製造之粗劣工藝品。

如是，則每一綠洲遂趨於自行發展之貿易與文明，直傳入山中。直的交通，自較橫的交通爲難。山崖間之道路，普通皆頗艱險，以故山居者平原居者之社會組織，常不一致。山居人仍爲畜牧或半遊牧者，而綠洲人則爲農夫工匠或城居者。又以其出產不同，需交換者頗多，遂極易刺激其相互貿易，故其商業關係，亦較綠洲間之貿易爲盛。橫的交通之所以興盛，似由於通行稅之發達；而中國開闢「絲道」，在歷史期上，實爲此地通行稅之權輿也。

至若將其地綠洲間交通路經，化爲不同民族與不同文明間之通行大道者，非綠洲上之土人，乃係華人，往史班班，灼然可見。如漢唐二代，當中國盛時，其勢力所及，西抵亞洲腹地。吾人由諸種史料觀察，知中國所注意者，並不僅征服中國土耳其斯坦全部已也。張騫率有組織之華人，第一次侵入羅布淖爾沙漠，直至綠洲地帶，開闢中西交通，其功甚

偉，其事甚要，其人亦頗足使人贊嘆也。張騫奉使，約在西元前二世紀末年，其目的係連合月氏以抗匈奴。所謂長城者，在張騫出發前百餘年，業已完成。中國不僅沿蒙古邊境以抗匈奴，更得到現時之甘肅西部，實為沿南山山足以入西部戈壁之走廊也。當張騫往月氏，說其同盟於漢，夾攻匈奴時（張騫並未成功），匈奴早已將月氏驅出甘肅境外，迫之西遷，建國於烏滸河流域矣。此外，尚有宜注意者，中國於敗匈奴而得甘肅西部後，為防備未然計，復由長城西端起，建一補充之防守線，西至羅布盆地，即近年司坦因氏所在燉煌附近發現之古長城遺址也。

中國之最初侵入亞洲腹地動機，實為欲得到一立足點，以栽制其鄰封諸野蠻遊牧民族，且使蒙地居民之向西北遷徙者不騷擾邊部。至於貿易，並非先於國旗，乃係隨國旗而至者，理固昭然也。中國大使及使團等，攜帶多量禮物，經過綠洲上諸邦，藉以誇示中國富盛，後乃進而與現時俄屬土耳其斯坦及波斯民族接觸，於是始得到較佳之貿易場。再向西行，對中國出產，更為有價值之市場，而尤以蠶絲為甚。吾人由古代典籍知有一種「織絲之賽里斯人」(Silk-weaving Seres)在亞洲腹部諸國之後。所謂「織絲之賽里斯人」，其為華人，自無疑義。然吾人以此可知中國蠶絲，在西方之被重視，而其價值，亦可知矣。

由是以知：有史以來，綠洲中貿易道路之發達，端恃域外商貨之來往輸販。而商業之所以

衰落，蓋以中國土耳其斯坦盆地日就荒凉之故。至若論及漢中葉城與夫人口遷移事，則「燥化」問題又呈現於目前矣。

中國土耳其斯坦中之殘墟，係原於本土變故或簡單的捨棄，抑原於氣候「燥化」或破壞的戰役，說者各執一詞，令人莫衷一是。余以為設吾人對余所言之「中國土耳其斯坦之縱的組織」一加考慮，或不無一線曙光也。是種組織，其破壞成分或許同於發展成分。每當亢旱或山上積雪數量太少時，常使河流枯竭，於是綠洲居民遂不得不遷移河之上流，水源近處。同時，畜牧之山居人，因同一原因之迫脅，被逼下徙，甚或刼掠平原居人，以冀獲得大批食物；蓋當荒歉之際，食糧缺乏，交易購買，殊難得敷用之食物也。其時山居人及平原居人，因一大衆遷徙，所有重笨什物，勢非棄之不可，故均不欲作橫的移動。惟是種「區域的爭鬥」，即無氣候影響，亦未嘗不能發生；而遊牧民族遷徙，由山之背面經過時，有時越嶺寇抄，致使經濟組織破壞，亦足引起本土之戰爭也。

因爭戰屠殺以解救人口迫脅，對於此項自山中至平原之有限制的「縱線」，頗有效果。茲以近世史實為例，蒙古征服中國土耳其斯坦，並未緣天山南面綠洲間之貿易路線而行，似先齊聚於牧場連屬之天山北面。迨北路全部攻克後，遂越天山，沿末澗之溪流直下，以征服各部綠洲。

貿易道路有一種重要改變，須加注意。其所以重要者，以其聯結綠洲帶與府也。是即天山北路，由巴里坤塔格嶺尾梢起，沿天山北足而行，至西湖（Shikho 即烏蘇縣綏遠城，西湖乃其俗稱。）綠洲，途歧爲二：一仍沿天山西走，一則西北至塔爾巴哈臺。此路實爲一連絡各綠洲之路，而非遊牧部衆之適宜通路也。其歷史上的重要，係其與遊牧通路之眞實路的路線（沿阿爾泰山南坡，經草地連屬之地以至塔爾巴哈臺）平行，且漸有取而代之之勢。

諸路之變遷，或起於西元七世紀。時當中國唐代，天山東部，咸入掌握。彼時遊牧文化爲定居文明所制，實可稱爲一大轉機也。其後，遊牧移民，復得阿爾泰路之主權，惟有時貿易財代，仍轉向天山山足。現時中國土耳其斯坦之通行大道，即沿天山之南北二道；至於沿阿爾泰之「遊牧進行方向」及由羅布淖爾荒地經過之「絲路」，已陷於廢棄矣。

直至比較近代，中國長城以內之道路，始與沿天山兩側綠洲間之道路，及從遊牧所用「進行方向」而成之商隊道路有相當聯絡。在每次「聯絡運動」時，中國文化常佔優勢。即與宗教俱來之文化勢力，如佛教，摩尼教，景教，回教等，在物質的每一方面，皆鎔化於中國勢力之中。此外尤有足稱述者，即中國在異族威勢之下時（如十三世紀蒙古之元與前十餘年推翻之滿清），其文化影響更大也。

在此等光榮時期前，其長久黑暗世紀中之不同時間，所有後世方始變成商隊大道之「進行

方向」，必曾見各部落酋長或中國與與亞洲腹地諸邦侯王使者經行其上也。貢品禮物之携帶，殊難與商品區分清楚；而是種冒險性之貿易，必發軔於平安時代，而衰落於紛擾時代。至商路復適於用，則每在由紛擾而成爲戰爭或遷徙之後也。

疇昔與現時貿易商隊間所存在之習俗，每當歇宿於荒野時，男子皆居前列，其後爲行李帳幕婦孺牛羊馬駝等物。商隊中人，實爲依傍長城大道通行地帶之代表，頗具遊牧民族與定居鄰人之混合風味。彼等皆邊部居民，生於人煙稀少之區者。其祖先（不知已有若干代）雖當被遊牧民族刦掠，及中國稅吏剝蝕，然如得機會，則仍從事於遠方貿易及民族間之交往。現時其地雖屢遭中國軍閥騷擾，與蒙匪華匪及回匪之搶刦，彼等則依然繼續其貿易事業，且性質亦大半同其先祖焉。

余以爲與此等人穿行沙漠，歷千辛萬險，作長途旅行，頗足引以自豪。至今晚余所述者，余極希望能將彼等精神習俗以及彼等所遊行古道之性質略爲說明也。

按：上文係英人賴提摩爾歐溫氏在英國皇家地學會十一月五日（一九二八年）晚會中之講演，刊於該會地學雜誌第七十二卷第六期，正文後附載當時在座諸人之討論。其中楊哈斯班（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即一九〇三年率兵攻西藏逐達賴喇嘛之榮赫鵬）所言者，較爲重要，爰節譯之：

「……」一八八七年（前清光緒十三年）余由北京啟行。其時俄人正向邊境增兵，皮耳上校（Colonel Bell）由中國內地大道西行，以觀察中國實力：設俄國侵入中國土耳其斯坦，是否有抵抗能力。

「中國土耳其斯坦，毗連印度，俄人已入伊犁，正南下侵迫印度，中國能否增添實力於中國土耳其斯坦以驅逐俄人乎？是乃一問題也。皮耳上校由北京起身，遵御路西行（是路乃軍事上最重要者），以視宜如何協助中國土耳其斯坦。當時余擬與皮耳偕惟渠以為一條道路，無須二人視察，囑余試行漠中大路（軍事上次要者），藉覩有無方法使中國軍隊由其中經過以至中國土耳其斯坦。……」

外人每藉遊歷為名以窺探我之秘密。楊氏所述，不過其一端耳。吁！可畏哉！

岐按：據本年十月二十三日北平英文導報載，賴氏刻已來平，曾於十月二十二日晚在協和醫學校禮堂講述其蒙古新疆旅行經過，日內即將偕其華僕「摩西」赴東三省考查該地種族及文化融合情形云。

本會出版書籍之一

地學叢書　乙編上册　精製華裝一厚册　定價五角

本書爲本會會長張蔚西先生選輯，所收均爲近年來國內地學界博大精深之名著。考古證今，尤爲治史地者所不可不備。詳目列下：

一　中國地圖學考原……陶懋立
二　西遊錄今註……張蔚西
三　湛然居士年譜附世系雜考……前人
四　成吉斯汗園寢發見記……前人
五　致中國地學會辨成吉斯汗園寢書……屠敬山
六　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張蔚西
七　答張蔚西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屠敬山
八　再答屠敬山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張蔚西
九　成吉斯汗陵寢之旁證……前人
十　灤口黃河橋古爲讙山淤湖說……蔣觀雲

發行所　本會
分售所　景山書社　北平景山東街

斯文赫定先生小傳

徐炳永

今年春天，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受瑞典國斯文赫定博士的協助，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對於我國西北部作科學上的研究，大約海內人士，差不多全知道了。赫定先生爲世界的有名學者，到中央亞西亞作科學上精密的考查，有五次之多，時間合計有十一二年之久，著作達二萬二千餘頁，對於中央亞西亞的知識有鉅大的貢獻。此次担任西北科學考查團外國團長，我們不惟物質上得很大的帮助，並且精神上也得了很多的教益。我現在在這很短的篇幅裏面，把先生的家世，行誼，學問的大略，介紹給我國人，（大部分得于先生的自述；小部分採諸平日的見聞），使國人對于先生的人格，事業，更加明白，則對于我國學術的前途，也要有點稗益了。

斯文赫定先生（Dr. Sven Hedin）在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二月十九日生于瑞典首都斯透高爾穆（Stockholm）。他的上世爲瑞典中部農人。他的曾祖父亦名斯文赫定，研究醫學，爲植物學大家黎迺（Linne）的弟子及良友；後爲王家醫生。他的祖父也爲國家服務。他的外祖父爲教士兼爲議員，在瑞典議院中頗著聲望。先生的父親爲都城的宮廷建築師，酷愛文學，兼喜作簡易畫（Le croquis）。他的母親信教甚篤，對於文學，歷史，知識頗高，後來先生每次有新計

書，常商之于其太夫人，著作未出版前，皆曾經其太夫人訂正一次。 先生有一姊，一弟，四妹；止一姊結婚，餘皆未婚同居。 先生一生事業幾全在旅行中，出行時，父母感傷自所難免，但據先生言，其父母未嘗一次阻撓，且加鼓勵。 他的父親沒時年九十一歲，距今十年；母親沒時，年八十七歲，距今不過二年。 先生言：「吾六十歲時，母親康健如恒，尚自覺如兒童。但正當此時，最親愛的母親又去世矣！」

先生承庭訓，幼年亦酷愛文學，且對於遊記，地理各書，興趣甚高。

瑞典有一位耨橙斯開爾得先生（Nordenskiöld），爲世界著名的探險家。 他曾乘一個不很大的船自瑞典出發，出大西洋，轉北，蹤探北冰洋沿岸。 在那裏爲冰所阻，走了二年，才走到日本，受日本地理學會熱烈的歡迎，得銀質大獎章。 從日本過新加坡，蘇彝士運河歸國。 他抵瑞典都城的時候，赫定先生年十五，得與此種全國歡迎的盛會，非常感動。耨橙斯開爾得長先生三十歲，後與先生成忘年交。 先生蹤詣老友書，助老友畫地圖，將來要成耨橙斯開爾得更超出的繼續人。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先生在學校畢業，爲一青年教師。 時此青年的父親在巴古（Bakou）爲訥伯爾公司之總工程師，青年往省父， 先生隨之同往，爲先生生平第一次旅行。在巴古半年，習波斯及韃靼語（土耳其土語之一）。此時得修金三百盧布，即以此款賃得一馬，獨遊

波斯。次年，至波斯，訪波斯舊都波爾塞波里斯（Persepolis，此都爲亞歷山大遺址）。過波斯灣，至巴斯拉（Basra）。又過底格里斯河（Tigres），至巴格達得（Bagdad）。返波斯，至乞爾滿沙（Kirman-chah）。時先生旅費已盡，囊無一錢。遇一阿拉伯富商名阿迦摩哈木哈散（Aga-Mahomet-Hassan），與之談，他並不知瑞典何在。先生同他說，爲沙爾十二王（Charles）的鄉人，他非常高興，請先生居其家，供給一切，任先生所願。先生從此遊比索屯（Bisoutoun），觀楔形文大流士（Darius）的摩崖紀功銘。又遊大吉勃斯坦（Takibostan），觀波斯沙布爾王（ChaPour）戰服東羅馬瓦來連帝（Valerien）刻像。先生在老商家住數日，去時老商贈以銀幣一袋，先生遂返波斯都城德黑蘭（Teheran）。此時先生接到家款，償還老商所借貸，遂由底夫里斯（Tiflis 高加索部一城名），君士坦丁堡，維也納歸國。遊約一年。

先生歸後，肄業于斯透高爾穆大學，與坡撒（Upsal）大學，後轉柏林大學。時曾遊中國四年之地理學及地質學大家李希荷芬先生（Richthofen）爲教授，先生從之受學，後與先生遂成學友。又轉哈爾（Halle）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先生所專研爲地理，地質，氣候及氣象各學），時一千八百九十年，先生年二十五。

先生在此時期，曾著波斯美索布達米亞高加索追憶記一本（Through persia, Mesopotamia and Caucasus, Remembrance of a Journey），原本爲瑞典文。又將俄國大旅行家當時瓦爾斯基將軍的著

作，摘譯成瑞典文(The Travels of General pushewalsky in Central Asia 1570—1885) 一本。

在這個時候，波斯已遣使修聘于瑞典，瑞典歐斯加王 (Oscar) 派人報聘。使節共四人，先生爲翻譯。使節返時，先生請于瑞典王，繼續中央亞西亞的旅行，王許，並加津助。先生遂遊麥乞海地 (Mechhed 波斯人巡禮的中心)及帖木兒蘭(Tamerlan)舊都的薩馬兒罕城 (Samarkand)。時俄國西土耳其斯坦總督爲烏猶斯基(Wrewsky)，先生得其介紹，遂過布哈爾，于一千八百九十年十二月至喀什噶爾。此城駐一道台姓單(譯音)，接待先生甚周。次年一月先生遂過天山，至俄屬之伊塞庫爾湖 (Issikul)，謁普時瓦爾斯基之墓。過塔什干城，(Tashkent 西土耳其斯坦的首都)，裏海，巴古，墨斯科，遂返國。

先生歸國後著瑞典波斯使節記(The Embassy of King Oscar to the Shah of persia,原本爲瑞典文)一本，呼羅珊及土耳其斯坦遊記 (Through Khorasan and Turkestan,原本爲瑞典文)二本，並計畫下次旅行。

先生最重要的旅行共有三次：第一次于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月啟行，九十七年五月返國；第二次于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六月啟行，一千九百零二年六月返國；第三次于一千九百零五年十月啟行，九年一月返國。

先生于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得國王及諾伯爾的贊助，重經俄國，過阿倫堡 (Orenbourg 烏拉

山附近一城），購一四輪馬車(Tarantass)，經二千公里，至塔什干城。九十四年至帕米爾高原。此高原于冬月全被雪封，乘犛牛(Yack 西藏產的一種長毛黑牛），開小路或穿洞以行。五月至喀什噶爾，復見道台。後又返帕米爾過夏，登六千餘公尺的高山。 秋又至喀什噶爾，是時先生病，稽留三月。 九十五年二月騎馬至葉爾羌河。在河畔組一旅行團，共同僕四，駱駝六，犬二，並帶羊及食物，備穿沙漠。走了十三天（途中掘井以飲），至一湖畔，休息駱駝，命人裝十日飲料，橫貫大沙漠，向和闐河而行。

此後十餘日途中，因缺飲料，不能食，如非先生強健的體格和毅力，恐已葬身于大沙漠裏面，因事頗重要，故詳記之如下：

四月廿三日自湖畔起行。但走了兩天，先生覺裝水筒的聲音不對，查考一次，才知道僕人止裝四日飲料，已經消費一半。 一僕人名伊斯拉穆白(Isram Bay)，自稱識途，謂四日可到，先生過信其言，遂命前行。 一犬不願前，自返湖畔；他犬隨往，後死于沙漠中。途中曾過二次颶風，白日天黑，一駝在後失去，無法尋覓。二十六日，又棄二駝，止餘五駝隨行。二十八日止餘水二銅瓶。 是日過一沙嶺，沙土甚固，似可得水；掘一公尺半，沙土極濕，可用洗濯，人畜皆以為可得水。但達三公尺一寸後，掘井者忽大叫，掀墜井底。 先生以為中惡，急問之，則答以沙復乾矣，遂大失望，然駝畜等仍環待井側終夜。二十九日早尚餘水

半瓶，伊斯拉穆白又行偷飲，餘三人看見，就想殺他，為先生所禁止。是時止餘水一杯，先生命人飲一口，餘傾手巾上令濕，命各人摩脣以防乾燥。自此以後，無水，遂不能進食，所能食者不過油漬魚數條。次日復行，沿途將不必要的衣物書籍全行棄去。 五月一日晨，先生見廚中所用火酒一小瓶，以為水也，飲之，大醉，不能起；然仍命人前行，直至全闕不見，鈴聲不聞，先生乃復振勇氣，緩步後追。後止于沙嶺上，時天氣極熱，回僕皆跪下，祈阿拉的憐救。上午十點鐘，先生疲極，不能復行，遂登駝，駝堅不肯起，乃復支帳，赤身橫臥，以為不能復起。下午一點鐘，有和風吹來，先生覺氣力漸復，命盡棄諸物，只餘儀器，筆記，地圖，銀錢。大槍一，手槍一，表二，掀一，取水鐵筒一，燈籠一，刀一，洋火一盒，手捲一條，並袋中偶留烟捲十支而已。此時有三僕以杯承駝尿・和以油糖，飲之，然不能下咽。二人將死・止有棄之而去。日落後復行，先生徒步率衆前進。夜半時少息，先生提一燈籠一人獨前；至一沙嶺上，睡下，將燈籠置側，不能再起。全隊由足跡尋至；伊斯拉穆白跪于先生前，謂萬不能復行。他僕名加西木，(Kasim)氣力較壯，先生乃與之同帶鐵掀一，取水筒一，將燈籠置下，直向前進。次日九點鐘，日光極熱，不能再進，二人乃赤身臥於沙中，以沙覆身，外止餘面，以衣及掀置于頭側，覆蔽日光。如是者九點鐘，不能睡然亦不語。夜復移夜前行。三日・上午九點鐘見一株檉柳，(Tamarisk)漠中一種灌木，高一公尺許)尚生，知

沙漠將盡，然當二點鐘，始能至，終日息於蔭下。此樹葉酸，不可食，乃用[illegible]擦皮膚，日落後復行，夜半在二沙嶺間，遇楊樹三株，尚生。試掘井，然因無力，不能至水。少食葉，又用葉揩擦皮膚，並採乾枝燃于嶺上，使後行者知前行者尚生。復行終夜。四日又自葬于沙中。日落後復行。夜半時加西木大呼，聞之，言有二人迹，以爲牧羊人也，細尋之，始知己迹，大失望，乃復行。五日日出時，望見東方青色一綫，知爲樹林，然行極緩。至林後，知距河不遠，然不能前行。命僕掘沙蓋身，僕不答，先生乃自掘。日落後，命僕前進，僕言將死于此地，萬不能復行。先生乃持械柄，拄之以進。楊樹密且暗，乃四足行。夜半出林，見一平原，有岸，高三四尺，爲和闐河河身，躍下則淨沙無水（和闐河每年六月始有水，七月底即復乾）。河身寬里餘，先生乃奮勇前行；至河東岸，忽聞二野鳥，以翼擊水有聲；又行數分鐘，則見有一小湫，長二十公尺許，寬三公尺許。 先生首謝上帝，次察脈搏；時脈極弱，幾不可接，每分時止餘四十九跳。（平人七十二跳）乃痛飲。一點鐘後，脈搏跳至五十四次。 先生乃脫二長皮靴，滿貯水，以械柄挑之，返尋加西木。天極暗，不能得迹，乃然火，使僕得見。睡數小時，六日，日未出，見迹，乃得僕所在，僕人盡飲二靴中水，不餘點滴。 命之到池側，則仍不能進，先生乃獨往復飲。 此後先生一人循河身前進，時得飲料，間採樹葉，草花，蘆草，食之。如是者三日。八日晚，忽聞羊鳴，後始復見人。 牧羊人

見大漠中有人來，甚懼，繼漸熟悉，遂止彼帳中，休息十六日。飲羊乳，食玉蜀黍麵餅，此時二僕人追至，駝僅餘一，止有筆記，地圖，銀錢，尚未失去。

然先生既無儀器，不得已，仍回喀什噶爾，致電歐洲重購。第三次至帕米爾，過夏。秋又到喀什噶爾。南行，過葉爾羌，九十六年正月至和闐。從此僱僕人四，駱駝三，復渡沙漠，隨克里雅河前進。有一星期無水，但因携冰，飲料無缺。此次發現二古城。二城爲沙所埋，時見地上，內有佛像各物。後十年，斯坦因依先生書圖的指導，遊此，大行發掘，考定爲第四世紀古城。

先生後隨塔里木河，至羅布泊，從此返和闐。夏在和闐，八月從和闐出發，九月過崑崙山（經過處高度達六千二百公尺，最高峯達七千公尺），至絕無人烟的西藏北部（註一）。此區域橫約千英里，縱三百英里，人迹之所難至。動物有野驢，犛牛，野羊，狼。植物止有小草，且不常有。所帶之馬多餓死（此高原普通高度逾五千公尺）。先生在此行兩個半月，始過蒙古人。十一月至青海。東行過西寧，涼州。九十七年東北過王爺府，定遠營，寧夏，包頭，張家口，三月至北京。留兩星期，遂從庫倫，西伯里亞，俄國歸國。五月十日至家。

先生留國二年，著有亞洲經過記（Through Asia）（原本瑞典文，有十二種文字譯本）二本，（註二）羅布泊地域志（The Region of Lob-nor）一本，中亞旅行科學觀察記（Wissenschaftliche

Beobachtungen auf einer Reise in Centralasien (1894—1897) 一本，帶圖六大張。

自此以後，先生的聲譽漸等于世界，要成爲世界的學者了。

先生此時預備繼續研究，乃于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再從斯透高爾穆出發。過黑斯科，巴古，塔什干，到喀什噶爾，復過軍道台。買一舟，八公尺長，二公尺半寬；前置住帳；中置黑室，可洗照片；後爲住僕人及置什物的地方。從葉爾羌河（河甚大，可泛舟，但並無舟楫通行），泛舟向羅布泊東行。先是先生過俄國時，俄皇贈以哥薩克騎兵四；先生此時命之先從陸路東下，止于塔里木河轉南處，置一大隊住所。先生至後，少息，復渡沙漠，行二十餘日，千九百年一月至車爾成。從此復轉回大隊住所。三月買駱駝，馬，隨天山，渡羅布沙漠，在漠中發現古樓蘭城。城依大湖已乾，爲古羅布泊，去今泊八十公里。此處無水草，天甚熱，止住一日一夜，去過今羅布泊，復返大隊住所。又從此乘舟至羅布泊。此時先生先派哥薩克及回回，帶三十九駱駝及馬騾驢等往西藏北部，先生自羅布泊歸，從後追上。——先生在羅布泊時，有一蒙古喇嘛將往拉薩巡禮，過羅布泊，知先生名。——先生到西藏北部，置一大隊住所。從此遊西藏東部，發現湖泊甚多，轉南，轉西，轉北，共遊四月。十一月復回原處。少息又向東行，過阿那姆巴爾山(Anambar)（此地有蒙古人）。從此北行，至敦煌正西沙漠，又轉向古樓蘭，千九百零一年三月五日至樓蘭，住八日，發掘得第三世

紀之竹筒，手抄及器物多種。從此又至羅布泊南部，作南遊拉薩的預備。得一從庫倫來的喇嘛，携以俱行。南行四十餘日，至西藏中部將近有居民地時，仍留一大隊住所。自此改裝蒙古喇嘛，偕喇嘛一，哥薩克騎兵一，帶驟馬什物前向拉薩作巡禮。行二日即遇藏人，夜中二番馬被偷，追之不及。前進購買什物，至天湖（蒙古名騰格里泊 Tengri-nor，西藏名南木錯 Nam-tso）北，為本地官吏所止。譏取先生牲畜，令之守候。夜間周圍見火三十餘處，皆以監守先生者。留一星期，官吏言區大吏到，始能放行。又五六日，大吏帶五十七騎士至，全體武裝，軍衣武器皆作。此大吏名坎巴班布（Kanbabanbo），一見，即知先生名，說：「你是赫定博士，何為欺我」？因為蒙古巡禮者到拉薩時，預先告知，所以先生未出發前，彼已預防。此大吏待先生甚厚，但止不令前進。先生說二番馬被偷，無糧不能返，彼乃任先生在彼馬羣中擇二番馬，並送多羊，派人送先生出境。 先生返大隊住所，少息，又從偏西再向南行。過居民又被阻止。區大吏拉契澤爾凌（Lakietsering）有兵五百，待先生甚優，但不得復進。留二星期 乃向西行。千九百零二年至拉達克（Ladak）。前行至克什米爾。時印度總督寇仁（Curzon）為先生舊交，致電先生，請至孟加拉晤面，先生乃留全團于拉達克，獨往孟加拉。從此遊印度各名城後，復返拉達克。從此又經過曠無人迹的西藏西部，至喀什噶爾，遂首途返國，六月廿七日至國。

先生此次旅行後，著中央亞西亞及西藏記（Central Asia and Tibet，原本係瑞典文）二本，中亞旅行時科學結果錄（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六鉅册，附地圖兩本；印度陸行記(Overland to India)一本。並到各國講演，受熱烈的歡迎。

一千九百零五年先生復出發，過君士坦丁堡，脫里比仔德（Trebizonde）遂至德黑蘭。六年，過波斯，俾路芝，西木拉(Simla)，復至拉達克。然英政府不願其入西藏，阻撓甚久。後潛入新疆，始得前進。此次共帶僕人廿六，馬騾百三十。從西北向東南入後藏。七年二月至扎什倫布，爲班禪喇嘛所優禮。留一個半月，饋遺甚多。從此西入阿里界，探雅魯藏布江源。此江源爲從前人所未到。又從札什倫布至瑪湖（蒙古名曼那撒爾羅瓦爾 Manassarovar，西藏名錯瑪旺（Tsomavang））。此湖從來不許人泛舟，先生則泛舟各處，測其大小淺深（深處至八十三公尺）。藏人雖不喜，然知爲班禪之客，亦無可奈何。先生又向西，探印度河源（在瑪湖北七日路程）。十二月返拉達克。從前地圖上於雅魯藏布江北，拉薩偏西處，因疆域不爲人知，遂留白地一片。先生從江源，即欲往探，但爲中國駐藏大臣及藏人所阻。返拉達克後，乃携四十馬畜，十二僕人，僞裝拉達克土人，復往探，往返八次，盡得其詳。此時又爲人阻，然先生已畢事。遂過喜馬拉雅山，九月底至西木拉。先生自稱此次爲平生的最大發現。先生至印度時，接到日本的歡迎電，遂于十一月至日本。前二十八年聘耨楏斯開爾得

先生銀獎章之地理學會，又贈先生金質大獎章。先生覲見天皇，日受數團體熱烈的歡迎；先生自言此時疲乏欲死。住一月餘，歸過朝鮮，奉天。一千九百零九年乘西伯利亞火車，過俄都回國。一月十七日至國。

先生此後用十二年的精力，著成喜馬拉雅經過記三本（Transhimalaya, 原本用瑞典文，有十四國文字譯本），西藏南部記九鉅册(Southern Tibet)，附圖三本。

先生當歐戰時，得德皇特別的允可，到歐亞各處前線，研究戰事。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先生著作已畢，乃遊美國，返過日本，上海，漢口，北京，從庫倫歸國，故此次實爲先生之第六次到中國。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先生又著一書名吾平生探險的事業(My Life as an Explorer)一本。

先生性喜談論，娓娓不倦。著作時，每日正午始起，閱信報後，下午三四點鐘時，即起工作，直至上午四點鐘始寢，因夜中較靜，無人擾亂的緣故。

先生信教篤，且愛文學，所以新舊約及 Faust ，未嘗一日離側。

先生生平的大略如此，想知道詳細的人，可閱先生幼妹梅當阿爾瑪赫定 (Melle Alma Hedin)所著底吾兄斯文(Mein Bruder Sven)。至于此次鉅大的旅行後，又當有重大的貢献，這些敘述，止好俟諸異日了。

民國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註一　岐按：赫定博士此次旅行所經之吐伯特北部，由其書之附圖與我國地圖對照，知實爲青海，非西藏也。西人因青海本爲藏族錯據地，故常稱之爲吐伯特。

註二　岐按：此書已由鄙人撮要譯出，即本雜誌所載之斯文赫定穿行亞洲記是也。

本會出版書籍之一

馬哥孛羅遊記導言

張星烺譯補　平裝一册　定價貳圓

馬哥孛羅遊記，久爲士林所知。是書西人詮釋者，下下十餘種，然最完善者，當推亨利玉爾氏注本。本會會員張亮塵教授，邃於史地之學，以是書之我國舊譯本稍欠完善也，爰取玉爾氏注本，於授課之暇，從事迻譯；積時數稔，始克告成。本書導言，考證精詳，於馬哥孛羅之歷史及其著述之源流，提要鈎玄，包舉靡遺。譯者又自爲中國史上之馬哥孛羅及元代西北三藩略記二篇，補註於後；博大精深，遠勝原作。前於民十二夏曾分期刊於地學雜誌。茲特搜集各篇，印成專書。國人之治史地及留心掌故者，允當人手一編也。

白眉初著各種圖書一覽表

書名	價目	備考
民國地誌總論之部	二厚册五元	人文地文記載詳盡
京直綏察熱誌	二元五角	凡地文人文教育實業水利路政財政社會狀況沿革古蹟無不備具
滿洲三省誌	三元	
魯豫晉誌	三元四角	
秦隴羌蜀誌	四元	
鄂湘贛誌	五元	
地文之部	四元	專述中國地文
中國人文地理	二元	專述中國人文
寫眞中國地理教本	八角	簡而意賅爲初中最良教本
地理哲學	一元二角	闡發地理義蘊極有趣味
國都問題	二十枚	闡述南北兩都痛切淋漓
今日之琿春	一角	痛述民九日股佔琿春之慘案
燕趙水利論	一角	說明河北水利義極詳盡
蒙古詳圖	一元	內外蒙古一覽
中華民國省區全圖	一册二元二角	爲學地理者必備之品
國恥地圖	一幅四角	係中國全圖上插入國恥一點而得
國民明恥中華民國快覽圖	明春出版	集圖誌之大成
建國方略地圖	計畫中	
中國分省教授掛圖	計畫中	

總發行所　北平宣內南闊市口回回營三號電話西局二二五七

東荒民俗聞見瑣錄

[illegible]

僕於民國八年，因經濟迫脅，就事關外，背離鄉井，屈指已十年矣。在此十年中，居依蘭者一年餘，居延吉者一年餘，居寧安者一年餘，居璦琿者五年餘。旅中每有暇晷，輒向鄉老及賈人訪詢東荒土族情況，以破岑寂。今歲中俄絕交，邊警頻傳，僕時適居黑河，危險尤甚；於是決意旋里，藉釋鄉思。途經北平，晤中學同學聶君，暢述一切，迨談及東荒土族習俗，聶君堅囑爲文述之，以充地學雜誌篇幅。僕本不文，又乘于役僻壤之區，十更寒暑，益拙於執筆。惟盛意難却，聊將所見所聞者，拉雜敘之，罣一漏萬，知所難免，海內宏達，幸教正之。

東荒土族，種落甚繁：居於烏蘇里江沿岸及松花江下游者有黑斤人，赫哲人，奇里人等，統稱瓦爾喀人；居於嫩江附近者有達瑚爾人；居於黑龍江上游者有鄂倫春人，索倫人，畢雅爾人，畢拉爾人；居於黑龍江下游者有費雅喀人，（亦有鄂倫春人），居於庫頁島者有蝦夷人。以上諸族，除蝦夷外，皆屬東胡族。關於我國吉黑兩省之土族，國內學者，談有頗多，故不再爲詳贅。茲篇所述，多偏重居於俄境者，爲眉目清楚計，特分區略敘之。

一，黑龍江上游之土族——自精奇里河以西

黑龍江上游土族，人數本不甚多，居於俄境者尤少。其人大部可分二族，曰鄂倫春人，曰

索倫人。惟索倫乃我國人對其七族之汎稱，實則其中尚包有達瑚爾人，鄂雅爾人，及畢拉爾人。索倫人與鄂倫春人最大區別，厥爲其所使用之牲畜；鄂倫春人使四不像子（馴鹿之俗稱），索倫人則使馬。滿語「鄂倫」即四不像子之意，鄂倫春者，乃「養四不像子者」之意也。索倫爲「射者」之意。其馬體格較小，但強健耐勞苦，過於內地之馬。鄂倫春人居索倫人之西，據故老言，此族原居他處，百年前始來今地；索倫人爲其所迫，東遷避之，現多居精奇里河流域、布里雅山附近草原，爲其盤據之所。

鄂倫春人及索倫人，皆不甚魁梧，四肢亦不粗壯，面部平，兩頰寬，鼻大，唇薄、口不甚大，眼小眉細，似欲睡者。男子衣外套，下及膝，用毛皮或革皮做成，土名「古拉瑪」。外套之內，仍有大袍，用由俄人易來之棉布或毛織品製成，土名「薩木薩」。外套之外，腰間圍以皮革製成之帶或馬鬃鹿毛織成之帶。帶上懸各種零星什物，如刀子，耳挖，烟荷包，火石，火鐮，烟管，錢袋……等物。現時火柴雖已輸入，然依古法取火者，仍大有人在也。其靴長及腿肚中部，由踝至大腿中部，用布製或皮製之蔽膝掩覆，所以禦祁寒者。有時不着靴，僅用鹿皮纏脚。帽之原料，大半皆鳳毛毹。拇指上有「搬指」，用以引弓；近日弓矢雖因火器輸入，漸形廢棄，然「搬指」則仍未廢除，僅漸少而已。婦女衣服與男子無大差別，惟外套及大衣皆較男子爲長，且稍華麗。衣帶上所懸什物，一如男子，惟有二種，爲婦人之標

誌者，即針線是也。男子編髮者尚不少，女子髮皆上挽，結髻於頂。婦人之帽[illegible]質料形式，幾同男帽。至未婚女子之帽，皆繞以帶，上綴小珠及銅錫飾品，以資分別。婦女裝飾物亦有手鐲，指環，耳環，等物，但多係銅製者。

鄂倫春人及索倫人皆爲漁獵兼畜牧民族，居處無定所：春夏則居水旁捕魚；秋冬則入山林射獵。當遷徙時，用四不像子或馬以負用具。鄂倫春人家畜中除馴鹿外，僅有犬，無牛羊雞鴨等物。其居處皆爲穹廬，用約四十尺，用二十餘小柱豎土中，圍成圓形，高約十尺。柱外敷以樺皮，四不像子皮，或鹿皮等。前面有門，頂有孔，以通氣泄烟。冬日門懸皮簾，帳內燃火取暖。地敷毛席，原料爲四不像子毛，或鹿毛，或他種獸毛。帳之中央爲爐灶，亦有小鐵鍋，係用皮貨等物易來者。亦有木牀，如長橙，上覆皮蔿。正對門口，有賓座，專爲客人所設，婦人永不許坐其上。客來時，主人肅客入座，獻烟茶，頗有禮貌。帳前隙地，爲晾魚肉之用，距帳不遠，有儲存室，專儲食物，無人看守，然少有竊盜。

黑龍江及其支流，魚類甚夥，春夏兩季，捕之甚易多得。魚有鰉鯇鰱鯉之屬，大者每隻常至三十斤。土人捕魚，半作食品，半以向華俄人易米糧雜物。其捕魚方法，對大者用魚叉，小者則用鈎網。捕魚者當天氣清朗時，一人立河干石上，探視魚之來往；餘數人操小樺船，執魚叉，靜候河中。當大魚來時，石上人即作手勢，船中人於是向其所指之處駛行，見魚後

用叉刺之。其叉魚之術，靈妙準確，雖不敢云百發百中，然落空時則頗不多覯也。鈎網係用長數百尺大索，由河此岸引至彼岸，橫亘河中，索上每隔二尺即繫一鈎，尖端銳利，上繫浮子，魚觸之即不易脫。守者視浮子動，駕船取之。惟所得皆較小之魚，若遇大魚，時將全索扯動，不易收拾。

俄境野獸頗多，沿黑龍江麋鹿尤夥。每當冬季，鄂倫春人及索倫人即入山射獵。所得有松鼠，貂鼠，紫貂，野猪，麋鹿，馴鹿，水獺，玄狐，虎，豹，熊，狼，狸，貓之屬；而以松鼠爲多，善獵者每季可得千頭，平均亦不下五百。紫貂，水獺等不多。狼雖不少，然其性狡，不易獵也。二族之人。射擊皆準，而索倫騎術尤精，雖婦人亦能上馬馳逐。獵時用火槍及弓箭，挾長矛，以刺猛獸。索倫人善箭最馳名，射必中，中必死，故行旅皆畏之。

俄境之鄂倫春人，名義上雖信基督教，實則智識簡陋，仍未脫其崇拜自然之習俗，迷信薩滿教特甚。薩滿教近中國巫術，神像用木製或皮製，殊樸拙。男女身上多佩獸牙獸骨，以避邪祟。人病即雕木或獸骨象其病之部份：如病腿即削爲腿狀懸之，胸病則削木爲心狀懸之。人死亦行土葬，在墳上常罩以用木雕刻之屋頂，以爲死者靈魂居室。

在此二族中，婦女地位甚低，。女子結婚，常在春期以前。女子工作頗重，除操持家政外，如支搭帳幕，裝卸貨物，收拾皮革，織樺皮席等瑣事皆由女子執行，男子不理也。

在鄂倫春人西北，有部族曰齊洛諾，言語風俗與鄂倫春大同小異，亦東胡[illegible]塔者言，其族分一年為冬夏兩季，每季六月：冬季約始於陽曆九月，止於二月，夏季始於三月，終於八月。其每季每月工作略有不同。當夏季第一月，其地冰雪尚未銷融，土人時携槍帶狗外出作小規模之圍獵，擊麋鹿馴鹿以為食品。夏季第二月，氷始漸解，河水因積雪融化，亦漸漲大。土人至此時則往河中捕魚。第三月，枯草倒折，青草漸生，獸類既不易射擊，而魚亦不多，是為最劣之月。第四月，為獵鹿取茸之時，皮肉留為自用，而將鹿茸與華人交易烟茶鹽米乳油鉛粉等物：一月所獲，有時能換得半年用器，故一年中以第四月為最佳。第五月，為捕魚之期，所獲甚多。魚之大者，切條晾乾，一部自食，一部易物。沿湖泊河濱，時有麋鹿；其人於捕魚之外，兼擊麋鹿。第六月，為野禽育雛毹毛之時，故捕鳥較為容易。禽類有鷺鷥鷗隼雉鶩鳧雁之屬。土人每於夜間潛至鳥之宿處轟擊之，所得甚多。其肉可食，其羽毛又可易烟茶指環耳環手鐲珠飾等物。

以上為齊洛查族夏季六個月中之工作。黑龍江在北緯四十八度與五十四度之間，地位偏北，氣候易寒，齊洛查人在江之北，故氣候更冷。其冬季第一月（約當陽曆九月），樹葉即落。此月之初，每在清晨，牡鹿輒呦呦而鳴，牝鹿和之。土人削木為角，效牝鹿聲以引牡鹿，俟其走近乃刺殺之。此術鄂倫春人及索倫人均能之。冬令天雪初降，麋跡宛然，循其足印，

即可有所得。故每冬季，土人肉食甚足。但如所獲不多時，則不得不用植物子實如松仁等雜以鹿乳肉乾等物充饑。在冬季第一月之末及第二月初旬，魚類多上溯產卵，土人乘機網捕，多有所獲。在各種食物預備稍齊時，土人遂入林中獵獸，或設阱，或用弓矢，或用刀矛，現時亦多有用火槍者。其所獵者與索倫人及鄂倫春人同。至第四月，是爲貢期，至俄國官廳完納，餘者送至市場交易。此後兩個月中，土人仍繼續其狩獵生活焉。

自阿爾巴金（即雅克薩）以西，直至布里雅河，沿黑龍江北岸尙有達斡爾人。其體格較鄂倫春人稍爲高壯。面圓，頰不甚寬，眉斜竪，髮不黑。衣飾彷彿華人；男衣布袍，袴寬博，以帶緊袴之兩口。袍束以帶，上懸刀，筯，火種，烟具。其人不論男女皆嗜烟，兒童多能吸食。男子辮髮，女子髮上挽，結髻於頂，約以首飾。喜簪花，耳環指環鐲釧之屬皆有。衣與男子相似，惟袖稍短。嬰兒束背上負之。未婚女子之衣飾與其母無多差別。此族大體皆有定居，居處院宇作方形，圍以柴籬。房架用木，牆用泥坊，頂覆柴草。室內一家聚居，有時豬狗雞牛亦與人同居，污穢特甚。有窗，冬糊以紙，塗油以透光；夏則用草簾，可捲放。爐灶多在門內之左，緊依牆壁。傢具有橙櫃筐籃匣鍋等物。客來，主婦取菸屑置斗中，自向火吸之，俟其已燃，奉之於客。土俗雖稍有耕植者，然大多數仍事漁獵，其方法及所得者與鄂倫春人及索倫人同，射擊之術亦頗精（在毗境者事耕種者頗多）。信薩滿教，亦有名義上信基

督教者（在華境者亦間信佛），然不多也。

二　黑龍江中游及烏蘇里江流域

自結奇里河以東至黑龍烏蘇里兩江會流處，吾姑稱之曰黑龍江中游。其地土民與沿烏蘇里江者，種落雖有黑斤，赫哲，奇里之分，然其習俗容貌則實無大差別，故混而述之。

諸族人之體格較鄂倫春人稍壯，其面部額骨突出，眼小而斜，口大唇厚，眉鬚髮黑，與鄂倫春人稍異。薙髮者不多，故華人呼之為長毛子。男女尚有黥面風俗，額部作四點如藍蠻花狀。男子衣料多為魚皮，故華人又稱之曰魚皮韃子。實則冬日亦服狗皮也。魚皮多服之於夏日，以其能防雨也。魚皮多係取之於鮭魚，剝皮之技甚巧。剝下後，用木槌擊落其鱗，使之柔軟，然後方能使用，衣外腰間圍以皮帶，帶上懸日用品：有刀鞘，小刀，烟具，火鐮，骨針，火絨，小磨刀石等物。冬日穿套褲，料為鹿皮或海狗皮、夏日或家居無事時，則赤足不著靴鞋。靴鞋有毛製品及草製品，亦有穿布鞋者。腿上常護以樺皮。帽之原料為樺皮，草，及毛製品；冬日則戴皮帽，式樣甚多。冬日衣服少用魚皮，多用狗皮四不像子皮及他獸之皮。穿時毛向外，望之宛然我國繡像小說中之蠻夷酋長像，是知荒唐書中並非完全意造之荒唐言也。

婦女衣服，不論其為魚皮棉布，皆較華美，上鑲絲邊介殼等物，紅綠相間，如我國廟會時

之村婦。衣上時挂一二神像，以避邪祟。裝飾品有耳環指環手鐲之屬，又有戴環於鼻上者，則實奇觀也。

其人習俗與季候職業而異，最重要工作，厥爲捕魚。魚，不僅其肉爲人犬食品，其皮爲衣料來源，其油又可爲點燈之用。土民夏日有時亦入山林射獵，但僅爲食肉，不爲取其皮毛。其皮毛有價値者，多留待冬日獵取。彼等並不似游牧民族之逐水草而居，然亦有時因打獵捕魚而離家多日。夏日居處建築原料多爲樺皮，草莖，樹枝等，形式或圓或方。屋之前爲打魚器具及籃斧俎案之類。

彼等有樺皮船，有柏木船，船上亦有支帆者。駛時藉槳櫓，彩飾頗美觀。逆水行時，常以犬在岸上前引。漁具有魚叉魚鈎及各種之網。魚叉與鄂倫春人所用者不同，長約五尺，尖端有三歧，歧上有迴刺，故以之刺魚，魚無能脫者。又有用鈎釣魚者，餌食多用鼠尾。其鐵匠作魚鈎頗精巧，又能作鈚頭箭鏃，方法與我國內地鐵匠相似。網係用麻織成，冬季冰封雪積，婦女輕閑時，即爲織網工作，以備來年之用。以網捕魚之術頗多，其得魚最多之法，則爲將網橫張於河之狹處，數人守之，另有數人由距網遠處大聲驅魚，且喊且進，俟相當距離，然後將網之一端，引至彼岸，如是，所得頗爲不少。又有一法係黑斤人所用。每當秋季，魚多下走入海，於是擇河之狹處，用柴木密峙水中，留多許大孔爲魚通路。使人守孔，俟魚過

即捉之，故所得亦甚多。魚出水後，剝其皮，放肉於烟上，灼之稍乾，再置陽去其刺。曝時，爲防鳥來竊食，常於其旁鎖鷹以護之。

土族冬日村落與達瑚爾人大致相同。屋成方形，全家皆居一室中。牆爲泥污者，頂用樺皮，上壓大石木棍村物，以防爲風吹去。有窗三或二，冬糊紙，夏用草簾，可捲可放，亦同達瑚爾人。屋內地上掘一穴，穴中熾火，爲取煖及熱酒之用。什物皆懸樑上，衣服置櫥中。牆之一部留爲敬神之用，供品爲彩布，馬鬃，魚肉，熊肉等物。亦有偶像，惟頗粗劣。黑斤人及赫哲人屋前，多有大方柱矗立，頂爲人頭形，有目有口，兩面皆刻人頭像及他動物像。柱之兩旁，有二小柱，作人頭形。小柱之旁又有二較高之柱，一頂爲鳥形，一頂爲獸形。是稱迷信，殊爲特異，在其附近他族則無此種現象。二族人皆養犬，非徒用之守夜助獵，亦常用之拖船拽橇，而其皮又爲冬衣主要原料也。

其俗畏熊虎，稱虎爲「瑪法」，稱熊爲「黑瑪法」。「瑪法」者，中語「老爺」之意。獵熊分死致生擒二法。如不欲生擒，獵者瞰林中有熊，即大聲呼喊以驚之。熊見人，即來撲；人以矛尖向之，撲則洞胸而死。若欲生擒，則人數必多。其法以十人或十餘人，携繩索口箍鐵練，入林中，見熊在，則躡足自其後而往，抵其前如熊不覺，則出一人聳身騎熊背上，手執其雙耳，一人急以繩繫其頸，一人急以箍套其口，然以以鐵練繫其腿，數人牽策之，還抵居處，置

之村外籠中。籠，係以堅厚木板竪土中而成，一面有門，可放熊入。其上常懸薩滿在葬禮時所御頭巾，蓋一種迷信思想之表現。熊入籠，即卸去其「刑具」，可自由起臥，飼以魚肉。過大令節，合村殺而食之，而將熊之頭骨顎耳朵等懸之樹上，謂能防鬼魅，而食熊肉者，皆信能增人之膽力。但熊之狡者，常在籠中用爪掘土，俟木板傾欹，乘隙逃去。其生擒之法，往往傷人而無所得，故頗危險也。至若虎，土人畏懼之甚於畏熊。談話時不敢談虎字，談則色變，一若大禍之將臨者。我國有「談虎色變」之言，不圖於東荒土族中得實證也。其人常用木作虎像，置之大樹前或懸之衣襟，謂可防虎厄。如有人巧殺一虎，則視爲莫大之榮耀，必將死虎，懸之屋壁，家人以次瞻視，向之致禮，蓋視爲神獸也（按：熱河等地，牧者常稱狼爲山神之狗，虎爲山神之貓，而小說中，星宿亦有白虎黑虎之稱，是內地人亦未常不信虎狼爲神獸也）。俗更畏豹，不敢捕之。

黑龍江及烏蘇里江沿岸，人烟稀少，林木茂密，獸類既多，禽類亦夥，且多猛鷙者，土人常獵之，食其肉，取其羽爲矢翎，且有時售之俄人華人或日本人。黑斤及赫哲人好養猪，飼料亦爲魚類。獵時仍多用弓矢長矛，亦間有用火槍者。黑斤人拏矢放射極準。

土俗崇拜自然，信神鬼有善惡之別，敬神須用薩滿以達虔誠。家中供奉神像用木製，有時衣之以皮。身上帶有熊虎蛙蛇等像，以作符籙。出外另携二種神像，謂能默佑旅中平安。每

山頂皆有神像，祭以米肉之類。薩滿之職爲請善神以逐凶鬼。如有犯病者，請薩滿來作法，焚香擊鼓，呼鬼名令之離開。有時薩滿不直接發言，而喝所携之偶像，使之向祟病者之鬼傳達意旨。病人如係頭痛，薩滿常以給蛇蛙等形之皮條繫患者頭上以禳解，是何意義，殊不易索解也。

俗對死者，亦頗盡禮。人死，家屬將其屍置棺中，棺外建小房以覆之，製作甚巧。薩滿之墓，尤爲精美，饒有藝術價值。驟視之，吾人必不信其爲草昧無知民族之作品也。墓前陳魚網弓矢刀矛之屬，以俗死者冥中使用，更按時上祭，以饗亡者。時作木偶像死者，塗油於面，謂爲亡者靈魂所寄託。其貧者則時將棺木繫之樹上，所以防野獸之竊食也。

其俗，女子地位雖不高，然不受男子壓迫。子女婚姻皆父母主持，男至十八女至十五即舉行婚禮。亦有聘金，然不昔。多妻制不盛行，然有兄弟死則妻兄弟之妻者，實陋俗也。其人甚馴順忠誠，敬老愛幼，母乳子女，時至四五歲。無他種娛樂，惟好摔跤耳。

三　黑江龍下游及庫頁島上土人

自烏蘇里江與黑龍江會流處起，至黑龍江（混同江）入海處止，吾稱之爲黑龍江下游。此地居民多费雅喀族，亦有黑斤赫哲鄂倫春等族，然甚少也。庫頁島上，北多费雅喀族，中有鄂倫春人，南爲蝦夷人。茲請先言费雅喀。

毀雅喀人內部又分數部，但習俗皆無分別，即與黑斤人之差異亦不甚也。其人眼小，眉濃，鬚髯多，不薙髮，僅束之爲辮或髻。衣飾與黑斤人亦同，靴多爲海狗皮所製，少有用魚皮者。居處有木室。室分二部：一爲客房，一爲居住。臥室中央爲爐灶，屋頂有孔以洩烟。豢犬甚多，以供役使。兵器有刀矛弓矢，近漸用火槍。主要食品爲魚，輔以鯨油菜蔬，不甚意耕種。米粱多係自華俄人易來。就食時，位高年老者居中，以次排列，不得紊亂，在黑龍江附近居者，善貿易，而居於庫頁島上者則嗜刼掠。族人皆好爭，每因細故而致兇殺，互相報復，數世不已，亦惡俗也。其中有一部份爲一妻多夫制，故女子地位頗高，男子有時必須能繼納，始克膺選爲夫。俗信薩滿教，有木偶，較黑斤人尤爲誠篤。禁忌頗多，無論何人，皆不許攜火自屋中出，即吸烟亦須吸畢而許出外。彼等以爲：如有人攜火自其居室出，則必不順利；釣魚打獵皆不能有所獲，甚至親屬將有死亡。皆懼虎，謂爲惡鬼化身，人有被虎害者，葬時不舉行儀式，即舉行亦無人敢參加也。人死，將屍置架之焚之，作小木房以貯骸灰。死者所愛之犬，在行葬禮前飼之使肥，葬時於墓前殺之。謂設無犬保護，則其人之靈魂即不得升天。葬後，按時以烟魚等物祭掃，二年始已。居室中皆有神像，爲爇祀之。每年至少祭海神一次，祭品則爲海狗肉及魚肉云。

庫頁島上鄂倫春人甚少，多居於島之中部及東岸，因與其大陸本族隔離年久，故習俗稍有

不同。其人不薙髮，或編辮或任披散下垂。婦女挽髻，知沐浴，故較他諸族爲潔，耳戴大環，男子耳亦有環，但較小而已。衣爲魚皮或海狗皮，袴爲兜皮。衣料有時用布，非自織者，皆係與日本人及俄人交易而得者。無一定居處，居室爲窖處。家畜以四不像子爲主，最富者所養，亦無過二十隻者。四不像功用甚大：皮可爲衣料，肉可食，可用之負載，可用之拖撬。夏日，多居平原，或打魚，或牧畜；冬日則移居山中。其人性兇野不馴，惟部中殺人者即將兇犯家產全部與被害家屬。死人亦有棺木盛殮，但不埋葬，放之荒野，即爲畢事。主要食品爲魚類菜蔬。兵器尙多用刀槍弓矢，少用火器者。

蝦夷人多居庫頁島南部，與日本北海道之蝦夷人同種。其容貌言語與以上所言諸族皆不一致。體格不甚魁梧，惟頗堅壯。頭大，面闊，頰寬，鼻短，口耳皆不大，眼不小，有藍睛者，毛髮多，幾同獸人，故俄人稱之爲毛人。其主要食品爲魚。得魚，捨其首尾，用烟火將魚燻乾，食時蘸以鯨油。兵器爲戈矛弓矢，矢有毒，惟不烈。每以魚油魚乾魚皮等與日人及俄人貿易。其俗惡寡婦孤兒怨女曠夫，常貨之遠方，昔日中國吉黑官吏，時有買此種人爲奴者。人死，將腑臟取出，置屍於空曠之地，一月或數十日，屍乾，乃置之於小木室中以葬焉。

四 總結

近年以來，俄國極力經營東方，沿黑龍烏蘇里二江既有鐵路之敷設，而黑龍江下游又使人

開發不遺餘力，行見土人不被同化，即將滅種矣。庫頁遠居海中，產魚甚富，北部南部，俄日漁戶，年有增加，土人生計，更將困苦，弱小民族，恐終無生存之望也。

民國十八年十月杪

中華民國政治史上下二冊

1著作者——賈逸君
2出版者——北平和平門外文化學社
3定價——每冊一元六角
4內容——全書約四十萬言，敘事自辛亥革命起，至編造實施訓政止，全書搜集文兩電報甚多，記事極詳，且於縱的敘述外，復爲橫的敘述，故合之則爲一部整個的政治史，分之則爲各省政治史。可供大學校現代史之參考資料。

中華婦女纏足考

1著作者——賈逸君
2出版者——北平文化學社
3定價——二角
4內容——詳述吾國婦女纏足之原因，起源，以及歷代纏足之概況。末有附錄兩篇，全書共約兩萬餘言。初版印行兩千冊，早已風行海內，茲已訂正再版。

地盤升降之研究

亦之

八　地盤升降之將來

（一）導言

葛洪神仙傳有云：「麻姑謂王方平曰：『接世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豈將復爲陵乎？』」這段記載，雖含有神話意味，而滄海桑田，却是我國一般人認爲可能的事實。蓋地表上的現象，不是永久固定的，是常常有變遷的。古代的山岳，現今變成了大海；現在的大海，將來或成陸地；地球自生成以來，這種運動，至今未止。英人葛流(Grew)曾說：「世人均知撒哈拉(Sahara)爲沙漠，但罕知其從前曾爲海洋。非洲古代本爲海島，其中湖沼多與大洋相通，歷經地盤下降與上昇，方成爲現在的非洲」。葛拉普博士(Dr. A. W. Grabau)也曾說過：『古生代(Palaeozoic Era)水陸分布，與現在大不相同；現在大陸的地方，古生代未必即是大陸，現在海洋的地方，古生代未必即是海洋』。觀此可知因地盤的昇降運動，發生了極大的變遷。那麼，這種變遷對於人生的關係如何？運動的原理安在？昇降的將來怎樣？我們不能不視爲重要的問題，承認他有研究之必要。所以作者忘其謭陋，就拿這個題目來獻醜，惟是標題很大，而學識太小，罣漏謬誤地方，很希望讀者賜給誠懇的批評和指教！

(二) 昇降的界說

地盤的上昇(Upheaval or Elevation)與土地的堆積(Accumulation)，地盤的下降(Subsidence or Depression)與土地的浸蝕(Erosion)，很容易相混；其實上昇與堆積，下降與浸蝕，都彼此大不相同，不可以不辨。

堆積是礫石，或土壤，受風力，水力，或動物的搬動作用而集聚之謂。如庫里舍尼校(Kurischenhrung)(在德國北岸)之教堂，於一八三九年爲沙土所埋沒；又如新民(遼寧)附近六河溝之房屋，亦多埋入沙中。均可說是風力的堆積。西班牙南岸之直布羅陀岩(Rock of Gibralter)因波浪和海流的沖合，與本陸相連接，可說是水力的堆積。草地一英畝(acre)，蚯蚓每年能於地表積土十噸，而熱帶的白蟻所壘之土壁，有時高至六十呎，可說是動物的堆積。總之，堆積是地表增加高度，不是地盤增加高度；是一種外力作用，不是內力的作用。至於地盤的上昇，則是地盤的本身上昇，並不是外邊物質堆積；增加地表的高度，可說是內力的作用，並非外力作用。譬如亞洲在始新紀(Palaocene Period)的起首，有一條台司海(Zethys)橫亘小亞細亞，印度北部，緬甸，以入於印度洋。及至後新紀(peliocene Period)的時候，不但海水乾涸，而二萬九千尺，高冠天下之喜馬拉雅山且出現於此間。他如北美南美歐亞諸大陸，阿爾卑斯(Alps Mt.)，利夫(Rif Mt.)在摩洛哥境)，比利牛斯(Pyrences)諸山脈，也都是成於地盤上昇

的結果，並非由堆積作用壘成的。

浸蝕是土地，受風力或水力的剝蝕，而地表發見削磨之謂。例如荷蘭之南海 (Zuider Zee)，在羅馬時代，除一小部爲夫利佛湖 (Flevo L.) 外，餘概爲陸地。至一二八二年時，刮了一次西北大風，海浸入內地，陸地漸被低削，湖海遂溝通，而成今狀。撒哈拉沙漠受風力的穿鑿，造成的 Shatt ，也多半在海面以下，這可說是風力的浸蝕。英倫三島古時本與歐洲大陸相連，其後北方和南方的海水，漸漸夾浸兩旁的海岸，結果遂使海水溝通，成爲大海，英倫遂分離大陸而爲獨立之海島。次如美洲芬地海(Fundy)之海水，蝕浸海岸亦甚猛烈，將來該處陸地，當有同樣之沈沒出見。凡此均可說是水力的浸蝕。總之，浸蝕是地表削減其高度，不是沈降其高度。是外力作用，不是內力作用。至於地盤的下降，是地盤的本身下沈，不是浸蝕作用的削磨；是內力的作用，不是外力作用。例如日本加賀之安宅，昔在陸地，後因地盤下降，遂沒入距岸半里以上之海底。我國北京盆地，古時本與南口一帶之山脈同高，因地盤下降，亦成低窪盆地。此外大西洋，古爲大西洲 (Atlantic)，印度洋古爲來慕里洲 (Lemuria)；即今日一碧無垠之太平洋，古昔亦曾爲陸爲洲。此種廣漠大陸之沈沒，不能以風力水力之浸蝕作用解釋的，其出於地盤之下降更無疑義。

由上兩段的解釋，可知上昇與堆積，下降與浸蝕的不同；按照它們的比較，就可以知道

昇降的界說。

(三) 地盤昇降之種類

地盤昇降的分類法，約有三種：(一)時間的分類法—縱的分類法—(二)空間的分類法—橫的分類法—(三)性質的分類法。茲表列如下，並逐次說明之於后：

昇降之種類
- 一，時間分類
  - 古代昇降
  - 今代昇降
- 二，空間分類
  - 活昇降
  - 息昇降
- 三，性質分類
  - 緩慢昇降
  - 急激昇降
  - 交番昇降

古代昇降，是地盤在古代的昇降變遷。例如中國在太古代 (Archaeozoic Era)，完全是陸地，及至寒武 (Cambrian Period) 與陶 (Ordvicion Period) 兩紀，地盤就完全下沈；除奉天及淮河流域幾小部分外，中國地面幾全部沈沒海底。及到志留紀(Siluriau Perio:)的時代，中國北部及東南部又復漸漸上昇成陸。此外如白堊紀之末期 (Lower Cretaccous)，歐洲大陸尚是一片海洋；近生

代之第三紀，大西洋尚是大西洲。及今則大海成陸，大陸成洋。凡此皆地盤古代之昇降變遷。

今世昇降，是指地盤在現在之昇降的活動說的。例如我國地盤，北方海岸逐漸上昇，南方海岸逐漸下沈；日本則太平洋沿岸日見隆起，日本海濱逐漸陷沒。凡此皆地盤之現在的昇降變遷。

活昇降，是地盤的昇降運動，現今仍呈活動的現象。據德國地質學家蘇思氏（Suess）之推測，謂格林蘭島（Greenland）爲大西洲遺留之片土；而此島今日除西北岸小部上昇以外，大部仍在繼續沈沒之中。故格林蘭之地盤，可謂之活昇降。那威瑞典等國之海岸，有粘附介殼之懸崖，足證此處地盤曾經上昇，而今日仍繼續其向上之活動，故亦屬此類。

息昇降，是地盤的昇降運動，古代雖曾發現過，現在已停息其活動了。但他們的停息，據地史上的觀察，是暫時的，將來或者還要動作。故不得謂之死昇降。例如現在澳洲的西岸，南美的東岸，及北美的北岸，皆是古代曾經昇降之地；可是到了現在，昇降已暫時息止了。

緩慢昇降，是地盤之昇降運動，經長久歲月而始顯著之謂。此種昇降不易見於大陸內部。多發見於海濱有汀線（Bench Line）的地方。例如中國在太古代尚完全是陸地，到了元古代（P

roteroxoic Era）而河北的地盤遂沈沒於海。故有人說太行山脈是在當時渤海之濱的。觀此可知河北地盤之昇降變遷，實經歷地質上一個時代始成的。至於地質上這個時代有多長？雖說沒有一定核算的標準，要非區區千百年可以包括住，這是無可懷疑的。

急激昇降，是地盤的短暫時間，發見昇降之謂。此種昇降內陸與海岸均所常見。如義大利之帕馬羅拉島（Palmarola），於七十年間上昇六十米；日本陸前追波灣之南岸，每年有三尺陸地之沈沒。凡此皆為急急激之昇降。惟此種昇降。多源於地震之發生。如一八一九年印度地震有六里四方之土地下沈為海。一八三五年智利之大地震，地盤自二呎起至十呎。一九〇六年美國舊金山之地震，地裂長至三百英里，斷層深至二十呎。此外如南口斷層之隆起，及北京地盤之下降，皆由於地震的關係，因有地震遂呈急激的昇降。

交番昇降，是一處地盤歷若干時下降、又歷若干時上昇之謂。這種昇降，在急激昇降緩慢昇降中，都以可看見。若按地史上考察，地面水陸，什九經過這層階級的。例如中國在太古代是大陸，寒武紀成海洋，志留紀又復上昇成陸。又如現在的英倫各部，據葛流（Grew）由地質上的考察，說它「古代必曾高出海面，但也必曾深沒海底」。這都是交番昇降的例證。但這種昇降的區域太大，昇降的部分或年代，也未必十分整齊。不過可說某國大部是某時上昇的，或某地某時是下降的，總不能指出一個明瞭可信的概念。所以交番昇降，最切合的例

徵，還是由小地域的觀測。例如意大利那波里(Naples)灣附近波則里(Pozzuoli)之綏剌皮斯(Sa-lapis)大廟，於一二三五年時，其故墟猶在海面以上；一七四九年則埋沒海底堆積物之中，最深的達十二呎。自十二呎向上至九英尺間，小孔很多，間含介殼，顯係海生螺貝穿鑿之遺痕。觀此可知該廟所在的陸地，必於一二三五至一七四九年間，下沈至二十一英尺；後來又上昇九尺，遂得見其下降之遺痕。至今該地又有沈降的傾向。交番昇降，此爲最著，此外瑞典希臘德意志也都有交番昇降的例證。

(四) 地盤昇降之特徵

(A)上昇之特徵

1海岸之段坵 (Coastal Terraces)　海岸土砂，因風浪的吹積，生於淺海之底；又因海浪的冲刷，成爲段階；貝類等海棲動物，往往夾雜於其中，若此段階，離海至陸，即是陸地上昇之徵。例如那威古巴等上昇海岸，均有此等現象，而那威之段坵，有上段九十二尺，下段四十六尺的，尤爲顯然易見。

2穿孔貝 (Boring Shells) 之跡　貝類穿鑿的孔穴，往往存於海拔高處，可爲該地隆起之証。達爾文氏在南美海濱高一千三百米處，發見了海生動物的遺跡；喜馬拉雅山也有穿孔貝的遺痕，均是陸地上昇最高之特徵。

3 海岸懸崖(Sea cliffs)　海岸岩石，受風浪的破壞作用，而造成懸崖。及海岸之上昇，則其遺痕必高出海面。此等懸崖多見於斯干的那維亞(Scandinavia)半島的沿岸。

4 汀線(Beach Line)　汀線是海水侵蝕海岸所成線狀之痕。此線若高出水面，即是海岸上昇之徵。荷蘭比利時法蘭西及加利佛尼亞諸海岸，均有此等現象。但汀線痕之高出水表，亦非必由於陸地的上昇；也有是因爲海底下沈，或海水減量而變遷的。

5 港灣近陸的海底，逐年水淺，不能以土砂沈積之說解釋的，常是陸地上昇之徵。如渤海昔深今淺，即其一例。

6 高出水面的海岸有貝類及珊瑚層之遺跡，常是陸地上昇之徵。現今那威海岸的懸崖，有許多貝類介殼之遺跡；冲繩諸島海岸高處；也有珊瑚的死殼，可爲該兩地上昇之證。

7 河口三角洲發達非常的迅速，爲陸地上昇之徵。

8 川流到了海濱，翻起數丈的瀧，而注於海，爲陸地上昇之徵。

9 海底暗礁變成顯礁，或河洲聳出水面，均爲陸地上昇之徵。

10 由口碑傳說，古地圖，古地誌等的考據，每可證出陸地的上昇。德國地質學者，曾比較東京的新舊地圖，攷出該地於過去二百八十一年間上昇一尺之鉅。

(B)下降之特徵

1 海水漸進陸地，海濱的道路和建築，漸漸沒入水中，爲陸地下昇之徵。如丹麥，(二)的東端，瑞典，那威的南端，及埃及的沿岸都是這樣。

2 海底林 (Submerged forests) 之發見，爲陸地下沈之徵。今紐金昜 (New Jersey) (美國) 的沿岸，和利物浦 (Liverpool) 附近，遇潮落時，往往看見他們露出水表。

3 海岸附近海底，有沈沒的深溝 (Submerged Valleys)，當爲陸上谿谷下沈之徵。如那威的峽灣口，美國東岸諸河口—哈得遜河 (Hudsou R.) 得拉維亞河 (Deawor R.) 乞撒比克河 (Chesapela R.) 等，其海底都有陸上沈沒的谿谷。而非洲剛果(Congo) 河口的沈溝，竟深至海面以下二千米，尤爲著名。

4 河口不生三角洲，而生開擴漏斗狀之三角江 (Estuary)，爲陸地下沈之徵。如南美的亞馬遜河 (Amazon R.) 和中國的長江錢塘江都有此等現象。

5 海中如有環礁，知由裾礁堡礁沈沒而成。南太平洋的珊瑚礁，大多數是這種現象。

6 火山島的火口，如有一面缺損，海水浸入，當爲陸地下沈之徵。如意大利的伊什亞島 (Ischia) 和印度的聖保羅島 (St. Paul)，都有此例。

7 海面以下有舊汀線存在，爲陸地下沈之徵。但也有因爲海底隆起、或海水漲高而起的。

8 海底有陸棲動物的遺跡，爲陸地下沈之徵。

9 海底漸深，爲陸地下沈之徵。

10 由口碑傳說，古地圖古地誌等的考據，每可證出陸地的下沈。日本陸前追波灣的南岸，據居民的談話，說他每年有三尺海岸的沈沒。

（五） 昇降之實例

（A）上昇之實例

1 亞洲　亞洲地盤上昇的部分，是：——

岡札斯加半島 (Peh. of Kamtchatka) 西伯利亞的北岸（稍偏西），緬甸暹羅和阿拉伯的西岸，黑海裏海小亞細亞的沿岸，中國的東北岸，日本的太平洋沿岸，以及朝鮮庫頁台灣琉球印度和馬來羣島的沿岸。

2 歐洲　歐洲地盤上昇的部分，是：——

斯干的那維亞的大部（除南端），波羅的海的四周，蘇格蘭愛爾蘭的東岸，俄羅斯的北岸，新地盤 (Noyaya Zemlia) 和冰洲 (Iceland) 的全岸。

3 非洲　非洲地盤上昇的部分，是：——

南非洲的東岸，摩洛哥的西北岸，馬達加斯加的西岸。

4大洋洲　大洋洲地盤上昇的部分，是：——

澳大利亞的東南岸，塔斯馬尼亞(Tasmania)和新幾內亞(New Qunea or Papua)的北岸，以及新西蘭(New Zealand)，新希不力兌(New Hebrides)，夏威夷(Hawaii)，沙羅門(Solomon)，薩摩亞(Samoa)，諸羣島的沿岸。

5北美　北美地盤上昇的部分，是：——

哈遜灣(Hudson Bay)，墨西哥灣(Gulf of Mexico)，和紐芬蘭(NewFoundland)拉當拉多(Labrad)的沿岸。格林蘭西岸(偏北)，美國的東岸，安地羣島(Antilles)，加利佛尼亞，中亞美利加的沿岸。

6南美　南美地盤上昇的部分，是：——

智利和烏拉乖(Uruguay)的沿岸：(或云南美東岸，自南緯二十度至拉巴拉他河(Laplata R.)都是上昇之地)。委內瑞拉(Venezuela)和哥倫比亞(Colombia)的北岸。

B下降之實例

1亞洲　亞洲地盤下降的部分，是：——

日本的日本海沿岸，和中國長江以南，到安南的沿岸。

2歐洲　歐洲地盤下降的部分，是：——

地中海沿岸的大部，愛爾蘭英格蘭的西岸，瑞典那威的南岸，西班牙法蘭西德意志荷蘭的沿岸。

3 非洲　非洲地盤下降的部分，是：——

幾內亞灣(Gulf of Guinea)的沿岸，的黎波里(Tripoli)的北岸。和東部非洲的東岸。

4 大洋洲　大洋洲地盤下降的部分，是：——

澳大利亞的東北岸，塔斯馬尼亞的南岸，新西蘭，新基內亞，新加來多尼亞(NewCaiedcnia)向澳洲的海岸，以及瑪紹耳(Marshal)索西特(Society)諸羣島的沿岸。

5 北美　北美地盤下降的部分，是：——

格林蘭西岸的南部，和美國沿大西洋的沿岸。

6 南美　南美地盤下降的部分，是：——

巴西的東岸，祕魯的西岸，圭亞那(Guiana)和巴他俄尼亞(Batagonia)的沿岸。

(六)昇降之原理

世人對於地盤昇降的觀測，向有海動陸動兩說。海動說說是水準的變化；陸動說說是地盤的昇降。十八世紀塞爾修斯(Celsius)氏見瑞典海岸漸次上昇，遂認爲是海水下降，是爲海動說之原始　十九世紀末葉蘇斯氏(Suess)，賓克氏(Penck)，復從而附和之。蘇氏並以海洋的水

準動，歸因於地球自轉的速度。如自轉的速度大，則水以遠心力之故，必多集於赤道的近傍；及速度漸小，則必又趨向兩極。實則地球自轉之速度，有漸次減小的傾向，故水準的變動，久而必顯。賓克氏也說極地久積的冰雪，質量很多，而海水的一部，必爲其所吸引。故冰雪的質量增加，水準必發生變動。且極地冰雪增量，則地之重心必變，亦當影響於海水。自十八世紀以後，水準變動說，曾風行一世；但近世學者，對此多不相信。十九世紀初葉，即遭布呼(Buch)氏陸動說之反對。蓋海動說有許多矛盾之點，試以波羅的海爲例，我們便知道他的錯誤。現今波羅的海的沿岸，瑞典的東岸隆起，德國的北岸下沈。若說是波羅的海海面下沈，則其四周當一致的上昇；若說是波羅的海海面上昇，則其四周當一致下沈；今其四周的昇降，既不一致，則其出於地盤之昇降，當無疑義。且水準變動，於狹小的範圍，當是同一的現象。現今世界的土地昇降，多呈對稱之觀。如中國北部海岸上昇，南部則下降，愛爾蘭東岸上昇，西岸則下降。若謂汀線之變動，由於水準的變化，則殊不可通，故不能不歸因於地盤的昇降。但海動之說，現在還不能說他絕無，不過昇降變遷，當以陸動爲主罷了。至於地盤昇降的理由，約有下列幾種解釋：——

a. 地殼的冷縮　地球的熱度，漸漸放散，地殼的表皮，漸漸收縮，這種作用，至今未止。但是地殼的收縮，各部未必一致；因此地表上就要發生凸凹，好像乾枯橘子上所生的皺紋一

樣。凸凹的狀態，即地盤昇降的結果。

b 岩石的流動　答頓氏 (Dutton) 說過：「平常的地面，都是在比重平衡狀態之下；如地面某地被雨水及河水的浸蝕作用，剝去一部，或被沈澱的作用，堆積一部，則比重必失其平衡；岩石的流動，亦隨之發生，以爲恢復平衡的方法。就是岩石由密度大的地方，流向密度小的地方。當著這種變動發生之時，地面密度大的地方，必生陷落；密度小的地方，必要上昇。一達比重平衡之點，則沈降及上昇的變動，即歸停止。」答氏之說，又可拿一九〇二年盲第群雷 (Mount pelee) 火山爆發之事來證明。這年火山爆發以後，附近的海底下降了數十呎；他的下降，當然不是起於火山所生之地震；乃因地內溶岩流出過多，海底下面，作成空洞，因而塌落之故。這可作爲岩石流動的一個證明。

c 地心的漲力　地內瓦斯的漲力，忍無可忍時，則必向外放散。噴出地表的則爲火山；如力不足，亦可使地盤上舉，或生爲斷層。故美國洗博士 (Dr. T. J. See) 說：「地震的暴動，海濱的上昇，火山的活動，三者同一原因」。而英人葛流更有詳細的解釋，說道：「…………棒球的製造，均勻者很少，不是偏重於此，就是偏重於彼。如他的重量均勻，那末他的重心必與球心相合，而其飛行的途徑，也必平正安穩了。如他的重量不均勻，球的內部必發生伸力，以使其形相少變，而其飛行的途徑，也必彎曲無定了。地球就是極壞的一個棒

球，他的重心不與地心相合，而且他內部的壓力極大，各不平均，（向外壓[illegible]），所以常常變更，伸力就因之而起了。甚麼是他的結果呢？不是地球常常變更其壓力，使之分配不平均嗎？地球於數千百萬年前，卽受此作用、直到現在，未嘗或止。但棒球的外皮，質硝堅硬，非可任意改變；與球皮同一位置的地殼，可就質非強硬，且可讓步。所以內部的伸力漲力的行動，可以傳於地表，所以地內受了分配與改變，地殼亦因之而起變更。此種變動的形狀，或迅速暴烈，或遲緩安徐，數千萬年方告成功。此處漸漸下降，彼處安然上昇。所以地上的海洋，或可變成陸地；從前的陸地，或為將來的海洋。——見氏所著地之造成（The Building of the Earth）一篇，民國八九年間，晨報曾載有此篇譯文。

地盤昇降的原理，據現在的觀察，已大略如此。不過這種研究、現今總是幼稚時代；不敢說將來沒有變遷，或更有詳細的解釋。

（七）昇降與人生

人類是地盤上的寄生物。那麼，地盤有了昇降的變遷，人類當然要受他的影響，所以地盤昇降與人生的關係，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應當研究的問題。玆分五段，述其大要於后：——

1 昇降與人類　世界海洋平均深三六〇〇米，陸地平均高七〇〇米。全球陸地的面積是五四

九〇四〇〇〇方哩　海底的面積是一四二〇〇〇〇〇〇方哩。若將全部陸地剷平，都塡到海裏邊，則地面以上當成爲平均兩三千米深的海洋。那麼，地盤若自來不曾昇降，則地球表面永久繞環着兩三千米的大水亦未可知；如此我們人類能不能發生，還是一個問題。所以有地盤的昇降活動，高出來許多陸地，爲我們人類造出固定生活的舞台，對於人類的功績實在不小。

生降與人口　地盤有一次的昇降，人類必有一回的死滅，即人口的消殺。下降地域，沒入大海，人類自然不能生存；就是上昇的地域，成爲高原，人類亦往往的死亡。觀英人初到西藏探險，受不了這種低氣壓的環境，致病而死的例，便可知道這話不謬。

世界各國的神話都有洪水說，不但中國及猓玀如此，印度日本與加爾底亞莫不如此。各族的記載雖有不同，但我們由這裏邊，可以看出人類一時的殲滅。據舊約全書創世紀所載：「耶和華發世人罪惡貫盈，以洪水滅之，歷百五十日，不死者惟挪亞一家，」觀此可知洪水以前，人類本甚繁息，死於大洪水者，當爲數不少。今世論人類多元論者，當指洪水以前而言；謂一元論者，當指洪水以後而言。這種洪水的來源，自然是地盤昇降之結果，他的年代，當在沖積世的末期。

昇降與文明　我們假想地球表面最初是一塊大平原，是單純的地形，由此我們可以推知世

界上的物產種類，必定相差不遠；甲地所有的東西，乙地也有。如此必無商且各地的見見聞聞，幾乎全是一致，彼此便沒有交換和增進智識的機會。那末，文明還怎樣產的出呢？反是，地盤有了昇降，地球表面成一種複雜的地形，各地的產物不同，各地的環境不同；于是懋遷有無的事業興起，人類的見聞開拓，智識的範圍增廣。故地盤昇降，可說是文明產生的始源。

地盤昇降，不但能發生文明，並且還可遷移文明。假使地球上甲地是一個文明中心，經一次昇降變遷以後，則甲地失其發生文明的條件，而乙地反適于文明之產生，于是文明中心，遂由甲至乙。再過若干代後，地盤又復昇降，而乙地又失其發生文明的條件，于是文明中心，或由乙而至丙。這種實例，在過去的歷史上，不難找得出來。

昇降與氣候　氣候的變遷，和地盤的高度有密切關係；那麼，地盤昇降之結果，與人類生活，必生重大之影響。人類生活適宜之溫度，大約在攝氏寒暑表二十度左右。設地盤上昇一萬尺，則氣候嚴寒如寒帶；下降海面一千五百尺，則炎暑如熱帶：均不宜於人類之生活。且空氣層在十里以上，氣體稀薄，人類已無生存之可能；陷凹低谷，則氣壓太大，亦不適于人類呼吸。故南美秘魯國伯可扣（Enno de Parco）城，地勢高起在海平線上一萬五千呎，人類便不能於此生育。美國加利佛尼亞省之死谷（Death Valley）地方，地勢低陷，最熱時

溫度可達華氏一百三十餘度，人類只能勉強支持，亦萬無發展之機會。此外又如喜馬拉雅山阻止印度洋吹來之濕氣，而大雨都降在山南，印度之民物富庶以此，西藏地瘠民貧也以此。又如陰山山脈阻止蒙古吹來之沙風，不使侵入黃河流域，北部幾省不變成瀚海沙漠以此，而農耕事業之發達也以此（全國農民，以黃河流域為最多）。假使地盤不有昇降，陰山地方易為一帶平原，則不百年間，形見黃土地帶、變成流沙，而北部農產，亦將受烈風之殘毀。北美以北方地勢坦平之故，北風可直吹涘墨西哥灣。故佛芬瑞達(Florida)之稀林昇於十年之間，曾兩次被毀。設北美北岸昇起一條山脈，當不至如此。凡此皆可證明地盤，降與氣候和人類關係。

昇降與交通　地盤的昇降，與人類的交通很發生關係。例如我國古代向印度取經的人，多半是從新疆繞道帕米爾以往印度，假使中印之間，沒有喜馬拉雅山的阻隔，他們若沒有別的原因，自然也知道從西藏去向印度比較這樣省事。又如廈門和中國東南部諸港灣的後面，都有不易經過的平行山脈，因此便阻止了商業上的交通，而此種港灣的價值，也就隨之減輕。他若非洲不能發達的原因，我們都知道是山脈生到沿岸，阻止交通的緣故。假使地盤沒有昇降，非洲海岸沒有高起的山嶽，非洲能成這種樣子嗎？此外如美國沿太平洋沿岸，地盤日漸昇起，海岸遂呈峭岩絕壁之觀，交通殊不方便。反之，大西洋沿岸，則地盤日

見下落，海陸交通極稍頓列。美國繁盛都會，盛於東而不盛于西；並不是因爲可自是什歷史上的根據地；實在是因爲東西兩海岸的昇降問題。地盤昇降之影響於交通者如此。

（八）昇降之將來

地盤昇降的將來，據我們的推測，當不出下列五個範圍：

A. 水世說　地球上水多陸少，已如前述。若將全球陸地，塡入海洋，地表上尚當浮有二千五百米的水環。假設將來陸地地盤同時爲七百米之陷落，而海底地盤亦同時爲七百米之上昇，則地球表面，當成一水世界。（按現今陸地假定平均拔海七百米，與海水假定平均深三千六百米計算）。

B. 陸世說　地球上現今雖是水多於陸，但按地史上去考察，知道地球上的水，日益減少，地球上的陸地，日益增多。照已往推將來，地球將來或可完全成一陸地。且按現今世界地盤昇降之區域計之，知道上昇的部分，實比下降的部分多（參看本篇第五節昇降之實例）。那麼，長此昇降之結果，陸世說終當實現。

C. 地軸變動說　地球上倘有急烈大昇降，地球之重心，驟失平衡；則地軸必因之變位。據多數探險家之報告，皆云北極地方，有石炭之發現。觀此則知古時此地，必不如現在之冱寒；當係溫帶或熱帶之一地，必非當時之北極。該地之爲現在的北極者，疑是古代地軸之變

動所致。那麼，古代要真有了地軸變遷的事體，恐怕將來還要有第二次的變位。地軸若是變位，不消說氣候是發生很大的變化，人類要死亡許多，就是地球的軌道，恐怕都要變動。那麼，地球好似不受覊絆的醉漢相似，縱飛宇宙，和其他星體衝突的事體，一定不免。衝突之結果，打個落花流水，片片粉碎；或爲地球最終之結局，或爲宇宙重造之開始，都是說不一定的。

D. 昇降停止說　地盤昇降的原因，本是爲規復地表重力的平衡，已如前述（見本篇第六節地盤昇降之原理）。那麼，地表一旦重力平衡，地盤昇降也當停止。且地盤昇降的變遷，現在比從前少的多，並且還有漸趨和緩的趨勢。這話並非空說，我們考察中生代的昇降變遷，和現在作一比較便可明瞭。長此以往地盤的昇降，或終有停止之一日。

E. 水陸永變說　世界上地盤的昇降，大致都是相對的。如日本有太平洋沿岸的上昇，便有日本海沿岸的下降；又如中國有大江以北的上昇，便有大江以南的下降。此外如拉普拉多與格林蘭，波羅的海的東西北岸與南岸（即德意志北岸），他們的地盤，都是昇降相對。雖說昇與降的區域和程度，不十分均等，然大致總相去不遠。如此推測，將來地盤的昇降，當該永遠存在，不會停止；只有水陸區域分布的變遷，沒有全陸全水的世界實現。

地盤昇降的將來，據我個人揣想，或當出不了這五個範圍。至於說這五種現象，將來必

定那一種實現？說者各異其辭，但以維重第五個見解者居多。不過我曾聽見胡適之先生有一句話：「有科學精神的人，不輕易下判斷」。那麼，此刻我便當了「有科學精神的人」罷！這個謎，恕我不往下猜了！

本會出版書籍之三

地文學　張相文著　全一册　定價六角

是書爲本會會長張蔚西先生所著，現已三版。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附圖八十餘幅。材料宏富，印刷精良，有志地學者，洵當人手一册也，

本會發售

介紹精詳正確的

二百萬分之一 東亞地質圖

一、內容——共十七大張，計，伊爾庫次克，赤塔，海蘭泡，庫頁，千島，綏遠，北京，元山，函館，西安，南京，福岡，東京，雲南，臺灣，琉球，小笠原等處地質圖各一張。

二、著作者——東京地學協會

三、發賣所——東京地學協會　東京市京橋區木挽町九丁目二十九番地

四、定價——日金貳拾伍元

五、出版期——一九二九年五月

亞洲腹部之地理及其在歷史上之影響（續完）

孫守先譯

（本文係接續上文之司坦因氏講稿，刊於英國皇家地學會地學雜誌第六十卷第六期。）

余等依照指南針所指之方向東北行，經過泥鹽碎屑充斥之不毛地帶。惟在途中時有奇異之尋獲，機緣亦殊巧也。此種尋獲，似告余等路線，距昔日中國使節軍隊商旅，經四世紀艱難締造，以通過此荒野之古道，不甚遠者。余信華人用其地形知識，其選擇此路方位，頗有佳善理由，然此中亦不能令人無惑也。

至此，余或須將最堪注目最受歡迎之尋獲物品，一爲述之。在越過以枯槁植物標明之古三角洲終點後，余等忽見古道宛然在目。道之遺跡，由二百餘枚中國銅錢所標示。錢皆沿一鹽屑地帶而散佈，首尾約三十碼左右，正當余所推想之東北西南向的路線之上，圓廓方孔，皆漢時形式，若新出鑄模者，顯係在轉運時，因錢繩鬆解而自袋中漏出者。又向東北行，五十碼之外，有黃銅矢鏃，散佈地上，其形式及重量，恰與燉煌附近，沿長城所習見者同。然則，錢與矢鏃，其爲漢代向樓蘭運輸時所遺者，毫無疑也。該物之遺於是間，實爲易於推知之事，蓋如於夜間輸運時，暗不見物，自難免脫離轍跡，然方向則仍不差也。

余等一日之長征，穿過綿亙極長之屑疊地帶，由其諸物風化形狀，往往尚能指示爲古壘，

古塚，及廟宇之屬。其中有風化高阜，頗易辨識，蓋即中國古籍所載，在蒲昌西北岸（或稱羅布泊舊址）常見神秘「龍城」廢址之處也。縱向東北，復行一日，所經仍為不毛之地及雲母碎塊，終乃抵一不易穿行之風化層疊地帶，鹽殼遍覆，滿目荒凉。此處顯係中文一再詳細描寫之可怖的白龍堆，適當樓蘭道上者也。經此諸堆前進，實為吾人及駱駝之足力嘗試。惟余知前方險惡，更有甚於此者，即經過羅布泊涸牀之可怖的鹽層是也。

因中國錢幣及金屬物件之發現，由此古道上之休止地點，使余生直向東進至古泊涸牀之決心；而翌日征途，證明余乃無誤。二十哩之跋涉，穿過磽确涸牀，其中鹽殼縐摺如餅，迤邐皆是，間雜以高起丘阜，故人畜皆極疲憊。惟繼續測量之結果，知非向北折迂道數日，則此險阻鹽層地帶之穿行，非特無由縮短，且將引長焉。

昔日中國先達之選擇此路線，其作如是見解，當無疑義。迨余等越白龍堆而抵古鹽澤東岸後，道上復有古代商品錢幣之屬，呈現目前。再東進三程，地勢較前稍佳，但無論枯槁及生存植物，則仍缺乏，終乃至拜什陶哥拉峽口 (Besh Toghraq)。余在彼處發現一中國古道，轍跡宛然，直而寬大，是蓋昔日數世紀間牲畜車輛所經，致轍跡深陷鹽殼中，抵今尚未泯滅也。

華籍所載　昔日之重大輸運，其組織若何，管理若何，如何越渡此一百二十哩自古即無水草柴薪之不毛地帶；此等問題現時姑置勿論。但欲充分了解華人何以能統治塔里木盆地之遼

實運重要結果，使[illegible]遠長廊，使之通行無阻，吾人必須注意其組織之偉力也。此事之重要意義，乃在中國之威信，財賦，及政治能力，而不在其人民或實乃一偉大成績。長官之勢力也。關於此層，不論其表現於空間或實力，亦可認爲係精神勝於物質之處。

前漢季世二帝，統治期短（西元前六年至西元後五年之間），內政解紐；中西交通，在西元初期，因而中絕。職是之故，中國統治塔里木盆地能力遂失，而「西域侯王，遂分立爲五十五國。」（後漢書）。王莽篡立（西元後九年），與匈奴單于構兵，昔日西域都護所統之地，遂「與中國斷絕，復降匈奴。」「紀元後一世紀中葉，諸小國因匈奴之橫征暴斂，復向中國求保護。惟後漢時方新創，元氣未充，尙無力恢復中亞發展政策。其時甘肅西北部，頻被匈奴寇抄，邊境騷然。直至最後爲鞏固邊防起見，中國乃重整旗鼓，繼續其向中亞進行之政策焉。

西元後七十三年，漢明帝第一次命將出師，直向匈奴以取哈密，實爲一極有興味且可注意之事。哈密綠洲，爲軍事要地，亦沿天山東部山足，經吐魯番低地而行「北道」之鎖鑰也。此誠往塔里木盆地之天賦良道；惟中國須抵禦越天山入寇之遊牧民族，以防護之耳。匈奴雖一時式微，但仍據有北方牧場，因之，中國不得不另闢新徑。然其成功，仍係短期，綠塔里木盆地諸小邦，雖於後漢第一次西通之後，踴躍輸誠，歡迎中國都護之再蒞，然以北路無險

可守，維持頗感困難，遂使章帝（明帝之嗣，西元後七十七年）不得不退出哈密吐魯番二地。

十三年後，哈密始復爲中國佔領。同時，塔里木盆地亦變爲多事之場，直至中國復據其地而後已。其時華人亦偶有思及在二世紀前，燉煌以西所關沙路之價値者。此地非敍述班超如何以非常手段，重振漢家威勢于塔里木盆地之處。惟吾人須有注意者，即當班超奉使鄯善，開始其彪炳功績之時，維布區域（即古樓蘭國），復又開於中國，若西元前一世紀之時焉。班超以少數隨員之夜襲，使匈奴使者，於驚懼之下，慘死異邦。班超既使西域與中國交通路線得有安全保障，復進一步而通沿崑崙山北之「南道」，繼更漸能駕馭于闐，莎車，疏勒諸王，然此非憑藉兵力，乃憑其威望與敏妙之外交手腕也。班超政策眞諦，彼於上漢帝表文中曾揭明之，即後漢書所載「以夷制夷」之策也。彼用此法，就地得到所需給養。後雖經多許波折，數次爭戰，彼卒達到穩植中國勢力於西域之目的；迨西元後九十四年，沿天山之最末強國，亦被迫而屈服矣。

中國政治勢力，因班超之勝利，遂遠被葱嶺或帕米爾之西，與安息（帕提亞）成立外交關係，且於西元後九十七年，中國使節曾因通大秦或敍利亞而至波斯灣焉。西元後一百零二年，班超以老邁，受命榮歸京邑，不久亦遂逝世。然其時中國威勢，在中央亞細亞，可謂達於

極巔矣。

吾人可以懸揣，馬其頓商人麥義思提天努斯（Maes Titianus）之貿易代表，蓋適於此時橫穿塔里木盆地或塞提亞外伊猛（Scythia extra Imoan），彼等報告達於推羅之馬倫努斯（Marinus of Tyre）。於是亞立山大城地理家托里密（Ptolemy）遂藉之詔示吾人以古代商隊，由遙遠之塞里克（Serike，塞里斯人 Seres 之地，即中國也），販絲到達西方之路徑。但在同一時期，水路貿易，穿紅海印度洋以交易商品，不論其直接由中國，或間接印度海峽以至埃及與敘利亞之貿易中心，或亦有重要發展也。

此條中西商業交通新路之開闢，或不致影響於中亞商路之重要。惟其地之變故，似稍阻此路之通行。西元後一百零七年頃，西域復叛，繼而匈奴又至，寇警頻傳，遂使中國勢力，完全退出塔里木盆地。自西元後一百二十三年以還，中國復努力謀恢復失地，第一次係由班超子班勇統率，根據古道，經樓蘭直向吐魯番，此實一可注意且饒興趣之事。至西元後一百三十一年，當匈奴敗於天山北路時，哈密始又為中國佔領。惟不論其局部勝利若何，後漢書已明告吾人；在西元後二百二十年，後漢傾覆之前，因內部漸形衰弱，其在西域之威信，亦日就凋殘矣。（註）

三國之時，中國分裂，內亂不已。當此紛擾之季，中國在塔里木盆地之統治權似已不能維

持。因之，史籍上對此時期（西元二百二十年至二百六十五年）以及繼此時期之晉代（西元二百六十五年至四一九年）關於西域之記載，遂頗缺乏。惟其時中國政治力量，雖未達及甘肅之外，然吾人尙有明證，知其地仍繼續開放，爲東西貿易及文化交換之場所也。

余所言之明證，不僅爲沙畹內先生（M. Chavannes）由魏略及晉書所得以詔示吾人者，更係得之於二處古代殘墟中之多量遺物。此二處殘墟，一爲泥雅河尾閭附近沙磧中之古代遺址，一爲樓蘭附近之中國古壘，皆余所發見者。至於樓蘭，余已言之，實古代由中國至塔里木盆地之西部津梁也。

在中國流沙考古記（Desert Cathay 或譯沙漠契丹，）及綮耳印度（Serindia）二書，及余第一次探險發見尼雅殘墟之報告中，余已將其饒有趣味之生活與管理情形，稍加敘述；是種情形，乃係由尼雅及羅布區所得遺物中，推知者也。茲在未講其地理上的重要問題（由二處被棄於漠中之殘墟及現時其地完全荒涼而生者）以前，略一言此二地之特點。在該二處，余等所尋獲注以日期之文件，由其証明，知二地約在三世紀末，尙爲人盤據也。

此二約在同時之殘墟，雖直接相隔有五百哩，然由所得遺物中觀察，在各方面，頗極端相似也，尼雅河附近故墟，頹垣敗垮，迤邐河之尾稍沿岸，南北約十五哩，寬約四哩，殘蹟頗夥，吾人因得考見其人之生活狀況焉。此等殘址，既多爲流沙所掩覆，復有遺風化作用所剝

蝕者，故皆殘破不堪矣。

此種精心建築之屋宇，昔日曾為士官及地主所居：遺物中之傢具器皿及雕琢物品，皆頗精美，是為文明頗高之表現。其土產工藝，皆呈有極強之希臘風味，蓋由伊蘭東部及印度西北部輸入者，而所用之中國工藝品，如絲綢及漆器之屬，亦極精緻。由所得到之佛教信仰物。如龕及舍利塔之類，知其時佛教（印度對文明人類靈性上最大之貢獻）在塔里木盆地居民之宗教及靈性生活中，已得有極要地位；此種地位，保持約一千年之久，始漸衰歇焉。

印度文化之強烈影響，由殘墟及其附近垃圾堆中所獲之文件，尤足表現。余在尼雅殘址，約得一百木牘，中有信函（多公文），契約，記錄，瑣碎紀念物之屬，多用梵文及佉樓沙文(Kharoshthi)：二種文字，當西元前後一世紀時，正通行於印度西北部及阿富汗東北部；惟書寫所用之木質文具，其原於中國，是無疑者。在尼雅殘址所得華文文件，亦係木牘，由之可證明其時中國勢力，尚遠及其地之西。惟本土之事，係由土酋治理，佉樓沙文中之「摩訶羅者」(Maharaja)即土酋之稱號也。在樓蘭殘址中所得文件，多用華文書寫，少用佉樓沙文及昔日島滸河區所用之索格底亞（康居，Sagodian）文者，是蓋因樓蘭位居西域極東，且為中國與塔里木盆地交通孔道之津梁，中國影響，自較大於他處也。

由此等遺跡，吾人對其居民生活之物質方面，頗能有清晰之概念。在現時尼雅河尾梢附近

之古代居處，因白楊及果樹枯幹，雖已萎謝一千六百餘年，尙多峙立未倒，故其園林叢樹之佈置，仍可辨識。更由園牆籬障之殘跡，其場院面積，亦可推知。此外如昔日所資灌溉耕植之溝洫，尙多有遺痕可尋，而其時尼雅河尾閭之小橋，亦宛然在目，惟大半已被沙丘及柳叢所掩覆矣。

在樓蘭故址，地面已為風力剝蝕，故對其耕種之跡，不能蹤尋清切，惟由其地之枯株及建築材料，知農事及氣候情形，與今日塔里木盆地仍有居民之地，蓋相同也。若欲條分縷析以助此結論，余必須論及余以先所發表者。

在現時塔里木盆地尾閭綠洲中，耕種皆恃灌溉，因潮潤氣候，不足供農事之需也。若昔無此種亢燥氣候流行，則所得諸遺物，不乏易於破壞之物，且多在室外垃圾堆中，絕不能保存若是之久。而其地尙有多量古物上的明證，足證偉大之垃圾堆，（內有廢紙，非一朝所積者），必須多許年月始克積成也。

由塔里木盆地他處殘墟所得之考古學上的發見，併詔示吾人以十分相合的結果。所有遺蹟，或尋於和闐轄境內及南部其他綠洲以外之沙中廢址，（如丹丹鄂依里克 Dandan Oilik，喀達里克 Khadalik，及安得悅 Endere），或得之天山以南庫車附近沙區，或東向求之於吐魯番低地，其考古學上之明證，皆一致歸於同一結論：即當諸殘墟未棄之時，（殘墟廢棄並非在同

一時期，係由五世紀至十三四世紀也)，其氣候乾燥情形，與現時初無二致也。

是種一致而重要事實，引起諸殘墟被棄原因之問題，治史學者及地學家對之皆頗感興味。此問題與討論多次之有史以來「燥化」問題有連帶關係，故在晚近，頗使人注意。設余對此問題所包含之諸項事實(皆由中國土耳其斯坦殘墟中所得考古學上及地理學上之發見所生者)，一一敘述，勢須另為一文。茲余僅將普通對此問題，應注意之二事，略為言之。

第一件須注意者，即在未推得其原因之前，須知每一殘墟之捨棄，其原因皆頗複雜；而其原因，在一種情形下，則與普遍的或區域的「燥化」有連帶關係。各處之能為人居處者，須先有極完密灌溉組織之籌備。其發展或收縮之機，純受人類活動之影響；以其活動，不限一區，皆視自然是否賦與農產物之必需要素——潮潤——而定也。其影響於人類活動之原素，或許頗為繁複，而耕植完全憑藉灌溉，有時能得其福利，有時亦能由之受禍。將此種在一時期影響於農耕之原素，加以考核，頗屬不易；因其地並無清切明證存於今世，而人類不同性質之活動，其所生之結果，後人純由考古學上證據以尋繹其原因，實難辨析也。

是故在塔里木盆地中，人民或縮小綠洲範圍，或直棄之，其原因良為繁複。如戰期內亂之延長也；疾疫災荒之流行也；河流易道，因之溝洫失其功用，土人失其灌溉之資，遂不能耕植也；貿易通路改變，使全部居民退出某一綠洲，而此綠洲與他處隔以大漠，相距遙遠，因

而荒涼不能生利也：凡此諸因，其對綠洲之影響，由近世經驗，即可知之。此外尚有他種原因，如其地耕植情形，殊爲複雜，而管理溝渠方法，則十分簡陋，無怪乎其不能經大變故也。

由余所言各種原因所生之結果，有一種情形完全相同，即棄其昔日耕種之地是也。如灌溉所需水泉之供給，因天然原因而減少或斷絕，則亦將有同上之結果發生。地既棄置，此後更無人過問；於是因其氣候亢燥，遺物得以保存，吾人遂得推知其放棄之相當準確年代。惟有一事，殊爲明顯，即其地棄置之故，或原於天然力，或由於人力，設無可靠記載或考古學上之證據以指明之，即善於批評之學者，亦常不尋求其特別原因也。

在此地所發見之殘墟中，並未尋到歷史考據上之確證，使吾人認之爲總結——是良爲不幸。但爲彌補此種缺欠而強推求其原因，雖有結論，亦無裨實際，因歷史上已往事項，不論其年代遠近，皆須加以熟慮，苟無實據，即其推論如何眩人，亦屬無益，不能適用之也。

第二點宜注意者：即由尼雅故址雜布沙漠所發見之故墟考查，知其與亞洲腹地之「燥化」問題有連帶關係也。尼雅故址之北端，與現時尚可耕植之尼雅綠洲，相距約七十哩；惟其灌溉則皆來自一河，而此河在一千七百年前，尚撈其水以潤古精絕（即現時流沙掩覆之尼雅故址）附近田地也。是種情形，在樓蘭之變化更甚；因提根里克小綠洲（離塔里木河最近的耕植

之區；塔里木河現時受昔日曾流入庫魯克達里雅河以至樓蘭之水），已距此湖[illegible]域極端之西約一百二十哩矣。

此二廢墟，與現時河（昔日曾資以灌溉者）之尾稍，相隔雖若足之遙，然其情形，並非十分相類。在尼雅故址，河之水量及長度，直至西元三世紀，尙能北流頗遠，使河尾綠洲有存之可能，現則早已縮減矣。惟河道迄未改變。如地圖所示，河之少量水泉，雖流貫尼雅綠洲不遠，在未至故址前即已消滅，然其水仍有流向故址之勢。余等考查其他棄於漠中廢址，（在塔克拉馬干沙漠南部，由丹丹鄂依里克至安得悅者），其情形正相合也。

至若在樓蘭故址，初視之即見其與尼雅微有不同。吾人在其地考查，知寬車達里雅河（昔日曾與庫魯克達里雅河相連，受喀喇沙爾山谷之水，）現時已折向東南流，與塔里木河下游支汊相通，而不東向樓蘭故址。寬車達里雅河改道，與樓蘭故址之捨棄，自有連帶關係；然吾人亦不可不知，即當庫魯克達里雅河轉向樓蘭故址之東南兩面大三角洲流貫後，寬車達里雅河水量，必大形減少也。他如由天山注入塔里木河之小溪，水量縮減，亦有相同情勢。

設吾人回憶考查所得，提綱挈領言之，由考古學上之明顯例証，吾人勢不得不有兩個結論：一爲塔里木盆地之氣候，由遺物及記載觀之，知在昔日，其亢燥已與今日無異；一爲其地河流水量，在同一史期中，已大形銳減。由地質學上及氣象學上之研究，或有多於一個之推

測的解釋，與上述兩個結論相反，亦屬可能。此種解釋現時印度政府總測量師卜爾拉德爵士(Colonel Sir Sidney Burrard)，當一千九百零八年余由第一次考查歸來後，曾舉以告余。而近日大測驗家腓克爾博士(Dr. Ficker)，亦有同一理論，並謂鳥滸河盆地，亦有相似情形。

其所言之理論，謂河流水量縮小，乃原於冰川——河流之主要供給者——之日漸減少。至冰川之所以減少。蓋以當冰川時期過後，所遺之冰川，因天氣溫和，遂繼續緩緩融化，以之含量遂有減無增。此種繼續程序，即無盆地中氣候亢燥現象，亦頗足解明，在有史以來，其地灌溉所資之來源，減縮之故。

卜爾拉德爵士以為有二種事實，可為此種理論之助：一為在崑崙山脈極北部，其冰川容積之大，遠超其每年實際所受雨雪之量；次即所有崑崙山中冰川，其上皆有多量石土碎屑掩覆。余曾考查和闐河上游冰川，其上碎屑厚積，實非始料所及。此物頗足為冰川時期所遺下之「死的」冰塊之絕妙保障。至若石屑所以若是之多，則頗易解釋，蓋其地溫度，一日中變化頗劇，石受溫度影響，忽漲忽縮，自易破碎剝落也。

但不論何種解釋，吾人皆可適用此二種顯然不同之地文方向的攷查，在現時吾人知識所未及之情形下，對其被捨棄之直接原因，下一妥善完美答案，實為無望之事。精博學者，胸中應思人類活動及其原動力，本極為複雜；對於此二廢墟　因其被棄於漠中約在同一時期，

而謂其變化原因亦同之絕有力的辯論，不可驟予認可也。此二處昔曾可以耕植之區，在四十紀初葉以後，其所以不能爲人居處，自因其地已不能得水泉以資灌溉，但不可謂塔里木盆地及中亞等地，其歷史的發展，皆受氣候變遷之支配也。

茲請將此種爭辯理論置之不問，而略述塔里木盆地，因其地理所作用，成爲中亞史後期大走廊之事蹟。中國因政治制裁力消滅，官史上西域記載遂頗缺乏；吾人所恃之原料既無，故對其地之歷史，約有三百年，不甚清切。當中國分爲多數敵對國家且有數國爲異族時，匈奴亦在四世紀中大舉西遷，終乃飲馬於多瑙，來因，及波河(Danube, Rhine, Po)之上。當斯時也，大綠洲上之侯王，遂互爭雄長，後復入於匈奴別支勢力之下，卽中史上之嚈噠，西史所稱之白匈或海夫噠里 (Hephthalites or White Huns)也。

在嚈噠之先，其地既無外力之裁制，又無內部爭鬥時，綠洲所得到之中國文明，及由印度或東部伊蘭所輸入之佛教教義，文學，藝術，其影響所被，早已根深蒂固。其他宗教及理智關係之日漸密切，中國增侶之經塔里木盆地往印度佛教聖地瞻謁者，曾揭諸於世。法顯(西元後四百年)及宋雲(西元後五百一十九年)之所記述，乃史料之僅存者。彼等在未下葱嶺越興都庫什，至印度西北界之前，曾將雙方文化之混合情形，明白詔示吾人矣。

宋雲往印度時，西域及烏滸河盆地，尚爲嚈噠屬地，其勢力且及印度。但約三十年後，忽

有游牧民族新移民波浪起於北方，沿天山西下，時而遲，時而速，終遂至廣碩之中亞地帶，是即中史上之西突厥，皆突厥族諸部之大聯盟也。西突厥與其先進同，對於其牧場以南之居國，僅課貢稅，即已滿足，因之塔里木盆地與西方肥沃地帶之貿易及他項交通仍繼續未斷。但西突厥則常與北突厥，寇鈔中國邊境。

西元六百一十八年，唐室代興，中國勢力，漸形團結，惟初年對西北邊防，頗持緘默政策。中國偉大僧人，余之學哲先導，玄奘法師，對彼時中國西邊防守情形，曾有敘述，頗使吾人感覺興味。數年前，余在地學雜誌曾為一文（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號，題為「玄奘渡流沙記」），將此少年旅行家之不顧政府禁令，偷過燉煌戍壘冒險西行，渡險阻流沙以往佛國之求法事蹟，詳為述及。由玄奘所述自北山至哈密之艱苦情形，頗足表明其時中國之封鎖政策，力行遏止中西交通也。

但為時不久，大規模激進政策，即次第施行；唐時中國勢力，遠超前代被於中亞者約一百年。當玄奘環遊十七年，於西元六百五十四年取道和闐回國時，塔里木盆地北道，已入中國掌握。其時樓蘭之路，廢而不用，已數百年矣。沿天山東端之路，係軍事行動之唯一要道。唐書曾示吾人以重要事項，即唐代最初向西北軍事行動，係向沿天山北麓之牧場，而彼時哈密吐魯番，仍在西突厥威勢之下也。惟西突厥終因中國之巧妙外交手腕，內部分裂；約當西

元六百六十年，唐高宗遂遣將將其征服，於是中國之希冀，遂完全成功，其領阿爾泰山之外，以迄興都庫什山焉。

自此時起，中國政治威勢及使者外交活動，非特及於塔里木盆地，且伸入現時俄屬土耳其斯坦焉。其時塔里木盆地諸道，商業往來，較漢代強時，尙爲繁盛，而藝術及他種文明之交互影響，由吐魯番附近廢址所掘出遺物觀之，知不僅中印兩地，即波斯與近東亦遭波及也。如在余指導下，由阿薩坦那(Astana)之第七世紀葬地所掘得者，有極佳之絲織繡品，或爲中國式，或爲薩山式 (Sassanian)；而後者之爲東部伊蘭出品，或甚而爲地中海沿岸出品，毫無疑義。

但此次中國捲土重來，(積極向中亞擴展，並非一往順利者。中國奪得西突厥轄地，雖云成功，然紛擾則時所難免。中國成於其地之實力所謂四鎭者，不僅鎭攝塔里木盆地綠洲，亦兼轄天山以北諸地。此地牧場，頗易招游牧民族垂涎，故常遭突厥族之騷擾。而更有較爲嚴重者，其時吐蕃突起，兵力頗壯，極力向北發展，迨七世紀末，遂侵入塔里木盆地，進而威嚇燉煌沙州間之道路矣。

至第八世紀中葉，其地除吐蕃之壓迫外，大食人在征服烏滸河盆地後，仍積極東進，以之西方又加增一種新來壓迫。吐蕃思與大食連合，共爲中國在中亞勢力之敵，因先征服印度河

上游，繼越興都庫什山區域（現時印度西北部吉爾吉特 Gilgit）及亞新(Yasin)等地，終抵烏滸河上游。是種聯絡既成，中國在中亞地位，勢將東西受敵，自不得不籌應付之方，以免搖動，於是遂有大事發生——此事實爲中國克服地理上層疊險阻之魄力之最足紀念者也。

西元七百四十七年，西域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原爲高麗人)集士卒萬人於疏勒（喀什噶爾），率之過穆菘塔格阿塔，穿層巒，踰疊障，越帕米爾高原以至烏滸河上游，在此種號稱「世界屋脊」之高險山地，各種接濟，皆極缺乏，其軍隊如何支持，實屬一大問題，即現時軍事幹部亦視爲難事也。但據唐書之詳細記載，證明其所遭遇之困難，皆被克服，高仙芝在薩爾哈得(Sarhad,瓦罕wakhan最高可居之地)集中後，遂向防守巴羅及耳(Baroghil,與都庫什山軍事可通行之唯一山口)之吐番戍卒進攻，大創之。

但仍有堪注意之事，即其率三千人渡十分困難，高度在一萬五千六百呎之達爾扣 (Darkot) 氷谷是也。余曾兩得機緣，旅行其地——第一次與巴爾勞將軍(General Sir Edmund Barrow) 同往，第二次係與洛克哈特將軍(General Lockhart) 同往；彼等係奉命視查印度在與都庫什山出防守情形者——以瞻高仙芝之偉績，遂不禁感覺其偉大也。若以所遇之地文上的困難及所耗精力而判其高下，則高仙芝之過達爾扣及帕米爾，實超於歐洲史上著名之踰越阿爾卑斯山事蹟，如漢尼拔(Hannibal)拿破崙(Napoleon)及蘇夫爾洛夫(Suvorov)等所爲者也。

高仙芝此次勝利，中國威勢自有增加。但不及二年，情勢乃大變。塔什干附近）高仙芝大敗於大食及其同盟諸突厥部落，幾全軍覆沒。約在西元七百五十年，吐蕃復由南來，據燉煌及其毗連地帶之在南山足下者，因而遂將中國與塔里木盆地之直接交通截斷。然中國戍將官守，雖陷於孤立，仍繼續支持至四十年之久，惜史籍不詳，莫由知其英蹟矣。

在此中國勢苟延殘喘之期，有直接証明，足使吾人承認；此證明不僅因中國組織力量之堅固，亦因塔里木盆地南北西三面高山環峙，及東面大磧之天然保障。在和闐轄境內，如丹丹鄂依里克，喀達里克，馬儺爾塔格等地故墟之捨棄，能證明其與唐代中國在西域勢力消滅，著在同時，是實爲有趣味且在各方面皆甚重要之考測。益知其地耕植皆賴灌溉，而溝渠制度，又賴乎有秩序之良好治理；然則，人類原動力，豈不重要哉。

唐代在西域勢力消滅後四百年中，乃塔里木盆地歷史之最暗昧者。吾人惟知吐蕃勢力，維持並不過百年。而伊斯蘭教（回教）則於此期中傳佈於喀什噶爾及其他綠洲上突厥族酋長之間；約自十世紀中葉，佛教教義及文化，半因威力，半因宣傳，遂漸衰歇。惟在東北部及吐魯番，佛教則盛行較久，同時並因回鶻人之保護，摩尼教及景教亦得延其壽命焉。

沿天山東部居住根蒂深固之強悍突厥部落，在其同族中，實爲最先具有吸收西方文明（由回教及景教所傳來者）之本能者。而其他突厥部落，因勇往精神驅使，遠向歐洲，亦具有同

一不能，每當征服文化較高之民族，彼即極力設法加入其血統之中，與之混合。因此特質，吾人可提出一種事實：在塔里木盆地全境，直至現在，數百年來，皆用突厥語言。而對此地居民，余曾搜集多量人類測量學材料，經卓外思先生(T.A. Joyce)解析後，證明大體仍保存極良血統，而帕米爾區伊蘭語系之山居人，則混合極少量之突厥族血素也。

自第九至第十二世紀，在中國與西亞交通路線上之塔里木盆地中，吾人頗難信其有劇烈變化。此數百年中爲唐代衰亡，宋室興起之秋，其對中亞政策，卽非完全放棄，亦爲消極的防守。其時西北邊已淪於異族之手：或屬於北方民族之契丹，或轄於建國南山旁藏族之唐兀(西夏)。契丹卽西史之喀[illegible](Cathay)，由東蒙及華北西徙，於西元一千一百二十六年，建國於天山至薩馬爾罕一帶，回鶻及塔里木盆地綠洲上諸小邦，無不與連合；於是遂與回教勢力下之中亞，發生接觸。但因與中國本部無直接關係。於是由塔里木盆地所經之古代商路，其重要遂大形減少焉。

十三世紀初期，蒙古成吉斯汗崛興，使亞洲政治發生絕大變化，西元一千二百二十七年，成吉斯汗殂於甘肅時，由黑海至黃海，已皆入蒙古大汗掌握，繼之者仍從事征伐，約三十年，統一中國，威震歐洲，除大汗外，更分建親藩，一時如波斯及俄國東部大半，皆被其佔領。蒙古政策，公然鼓勵東西交通，因之遂開遠東遠西，商業上，藝術上，與智識上，自由

交換之新紀元，實世界上前此所不知者也。

其時，天山南北商路暢行無阻者，約百餘年。使臣，商人，旅客之由西方往「喀臺」者，其留於今日紀述，曾將其所行路徑及所經諸地情形，詔示吾人。惟此中最精詳，最正確者，當推中古時期大旅行家馬哥孛羅之遊記。馬哥於西元一千二百七十三年，隨其父叔由波斯往忽必烈庭，其路徑係經烏滸河上游，越帕米爾以入塔里木盆地；然後順塔克拉馬干沙漠與崑崙間之商路東行，至羅布涸床南岸，又東走，而往燉煌，沙州，甘州。余旅行該地時，曾循此委尼斯人所經之全路而行，藉調查以考求亨利玉爾爵士（Sir Henry Yule 馬哥孛羅遊記之大注釋家）堅信馬哥遊記毫無錯誤之事，是否眞實，是眞爲莫大幸運也。

馬哥孛羅在忽必烈汗時所見蒙古治隸之威勢，不及百年，因內部腐敗，遂告崩潰，華人所建之明朝代興。惟以天山附近察哈臺汗國尚存，而帖木兒（鐵木爾蘭）歿後，蒙古族之瓦拉（厄魯特）部又強，西北邊塞，遂大感危險，因之不得不用全力防守，以遏蒙古新興勢力之侵入。

職是之故，中國與中亞間之貿易，遂又衰落。明朝所築之長城，係用以鞏固邊防者，現時尚能見其斷續迤邐於南山北足下可耕區域之上也。肅州之西，約一日程，有邊門曰嘉峪關，乃往燉煌，哈密，及塔里木盆地大道必經之處。

當中國對稀少商隊及使節入境加以十分嚴密盤查時，吾人由魯克沙之使者（Shah Rukh, 西元一千四百二十年），皇帝查理五世（Emperor Charles V.）之大使（土爾其回俗巴斯必克 Turish Deirsh Busbeq，當一千五百五十五年至一千五百六十二年時，在君士坦丁堡曾被盤查）及鄂木篤（Benedict Goes）諸人敘述，得稍知其大概情勢。鄂木篤係耶穌會教士，東來約行三年，始於西元一千六百零六年越帕米爾逾塔里木盆地北道，以至肅州。在其地被拘留約十六月，抑鬱悲憤，卒於羈所；是足為對外人極端防備之明證，而由其記載，知此入華之古道，在蒙古威權終止後，其西部即衰歇矣。

在鄂木篤以前，葡萄牙人已航至印度，海路往華，急劇發展，因之中亞古道對西方貿易上之重要，遂形銳減。以故當十七世紀末葉，滿洲康熙大帝時，中國勢力之重向中亞拓展，已不若漢唐時之重要。但有一事可加注意，即其不變的地理原動力，於歷史的發展，頗有影響也。

其時準噶爾部（厄魯特一部）勢力方強，遂迫中國重爲中亞之進展。準噶爾屬蒙古族，據天山北路，因之天山北路遂又有準部之稱。康熙時，其酋噶爾丹，野心勃勃，併各部後，乃東入蒙古，威嚇中國邊塞。康熙帝親赴蒙古征討，於西元一千六百九十六年，始能克之。自此以後，華人首佔天山東部之巴里坤，繼佔哈密；於是經過北山沙漠之路得通，而甘肅西部

亦得保障；是種「前進政策」，實與千年前唐代抗衡西突厥者，如出一轍也。

惟準噶爾人之危迫邊塞，仍然繼續。在噶爾丹後二十年，其繼者曾率兵越羅布（古鄯善）以入西藏拉薩，由此可知其力量如何。準部勢力，直至西元一千七百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始蕩平之，不久更將塔里木盆地，收入版圖。故此次事變之原因，純出於中國防禦政策，而結果則中國勢力復展至中亞，抵於帕米爾及阿爾泰，與漢唐西侵之動機及結果，實前後輝映也。

中國之管理此地，初不因其帝國內部虛弱，與夫十九世紀中葉後之東干叛亂，而受影響；地位維持，且至今日。此中原因，實治政治地理學者所宜注意。其所以能如此者，乃因其中亞邊界，初與大文明強國（俄國）接壤，而此強國，能約束其邊民，限制其移徙。因俄之暫時竊據伊犁，中國於是在西元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當回亂平後（東干之亂又繼以雅克布伯克——即阿古柏——之亂），乃將其地劃為行省，名曰新疆。但中國本身之組織能力，使其軍隊能克服運轉及給養上的困難，亦與有力也（中國行軍，係將軍隊漸向西移，越南山北足荒涼之地，穿北山附近磽确之區，然後集中哈密）。

塔里木盆地「自治獨立」之事，綠洲居民仍縈於腦海。據余所得之可靠消息，其地居民，因昔日擾亂，較前減少約有一半，此耕植區域所以大為縮小也。

天山崑崙間之連續綠洲，已不能再為貿易大道矣。故堅忍之駱駝，當張騫或馬哥孛羅時，

對商貨頗有效用者，現時仍爲重要貨載之物，而最近似尚無以汽車路或鐵道代之之勢。中國在中亞之偉大事蹟，頗足使人景仰。在余等經過其地時，仍甚平安靜謐。余等極望此後中國能避免已往之紛擾及俄國土爾其斯坦之威迫也。

（完）

（註）：本篇以前皆係孫君守先所譯，以後係張君蔭之續譯。本期預定將此文登完，而孫君事忙，未能多譯，不得已改請張君續爲譯竟。除向孫君道歉外，特向張君致謝。

編者

雜俎

壹　一片古物出土聲

一　史前古物

甲　平西發現五十萬年前古物

▼古人牙齒頭骨▲

▼水牛鹿象之頭▲

平西房山縣界內周口店地方，出產古代動物化石，久爲世界學者所注意。前經奧人基丹斯克研究之結果，知該地山中有世界最古人類之牙齒。農礦部地質調查所，遂決定作大規模之開掘工作，以期詳細研究。去年該所特聘瑞典人包林博士，担任該地開掘工作，成績尚佳，惟所得之古物，皆甚破碎。今年因包博士受斯文赫定之聘，赴新疆調查古生物，該所改聘古生物專家裴文中君負責進行。現已工作月餘，所得之古物，皆極完整。計新發見者，除五十萬年前古人之牙齒及頭骨外，尚有水牛，犀牛，鹿，象，貂等物之整頭，實爲世界科學上極有價值之物。平中學者得此訊後，紛往參觀，計前往去閱者：有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技師楊鍾健，王恒升，中央研究院王公讀　燕京大學教授美人巴博爾，法國地質學會會長德日進

・協和醫科大學教授英人步達生，及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許某等多人。該所更聘美人開斯，攝製開掘時之活動電影。據往參觀者某君云：該地係一山縫，日久成洞，野獸生於洞旁，死後沖入洞內，年久而成化石。據可靠研究，山縫生成之時，當在百萬年之前，野獸沖入之時，亦在五十萬年之前。該地古人，蓋爲東半球人類始祖云。（本年十一月七日北平益世報）

乙 地質調查所又掘出古物

▼岩石中有石器時斧刀▲

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等整理西北東北及揚子江一帶採集之標本，日內將出版礦業紀要及東三省北部礦產紀要。王恒升整理在福建所發見之古岩石，楊鍾健研究脊椎動物，於岩石中發現古生物鹿，犀牛，象牙，及嚙齒類。法人德日進博士新由山西返平，在岩石中發現石器時代斧刀云。（益世報）

二 有史以後之古物

甲 湖南發見殷朝古物

▼銅器陶器龜甲▲

▼均係三千年前之物▲

湖南省城附近，近由中央大學教授田君指導之下，發現大批古物：中有銅器陶器龜甲獸皮

之風，皆爲殷代之物，距今約三千餘年。工作面積有十畝，大部尚未發掘，

物品出現。將來倘有相當結果，或於人類學及中國古史不無裨益云。（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平英文導報）

乙 北平私立中國大學發現唐代墓誌

▲可爲北平城北變遷史料▼

北平西城大木倉胡同西口中國大學校校址，原爲清鄭王舊邸。近日該校修理房屋，十月十八日午前，於進大門之西院大操場中南端掘土，至平地下五尺餘，有水湧出，發現唐代墳墓一座。掘處水深有至二寸許者。墓上鋪長方形之磚，磚長一尺一寸，寬五寸，厚一寸餘：一面平淨，一面有直條紋。墓之位置，東西陳列，磚下無棺之形迹，想已腐朽成泥，但未朽盡之白骨尚在土中，排列頗長，可以推知其人生時軀幹甚魁梧也。墓之西端有墓誌銘，長寬各一尺六寸，厚約二寸，石甚完整。其蓋有篆文，畧曰：『仵君墓誌』。其銘文並序，共二十五行，每行二十九字，文中有：『……遷柩於城東北五里之平原也……』一句。舊說唐代幽州城，在今日北平城址西南，觀此益信。玆照錄墓誌銘原文於後：

唐故朝散大夫儀同三司上柱國右戎衛開福府旅帥仵君墓誌銘幷敘

奧若龍躍雲衢南國肇基於羲叔鳳翔山路東秦掇業於尚公理福齊登六府之標咸紀忠義彝舉

五雲之潤方滋君諱欽字祖仁木蘭縣人也自弔影吳江留英聲於身後單車鄴野騰令望於名前
曾諱泰齊驃騎將軍雲州刺史遼陽公內巡清徼樹蘭錡而端威出宰華萊扇梅飇而楊潤祖諱禮
隋虎賁郎將五校分營紳鵷之儀奮列八陣齊起靈蛇之勢昭先考諱徹隋懷信府車騎龍沙寫望
夜儆沉虎落之蹤馬塹照光朝庭發錦鱗之瑞君構緒貂門謝靈龜室年方間道時屬雲雷儀驚飈
而謁帝候長星而擇主武德五年
詔授朝散大夫儀同三司仍令留守公雄心貫日爽氣浮天聊申破竹之謀遂受專城之任
太宗文皇帝紐地乘則維天闡化勝崑丘之不賓弔東夷之多僻長轂亘野雷動玄菟之郊高旌彗
雲電照狽河之曲君服義爲基資忠成行精窮飲石勇冠蒙輪征旆總臨梟凶襯魄貞觀二十三年
詔授上輕車都尉君地居朔野壤枕燕郊永徽五年除開福府旅師京操高列威策駭於三韓神王
樹清聲教羆於七澤龍朔元年浿江道敬奉天規承威問罪君沉戈飛鷁艫獨騖於星樓水劍浮龍
競先鳴於月峽有
詔封君上柱國餘勳十轉是知流移日古望景趨庭浹日未登生涯遽促將使豫章修史取姚於前
文柱浦貞臣多愧於往列馴車瑞雁未展銜蘆之恩陟屺風枝遽動皐魚之疾以總章元年五月三
十日歿於家權殯於私寢春秋六十有七惟君韶音振玉秀氣韜霞望千古而神郊蹤萬夫而翹首
皇穹恆化委長策於龍箕日御頹輪閟祖暉於狽谷嗚呼哀哉粵以咸亨元年太歲庚午十一月庚

子朔三日壬寅遷柩於城東北五里之平原也夫人白水張氏疏祥楚甸降祀洛汭行有[illegible]遠叶琴瑟之調豈謂形異朝露思假昭於塵境居非宵鶴俗單心於長松哀子上護軍神獎次子騎都尉神通翊衛神昶等切風林哀纏露節丹旐啓路永惟萬古之悲素幰戒塗長結九泉之恨雷宮永變兌野山移式贊玄猷勒銘幽戶其詞曰

列漢疏源分巖構趾雄勳榮闡茂功爰起哲人榮壤勣隧星亡鶩颸道棧閱水流長哀風咽禁孤月澄明斷驂各影綵鳥同聲期碧落兮無紀庶翠琰兮騰名

按：武德為唐高祖年號，貞觀為太宗年號，永徽，總章，咸亨皆為高宗年號。敘文謂咸亨元年（西元六七〇）始葬，則墓誌之刻，距今已一千二百五十九年矣。

丙 北平西香山慈幼院發現塔碑

▲是一塊燃身頭陀舍利塔記▼

平西香山慈幼院院長熊希齡，因院內圖書館迤南至石橋地方，本年連降大雨，將道路冲壞，現在開工修理。因需土甚多，遂令工人在石橋迤南，掘坑取土，挖有二丈深，發現漢白玉石碑一座，寬約三尺餘，高約八尺餘，上有頂，下有座，周刻文字細花，上端兩隅，分鐫八字，曰：「頭陀道身」，「舍利舌塔」，中鐫造像花紋；中段刻尊勝陀羅尼經全文；下為塔記，文字尚可辨認。此外尚掘得古錢古磚之屬，塔記有關地方掌故，特錄之如左：

燃身須陁贊公舍利塔記

右街表白花嚴院講經論沙門慧巖述

詳夫運偶休明人參賢哲隱行大行豈萬古以獨能遊化潛機風乎今之共悉仰惟燃身頭陁澄贊
上人者命世乘時隨機控物生而混跡愚智莫分歿而遂神靈怨非一至若旃檀根上琛五色之雲
容舍利光中爍如蓮之香相振地乃三迴共駭現身乃數處同驚凡預見聞嘆未曾有粵有在京遊
西坊內信士張從信者早承慈悲猶為閭宗聞捐身命造以香山躬施苾珠擬充路贐師乃得而作
躡良久問僧瑣裟曰若後摩尼殿就慈氏像固用此珍奇以嚴相好雖茲付囑不沐聽留乃與衆別
遂從火化瑣裟尋歸竹戶見在香匳驚喜交集擬毛遍覽因陳嬌僧荷此靈通遇見張公得言聖跡
公親蒙瑞應雖喻欣怡特出玉帛例成石塔中安舍利外鎖門持冀劫壞以無傷想佛來而暫湧所
主功德迴用兆嚴六種姻親並益三堅之福七生父母咸躋六度之因凡居國富之間識有解脫之
分時開泰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建造塔施主張從信同施劉氏祖父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
兼監察御史武騎尉承祚祖母馮氏父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使持節昌州諸軍事昌州判
史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元口母龐氏長男吳越國長生湯藥都監輔翼次男奴哥次男檡栳次男和
尚奴次男濟孫女祭哥女季哥女藥師女長男新婦周氏

按：文中有「開泰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建造」一句。查開泰為遼聖宗年號。開泰九年為宋眞宗

天禧四年，西元一千零二十年；距今九百零九年。

丁　南京明故宮發現古建築

▲掘出古碗磚瓦甚多▼

▲多爲北宋之物▼

南京中山門內，有曠地一片，本係明宮舊址。清季旗民，咸住於此。而[illegible]執業權，操於旗民者爲大半。旗民大都不習農種，將地轉租與漢人，種植棉花菜蔬，旗人祇收地租已耳。光復後，因此場面積甚廣，省政府恐旗漢居民發生衝突，特設旗民生計處與百卦洲之滙地葦塘一同作爲失業旗民教養之費。此種制度，迄猶未改。

本月初，外五龍橋左邊地上，有土塘一方，名侯家蕩。因天旱水乾，該地種菜農民，潘陳二姓，以塘係公用，故彼此商量，將塘底浮泥挖去。將泥挖至深及三五尺時，忽底層發現平鋪木板無數。挖土農民認爲底有藏金，即停鋤不挖，互商埋金分配方法，後因各欲多得，致起爭執，遂爲古物保存所管理者所知，飭警制止，一面報告教育部派人查勘。教部派員查勘後，飭古物保存所雇工挖掘。自開工以來，所掘泥土頗深，已逾二丈左右。當日農民所發現之木板，刻已全部取出。其板所放之處，係磚台四座，板係鋪放磚上共爲三排，每排六十塊，共一百八十塊。其板長一丈八尺，厚約八寸。板端各鏤規矩無數，似係排鋪聯串作用者。木

質仍完好未朽。據建設委員會某工程師云：此木係緬甸楠木，入土浸水，不易朽壞。木板掀去之後，下端又有無數木樁，自頂迄土，長約一丈，上下兩頭，皆有極堅固之油灰，而木樁之下是否再有別物，則此刻正在挖掘中，尚不能定。

據監工開掘之古物保存主任衛君報告；自開掘迄今，隨土掘獲古碗磚瓦甚多；並獲木牌二塊，闊約四寸，長約八寸，牌上刻有雲龍花紋，中間刻篆字二，曰「工部」，右邊「上工營繕所五器匠」，左邊「五器一百五十五號營樣面領」等字，謂係明工部牌章，發給工人在宮禁造，行動出入所用者。其碗堅樸粗厚，不類御用，完好者底寫「綉匠胡森用」等字、或亦為工人進食所用之物。但昨據中央研究院許季茀君謂，此碗前日曾由楊杏佛君攜至上海，請人考據，謂非明物，實為北宋所出，似此物與瓦木時代又不相同也。(新晨報，十一月二十三日)

貳　中國回教徒人口大約表

我國回教徒人口，向無調查。本年北京回教研究會所編纂的刊物「回教」第一卷第八號，載有狂堂的中國回教徒人口大約表，可資參考，茲轉載如下

省區	回教徒最少數	回教徒最多數
甘肅	二百萬	三百五十萬
陝西	二萬六千	五十萬

山西	二萬五千	二萬五千
河北	五十萬	一百萬
山東	十萬	二十萬
河南	二十萬	二十五萬
江蘇	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
四川	十萬	二十五萬
貴州	一萬	二萬
雲南	三十萬	一百萬
湖北	一萬	一萬
江西	二千五百	二千五百
安徽	四萬	四萬
浙江	七千五百	七千五百
湖南	二萬	二萬
廣東	二萬	二萬五千
廣西	一萬五千	二萬

福建	一千	一萬
東三省	五萬	二十萬
新疆	一百萬	二百四十萬
蒙古	五萬	十萬
總計	四百七十二萬七千	九百八十二萬

會務紀實

▲開會報告▼

本年八月十一日下午四時，在什剎海後海北沿本會會所開會。出席者八人。首由張星烺先生報告本會一年來經過情形，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停止下年補助原因。並謂上年第三期補助金，業已作為刊印地學叢書之用。現在叢書已印就一百四十三頁，估計用款，尚餘六百餘元。關於此款用途，請大家討論。繼議決事項如下：——

一，議決暫擱刊印地學叢書之款，印行地學雜誌，以圣信用。

二，議決會員必須繳納會費。其延滯不繳者，除有特別情形外，一概停止寄附雜誌（王桐山先生提案）。

三，議決致函各大學當局，請其入會，並歡迎學校為機關會員。（王獻翁王桐山先生提案）

四，議決致函各大學史地系同學，歡迎入會。（翁詠霓，白眉初先生提案

五，議決用私人聯絡函件，為本會招募（白眉初先生提案）

六，議決將來會中組織，宜力求完善，務成為國中唯一之地學機關（翁詠霓先生提議）。

七，議決雜誌中論文，應聲明「歡迎轉載」字樣，以廣傳播，而増銷數（王桐山先生提案）。

八，議決入會會員，將來皆給與證書一張，以證明其資格。（張星烺先生提議）。

九，議決為本會募集經費事，翁詠霓先生聲譽久著，交游宏博，宜請特別幫忙。（王桐山先生提案）

六時散會

▲款項報告▼

八月十一日收王桐山先生捐來傅紹曾先生退還洋十五元整

編輯餘談

劉半農（復）先生因事體過忙，無暇迻譯，蘇萊曼東遊記，俟下期續登。

章演存（士釗）先生大著「由寶石所得古代東西交通觀」一文，將在下期本誌發表，特此預告。

中國地學會簡章

(一)宗旨　本會以聯合同志研究本國地學為宗旨旁及世界各國不涉範圍以外之事

(二)會所　本會基址在北平後海北河沿十一號

(三)會期　本會會期分常會臨時會兩項

(甲)　常會每月第一星期第三星期開會各會員均得陳述意見講演心得

(乙)　臨時會遇會中要務或延請名人講演由會長隨時知照或先期登報通告

(四)會員　本會公推會長一人編輯部長一人編輯員若干人評議員若干人幹事部長一人會計員正副各一人書記員一人其中外名人能以贊力圖書協助本會者均推為名譽贊成員

(五)入會　凡有志研究地學者或由本會會員介紹或投函本會由會員認可皆得入會

(六)會費　入會之始各納會費一元每年納常費二元

(七)會員之義務　會員對於本會除已擔任本會職務者皆有調查報告之責任如關係重要或新有發明者由評議員公決酌以相當之酬報

(八)會員之利益　會員應得會中所刊布之報告雜誌一份本會不另取費

(九)退會　在會會員遇有左列情事者皆得退會

(一)　妨害本會名譽經評議員之議決者

(二)　過期不交會費屢催不應者

(三)　本會員自願退會者

(十)經費　除會員會費外得捐補助費以供本會開銷

地學雜誌　民國二十八年　第　期

編輯　中國地學會

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印刷者　河北省立第一工廠　北平安定門內分司廳胡同　電話東局一千一百八十五號

總發行所　中國地學會

價目表

定價	每季一冊	大洋六角
	半年貳冊	大洋壹元貳角
	全年四冊	大洋貳元四角
郵費	本國	每冊叁分
	日本南洋	每冊陸分
	其他各國	每冊壹角
廣告價目另有詳章函索即寄		

注意　郵票代洋按九五折只限半分壹分貳分四分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No. 2. December, 1929

(Vol XVII, No. 158)

CONTENTS

1. Pien-ma: The Boundry Problem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ian..Tai Mei Chu
2. Physical Territory and Political Territory........Chang Yu Feng
3. Sven Hedin:" Through Asia", Summaried into Chinese by ....Nieh Ch'ung Ch'i
4. Lattimore:"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 Translated dy ....Tien Chia Chi
5. A Brief Biography of Dr. Sven Hedin............Hsu Ping Chang
6. Tunguzians on the Amur...............................Chang Chao Fu
7. Upheaval and Subsidence of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Yi Ping
8. A. Stein:" Innermost Asia: Its Geoy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 Translated by..Sun Shou Hsien

THE CHINESE GEOGR APHICAL SOCIETY
No. 11 Hou Hai Pei Yen
Peping. China.

Annual Subscription $ 2,80 mex. Postage free
Single Number: $ 0,70 mex, postage. free